联系我们 —— 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故事会®

2018
3月上



STORIES

5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拜吉祥年 送好故事

六六阅读杂志店包年预定优惠活动中

（加微信号：bfc0400 免费送以下杂志最新期刊）

1、商业财经套餐 199 元包年火热预定中（包季 60 元/季度，包半年 110 元/半年）：商业评论、哈佛商业评论、21 世纪商业评论、第一财经周刊、股市动态分析、经济观察报、经济学人、销售与市场、证券市场周刊红周刊、理财周刊、彭博商业周刊、商界评论、商界、中国企业家、商学院、新增创业邦、华尔街日报……（持续增加更多种类的商业杂志，只增不减尽请期待！）

2、游戏电脑套餐 99 元包年火热预定中（包季 30 元/季度，包半年 55 元/半年）：游戏机实用技术、电脑爱好者、电脑报、电脑编程技巧与维护、计算机世界……（持续增加更多种类的游戏电脑杂志，只增不减尽请期待！）

3、军事爱好套餐 99 元包年火热预定中（包季 30 元/季度，包半年 55 元/半年）：兵器知识、轻兵器、海陆空天惯性世界、坦克装甲车辆、军事文摘……（持续增加更多种类的军事类杂志，只增不减尽请期待！）

4、新闻娱乐套餐 99 元包年火热预定中（包季 30 元/季度，包半年 55 元/半年）：米娜、coco 薇、VISTA 看天下、南风窗、看世界、三联生活周刊、摄影之友、北京青年周刊、南方人物周刊…..（持续增加更多种类的新闻娱乐类杂志，只增不减尽请期待！）

5、体育运动套餐 99 元包年火热预定中（包季 30 元/季度，包半年 55 元/半年）：体坛周报、足球报、篮球、扣篮、NBA 特刊…..（持续增加更多种类的体育运动类杂志，只增不减尽请期待！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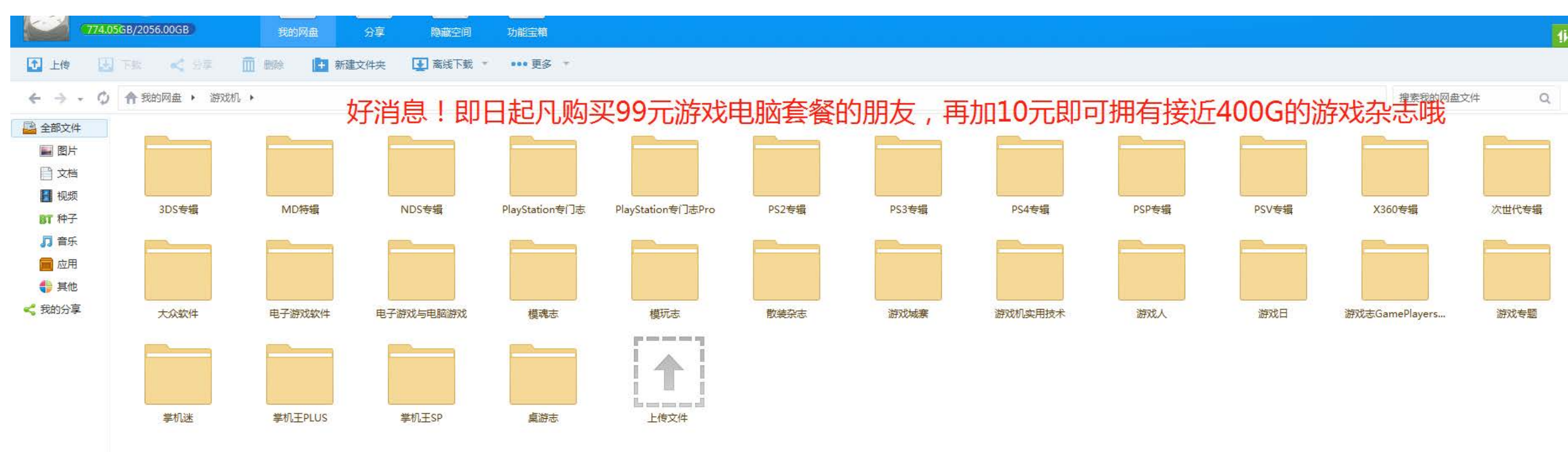
6、人文地理套餐 29 元包年火热预定中（包季 10 元/季度，包半年 18 元/半年）：孤独星球、中国国家地理、环球人文地理…..（持续增加更多种类的人文地理类杂志，只增不减尽请期待！）

7、故事文摘套餐 59 元包年火热预定中（包季 18 元/季度，包半年 33 元/半年）：读者、故事会、意林、知音、新增啄木鸟……（持续增加更多种类的故事文摘类杂志，只增不减尽请期待！）

8、汽车风行套餐 59 元包年火热预定中（包季 18 元/季度，包半年 33 元/半年）：汽车导报、汽车与你、汽车杂志、汽车之友……（持续增加更多种类的汽车风行类杂志，只增不减尽请期待！）

9、新增少儿教育套餐 119 元包年火热预定中（包季 35 元/季度，包半年 65 元/半年）：意林儿童系列书籍 、时尚育儿 、发明与创新少儿天地 、孩子、家教世界·创新阅读 、莫愁·家教与成才、娃娃画报、为了孩子、少年博览、小学生作文、中小学教育、中小学教材教学、早期教育、现代家长……（持续增加更多种类的少儿教育类杂志，只增不减尽请期待！）

10、自由混搭套餐：
A、购买 2 种以上套餐总价再打 9 折哦
B、个性化订阅，以上所有杂志均可随意搭配，具体价格请加店长微信 bfc0400 咨询
C、多买更加优惠，《300 元 VIP 包年随意看》火热销售中





咪萌，帮你找回丢失的快乐！





《变成信封的孩子》



《雪地里的山猫国》



《快乐城堡有奇迹》

作者主页

邹超颖，儿童文学畅销书作家，曾获“冰心文学奖”，被媒体誉为“80后长篇童话第一人”。

作品连线

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，一只精灵突然造访了男孩吉卡的家。他是只快乐精灵，专为失去快乐的孩子送快乐

快乐城堡领地遇到大危机，雪地里的一串猫脚印带领吉卡、奶酪包、冰柠子渐渐进入危机的旋涡

精灵咪萌终于与男孩吉卡他们相遇，然而，入江王对他们发起正面攻击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

NEWS！

作品在2017上海国际童书展首发后，立即受到读者的热捧！





《变成信封的孩子》定价32.00元，《雪地里的山猫国》定价32.00元，《快乐城堡有奇迹》定价35.00元，以上三本套装（赠送函套、涂色画、课程表、书签）定价：108.00元。想要与咪萌一起开启这次快乐成长之旅的小朋友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咪萌见面哦：

1. 就近到各大实体书店购买；
2. 登录当当、京东、亚马逊等网上图书商城购买；
3. 登录《故事会》淘宝官方网店（或用淘宝APP扫描右边二维码）购买；
4. 汇款购买方式：

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（200020）；

收款人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。

购买两册以上免收邮资，

套装8折优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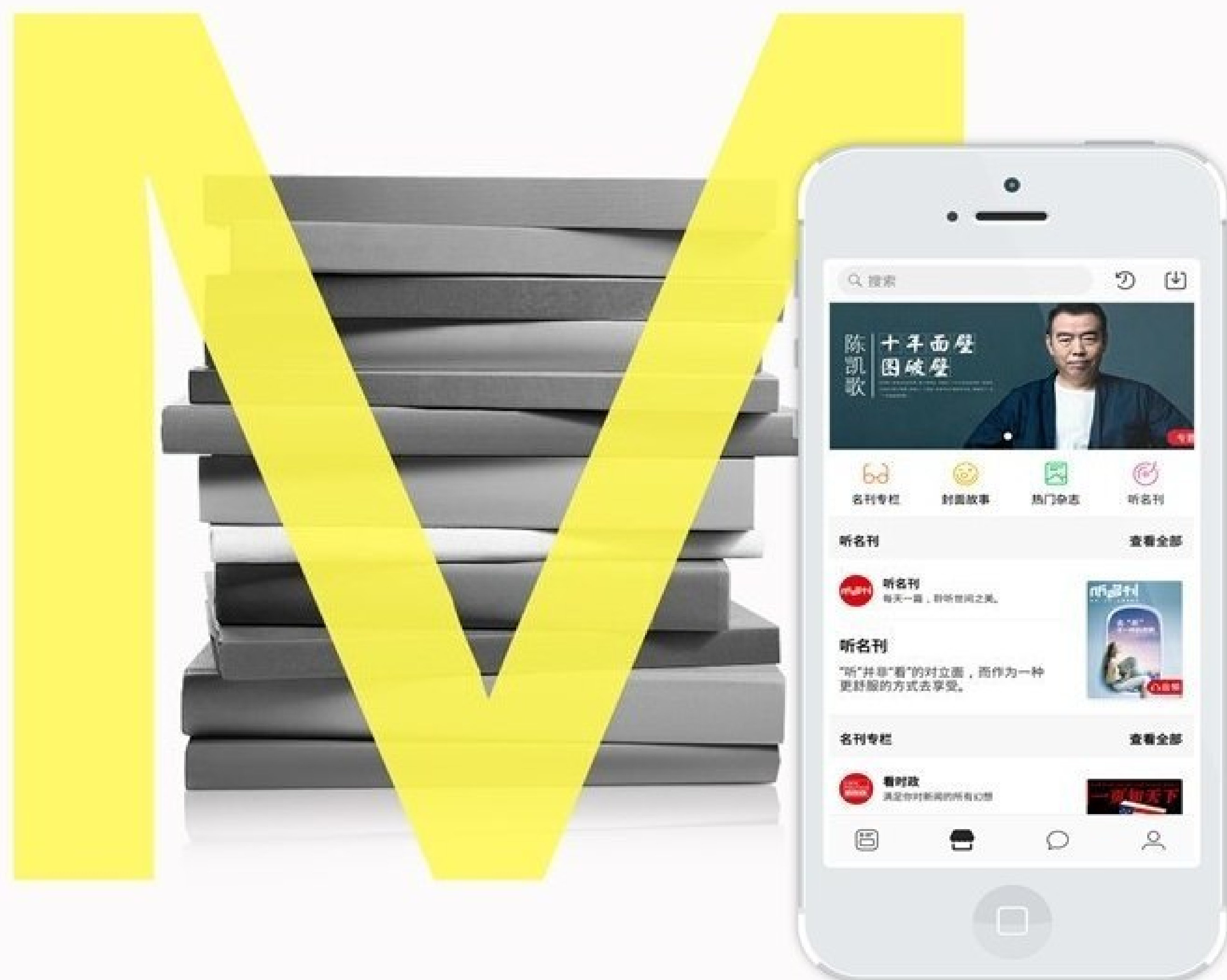
5. 咨询电话：

021-64338113。













爱的约定



丁娴瑶 故事会红版编辑
Ding Xianyao Stories Editor

大君平时工作挺忙的，陪家人的时间并不多。这天，他抽空去探望独居的老母亲，母亲见到儿子十分惊喜，连忙下厨房张罗了一桌子饭菜，虽然累得腰酸背痛，但还是藏不住脸上开心的表情。

大君看在眼里，很是心疼，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找时间好好陪陪母亲。他想了想，和母亲约定下次一起去泡温泉。母亲很高兴，连连点头答应。

大君郑重地把这个约定写了下来，贴在了母亲家墙上的备忘栏里。

这天，大君的母亲接到一个电话，儿子语气和平时很不一样，他说自己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麻烦，急需一笔钱来周转。母亲担心儿子，答应尽快打钱过去。就在母亲准备放下电话的时候，她抬头看到了墙上的备忘栏，她问道："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上次你和我约定带我去哪里来着？"电话那头的人一愣，再也没了声音。

原来，大君在写下和母亲的约定时，还备注了一行红字：遇到可疑电话，就问对方这个问题吧。

这是一个谨防电话诈骗的公益短片，是好友小慧分享给我的，她说她很受启发。小慧的妈妈也独居在异地，前段时间妈妈眼疾复发，不但家务活干不了，手机、电视也看不得，愁得老人家整天唉声叹气的。为了安抚妈妈，小慧和她约定，每天打电话回来给她讲故事。那些花样百出、精彩纷呈的故事情节把妈妈深深吸引住了，简直欲罢不能。有时候，小慧没来得及讲完的故事结尾就成了妈妈最大的牵挂，等到下一次电话一来，妈妈连对女儿嘘寒问暖都省了，非得催着她先把上次的故事讲完才罢休。

小慧说，从那时起，故事就成了她和妈妈之间的约定，让她们母女俩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成了她们之间的"接头暗号"，这法子好用得很。

嗨，选个故事给你在意的人吧，来和他们一起分享最美好的时间，也来个爱的约定，护他们周全。

（**插图**：丁德武）

650 CONTENTS

2018 SEMIMONTHLY 3月上半月刊

故事会 —STORIES—
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“故事中国网”（www.storychina.cn）











2018年第5期

上半月刊·红版

社 长、主 编 夏一鸣

副社长 张 凯

副主编 吕 佳 朱 虹

本期责任编辑 丁娴瑶

电子邮箱：dingxianyao@126.com

发稿编辑

吕 佳 姚自豪 陶云韫 曹晴雯

美术编辑 王怡斐 郭瑾玮
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1 0547
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
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
发行范围 公开

·出版发行部·
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
发行经理 钮颖
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
广告业务 021-6433 4376

广告经营许可证

沪工商广字3100320080016号

·媒体部·

新媒体 021-6467 7160

·故事会互联网+·

《故事会》微博 @故事会
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
《故事会》网店
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
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
发行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
国内代号 4-225 定价 5.00元



· 笑话 ·

我是卧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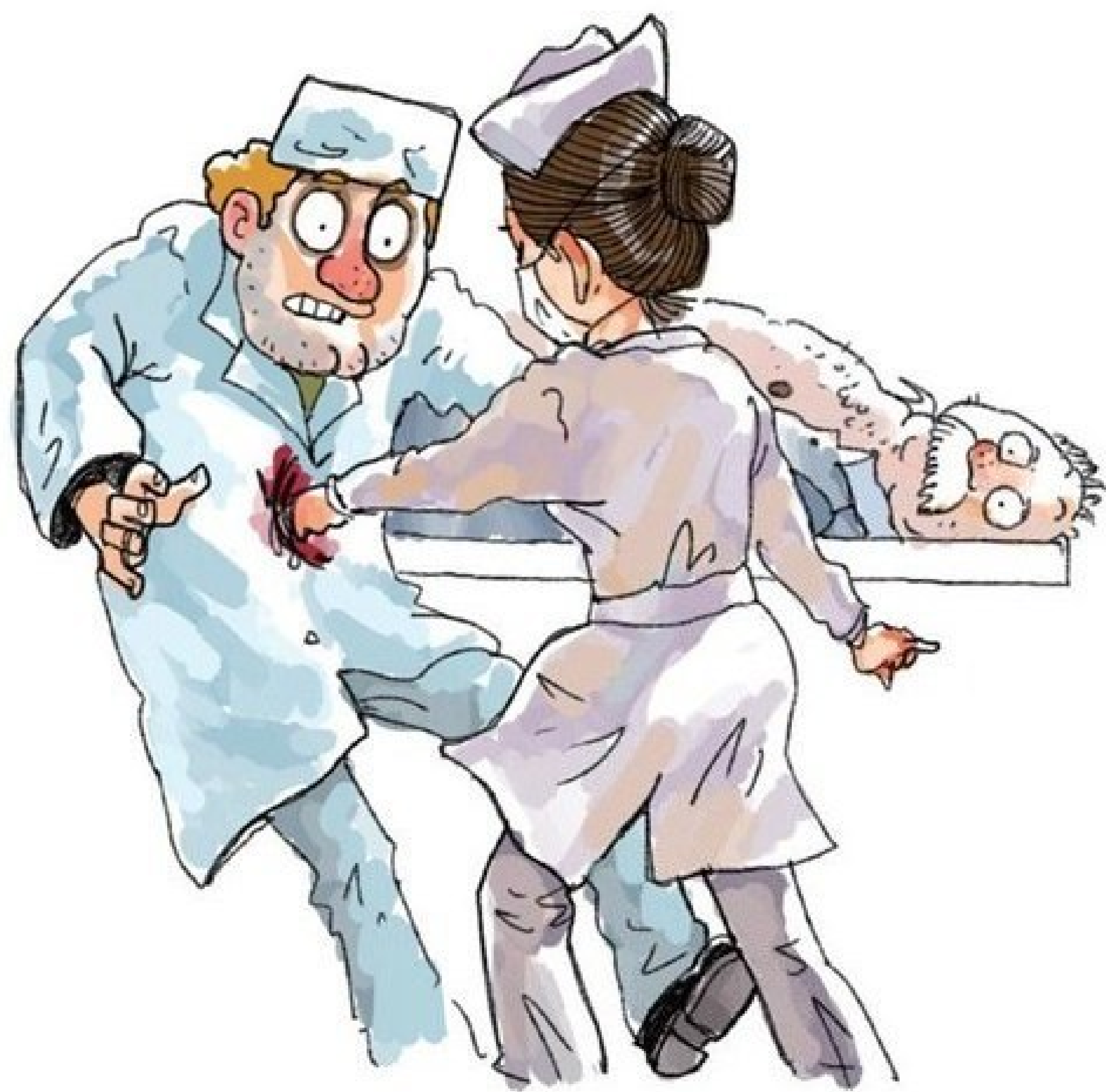
战斗很激烈，有位将军受了重伤，被抬去抢救。

战地医院只有一位男医生和一位女护士。医生正在紧张地给将军做着手术，突然，护士掏出刀，捅向了医生。

医生倒在血泊中，惊讶地看着护士。护士哭着说：“对不起，医生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好，但我是卧底，我不能让你救活将军！”

医生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你傻呀，那你捅他啊，捅我干吗？”

（任万杰）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打个掩护

小李在装修新房，这天，楼下的邻居大爷上来找他：“你家每天装修的具体时间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小李赔着笑脸，道：“可以，我家装修影响到您了，真是抱歉啊！”

大爷摆摆手说：“我是想在你家装修的时候，抓紧时间练练二胡。”

（月亮狗）

干了坏事

小明放学一回到家，妈妈就揪着他的耳朵骂道：“臭小子，你今天干什么坏事了？”

小明一愣，问：“妈妈，你怎么知道我干坏事了？”

妈妈瞪了小明一眼，说：“我还知道，老师恨不得把你开除了，是不是？”小明更惊讶了，问：“妈妈，你怎么都知道？”

妈妈怒道：“你班主任都把我从家长微信群里踢出去了！”

（田晓丽）



露马脚

小张去参加一个婚宴，在敬酒环节，新郎感激地对他说道："兄弟，要不是四年前，你约女网友见面叫上了我，我就不会遇到你网友的闺密，也就不会有今天了，所以你算是我们的媒人啊！"

小张正高兴，突然感到一阵疼，老婆正掐着他的大腿，说道："想好怎么死没有？我和你结婚有五年了吧！"（月月鸟）

暗　示

换季了，小美在家整理东西，她故意举起一个包，对老公撒娇道："我这个包呀，是夏天买的，现在都冬天啦！"

没想到老公回道："咋了？你的包也怕冷呀？"（晴　天）

吃顿饭

男："妹子，咱见个面吧，想请你吃顿饭。"

女："去哪吃？"

男："去哪儿吃，随你点。"

女："恐怕我点的地方你请不了。"

男："相信哥的实力吧！"

女："去你家，让你媳妇给我做。"（林冬冬）

尴尬一刻

这天，阿芳去一家餐厅吃饭，一进门就看到邻居王姨和一个帅小伙同坐一桌。

这王姨是小区里出了名的热心媒人，阿芳猜她八成又是在给人介绍对象，于是故意走过去打了个招呼，想看看热闹。

谁想那小伙一见阿芳，脸色都变了。阿芳正奇怪时，只听王姨转头对小伙说："放心，不是她！"

（潘光贤）





送包包

甲乙丙丁四个女人聚在一起聊天。甲先亮出新钱包，说：“老公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法国名牌！”

乙见了，拿出新的化妆包，说：“这是我老公送的结婚周年礼，全球限量款！”

丙也不甘示弱，拎起新背包，说：“这是我老公今年送我的，一个包抵一辆车的价钱呢！”

这时，见其他三人都看着自己，丁只好回应道：“我老公每天都送我包，还不止一个！”

甲乙丙齐声问：“什么包？”

丁说：“表情包！”

（黄超鹏）



抠门男友

这天是5月20日，小丽收到男友给的表白红包，却闷闷不乐。

同事问她怎么了，小丽说：“人家男朋友给红包起码都是520元，我家那个就给了5.20元……”

同事安慰小丽道：“那也比我好，我男友给我发了0.25元，叫我倒过来看。”

（紫糯米）

酒后打虎

老赵和兄弟喝酒，喝了不少，兄弟劝他别喝了。老赵借着酒劲儿说：“武松在景阳冈，就因为喝了十八碗酒，才趁着酒劲打死老虎的。”

兄弟笑着问：“你是想多喝点酒，回去打你家那只母老虎吗？”

老赵苦笑道：“我只是想多喝点酒，这样就不知道疼了。”

（火箭熊）

这钱赚不赚

这天，小丽试探老公道：“如果有人花一千万买我，你卖不卖？”老公说：“当然不卖了。”

小丽高兴地亲了老公一口，问：“为什么呀？”老公拍着胸脯说：“你还不了解你老公的人品啊？你又不值一千万，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不赚！”

（任万杰）



好好说愿望

有个乞丐，一直单身，和失明多年的母亲生活在一起。乞丐祈祷上帝帮助他改变不幸的命运，上帝决定伸出援手，但只答应满足他一个愿望。

乞丐谢过上帝后，认真地说道："我唯一的愿望就是，希望我的母亲能够亲眼看到我的妻子在我的别墅前，坐进我的奔驰车，给我的女儿戴上一条价值两千万美元的钻石项链。"

（月亮狗）

睡不踏实

小李整天无精打采，朋友问他怎么了，小李解释道："晚上总睡不好呗，屋里稍有动静，我老婆就会连连惊叫，以为贼来了。"

朋友笑笑，说："其实，贼要是真的来了，是不会出声的。"

小李苦笑道："我也是这么对她说的，可这下好了，现在她夜里听不到声音，也会叫醒我。"

（暮　春）

吵架以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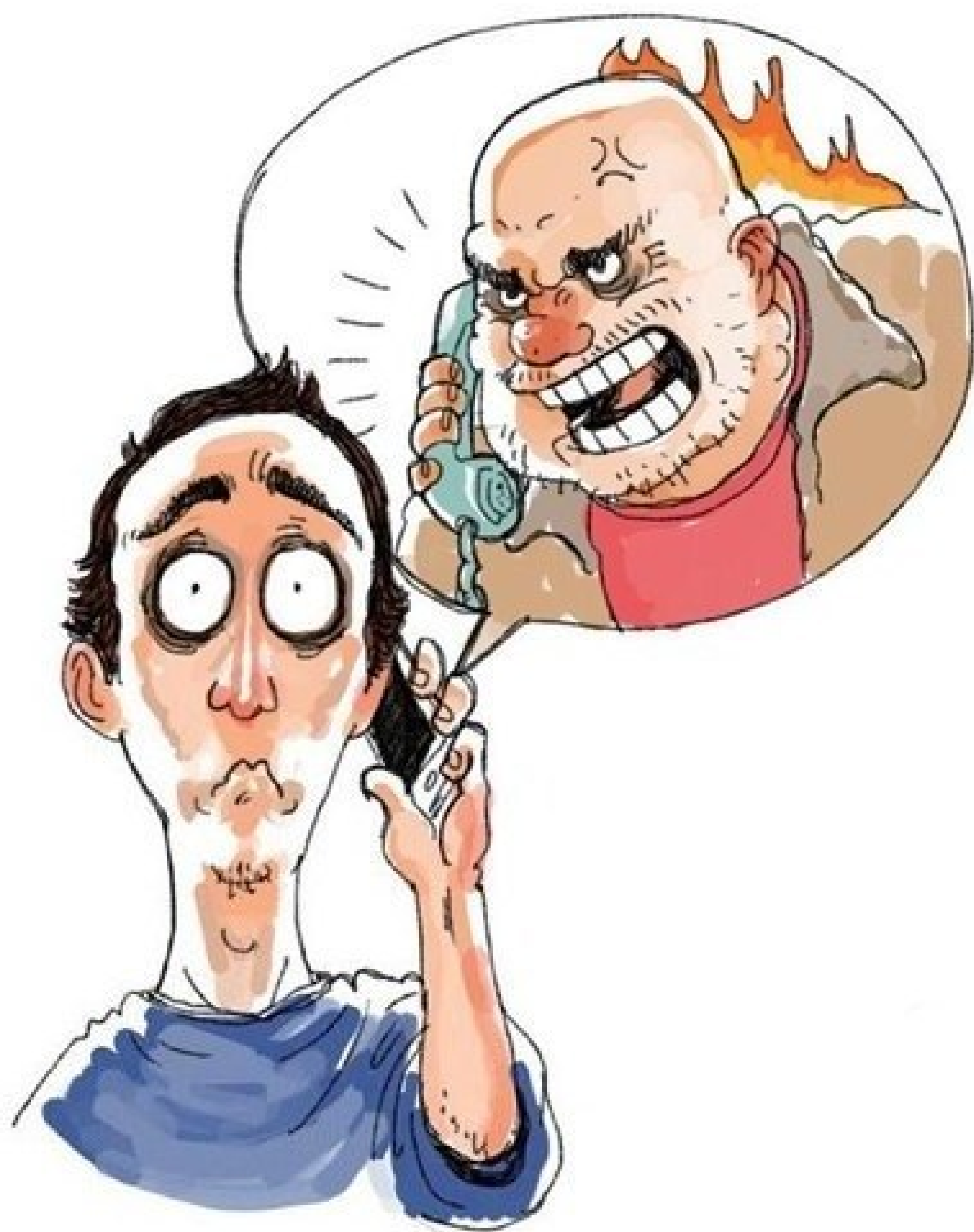
大李跟老婆吵架，老婆气得回娘家了。没多久，岳父打来电话，怒火冲天："你小子是不是跟我闺女闹别扭了？这事儿可没完！"

大李正要解释，岳父却"啪"地挂了电话。没隔几分钟，手机上来了短信，大李一看，哭笑不得——岳父说："小子，刚才是故意说给她们听的，男人嘛，大度一些！"

没一会儿，岳母来了短信："小两口过日子，难免磕磕碰碰，你爸说的是气话，别往心里去！"

又过了一会儿，老婆也来短信了："我爸发火了，好吓人，你别过来接我，我自己回去！"

（小　娃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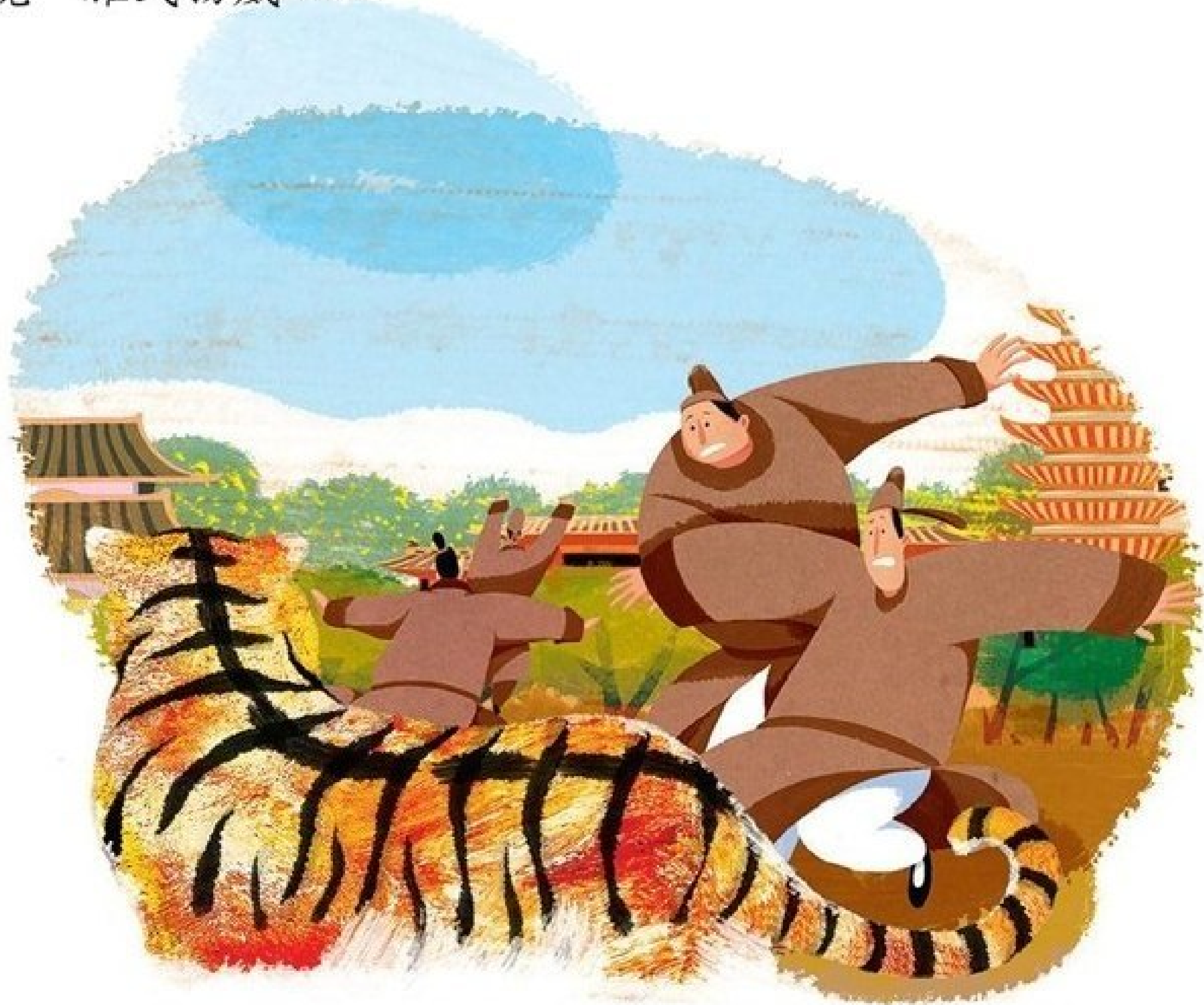
本栏欢迎来稿。请将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dingxianyao@126.com。



京城街头惊现一只恶虎，弄得人心惶惶，那还了得？天子脚下，岂容“老虎”耀武扬威……

京城来了只大老虎

■ 轮 椅



老虎动不得

唐朝大历年间，京城长安发生了一件怪事。

这天，天还麻麻亮呢，长安城刚开了城门，有一个人正在街上走着，突然觉得屁股被顶了一下。他回过头来，只见一只毛茸茸的大家伙，那嘴正拱着自己。他再定睛一看，正看到那家伙额头上的“王”字——这不是老虎吗？这只斑斓猛虎随着人流往前走，人们只顾走路了，竟没发现它。

那人吓出一身汗，马上喊了一声：“老虎呀——”

这一声就如晴天打了个霹雳，街上一下子乱了套，人们都拼了命地逃，沿街商铺也纷纷关上店门。那只老虎却不慌不忙，慢悠悠地往前走。最后，它走累了，看到一扇门敞开着，就走了进去。

消息传开，整个京城都炸了锅，这可是天子脚下，人流密集的地方，老虎要是发起威来，那还不是一场血雨腥风？

有人说，这只老虎可能是从附近的终南山上下来的。有人说，这



只老虎之所以不吃人，不是因为它有多温顺，而是它吃饱了，可它总会有饿的时候吧，到时恐怕就会有人遭殃了。还有人说，这只老虎是从天上下来警示人们的，看来最近京城里要出大事了……

消息很快传到京兆尹吴章那里。京兆尹相当于长安的市长，这事正归他管。吴章赶忙找来捕头张涛，让他和捕快们尽快找到老虎，趁它还没伤人，一举抓获。

张涛跟弟兄们一商量，有捕快就说：“咱们抓老虎没经验，不如找几个猎户，让他们帮忙。”

就这样，张涛他们和几个猎户带好了捕虎用的弓箭、绳索，又把刀磨得快快的，就来到了老虎藏身的那个高门楼前。正准备往里闯，张涛一眼看到了门楼上的匾额，他吓出了一身冷汗，马上压低声音喊：“退回来！”

其他人不明就里，退下来问：“头儿，怎么了？”

张涛指着匾额说：“你们看这是什么地方。”

只见那匾额上写着四个大字：元氏宗祠。捕快们都吓了一跳，暗想：这老虎可真会找地方，竟躲到这里来了。

原来当今朝中，皇帝并不可怕，真正令人畏惧的却是宰相元载。元载不仅手握兵马大权，京城内外很多大臣都是他的亲信，可以说是权倾朝野，连皇上都得让他三分。这个元氏宗祠，就是元载家的祠堂。别看只是一个祠堂，却是皇上亲批修建的，匾额也是皇上的亲笔御书。这里堪比皇宫禁地，元载每年祭祖时才来一次，平时没人敢迈进半步。

张涛跟大家一商量，现在不能下手，要是真闹出事来，不光他们，就连大人也得吃不了兜着走。

等张涛回去一禀报，吴章也为难了，元家的祠堂不能随便进，可里面又住进了老虎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吴章马上写奏章，禀明皇上，请求进入元氏祠堂捉老虎。

奏章呈上去，却迟迟没有得到回复。吴章不敢轻举妄动，这件事就这么拖了下来。

以虎试人心

果真像大家猜测的那样，老虎一开始没吃人，是因为肚子里有食，还不饿，等两天过后，老虎就出来了。正好街上有一对夫妻路过，老虎上前一扑，就把他们咬死了，又把尸体拖进祠堂里。街上血流满地，惨不忍睹。



这一下，京城里的人们都不敢出门了，就是出门也必须十几个人结成伙，拿着棍棒防身。吴章知道后，马上命令张涛，在没接到圣旨前就在元氏祠堂周围守着，只要老虎一出来，马上把它打死。

张涛他们在元氏祠堂附近守了几天，老虎却不出来；等他们稍一松懈，那老虎又出来了，结果又伤了两命。

京城里连伤四命，吴章感到压力很大，可他仍不敢擅闯元氏祠堂，就命令大家加紧防守。可再防守也有疲惫的时候，等防守的人少了，老虎才出来，人少了又不敢动它，只有眼看着它大摇大摆地走动。几天后，它又伤了两条人命。

那只老虎生性狡诈，它把元氏祠堂当成了避风港，除了这里，哪里也不去。

这期间，吴章又连上了两道奏章，都没有回音。他想亲自到元府去一趟，把这件事禀报给宰相元载，可还没进府门，就被人挡了回来。

这么大的事，难道宰相元载不知道吗？朝中所有大臣的奏章都要经他过目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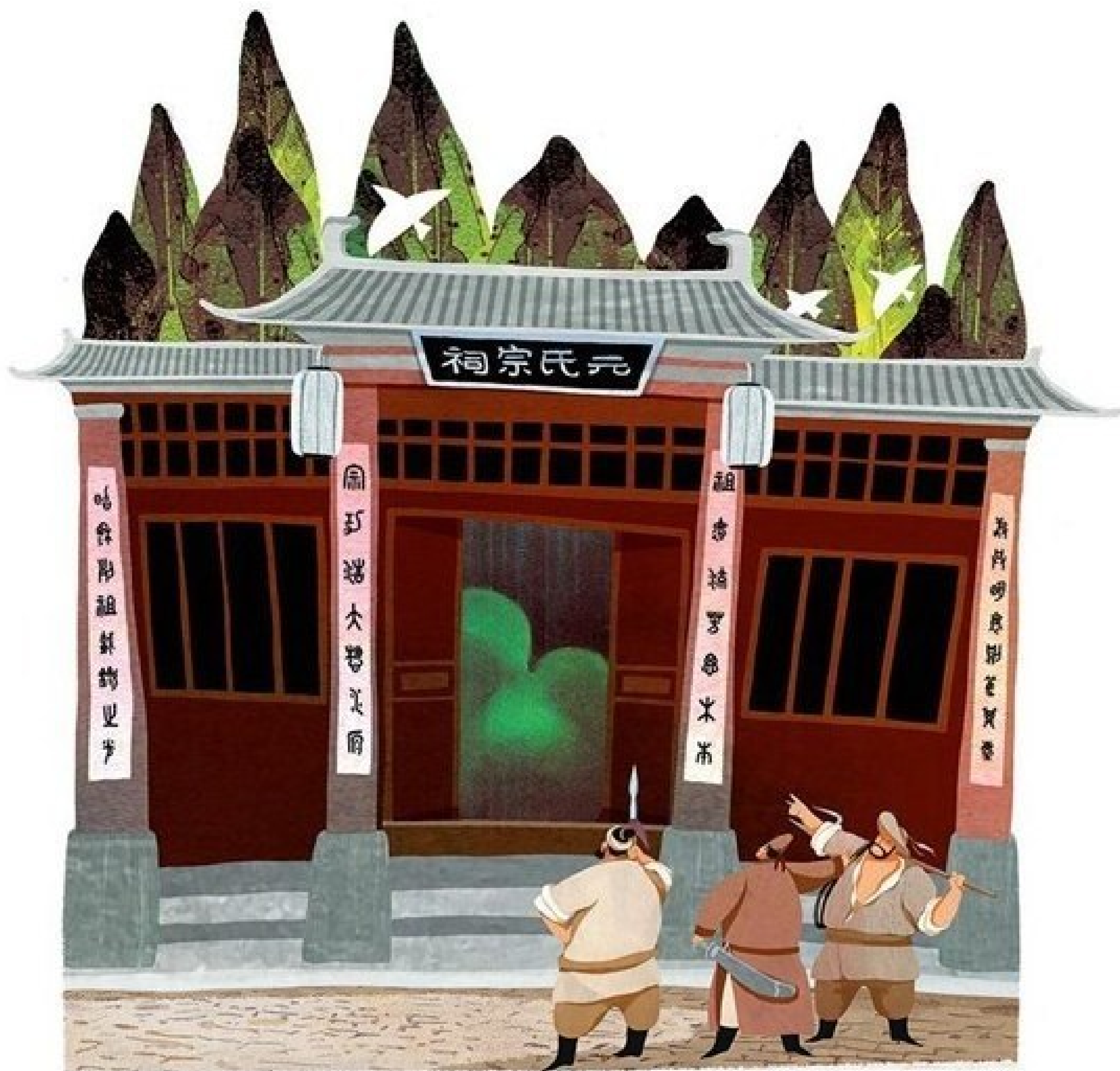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，吴章上第一份奏章的时候，元载就看到了。知道自家祠堂里进了老虎，他便想命人把那只老虎捉了，可手下的谋士却说："大人，捉不得，这只老虎来得正好啊！"

元载问："此话怎讲？"

谋士说："虎乃灵物，由它来镇守您家祠堂，不正是个好兆头吗？"接着，谋士又压低声音说："再说了，这正是个试探人心的好机会，如果没人敢进祠堂抓老虎，就说明京城上下都敬畏大人，大人的威望已到了极点。"

元载觉得有理，便把那奏章扣下，装作不知道这件事。

再说吴章，他正在一筹莫展之





际，这天晚上，他的屋里悄悄进来一个人，吴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，问他是谁，那人淡淡地一笑，说："你别管我是谁，你可是为那只老虎发愁？"

吴章一惊，心想：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心思？那人又说："老虎横行日久，我就是来和你商量捉虎之计的。"说着，那人回身就把门关上了……

一计打两虎

就在那天晚上，元氏祠堂里传出几声虎吼，其声如巨雷，附近的人听到，都吓得直往被窝里钻。第二天，街上有一大摊血迹，一直漫延到元氏祠堂门前，大家就想，昨天晚上不知那虎又伤了多少人命！

接着，元氏祠堂里经常会传来虎吼声，让人听了心惊胆战。这哪里还像是京城呀？不少百姓纷纷外迁，拖家带口，扶老携幼，就像是逃荒一般。

京城里这些天的动静，元载也知道了，他很得意，没人敢动祠堂里的老虎，这说明全京城的人都怕他。这时，谋士对他说："大人，是时候打老虎了。"

元载说："不叫我动那只老虎的是你，现在让我打老虎的又是你，你到底是何意呀？"

谋士说："以前不叫您动老虎，是测人心；现在叫您打老虎，却是得人心呀！"

元载问："此话又怎讲？"

谋士说："不叫您打虎，是为了看看您在京城的威望，现在全京城都畏您如虎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得人心了。这只老虎把京城闹得不像样子，百姓们都盼着把老虎除了，过安生日子，您现在出面打虎，不正是众望所归吗？到时候长安百姓对您感恩戴德，您再想做什么事，还有不成的吗？"

元载听罢，不禁得意地笑了，说："有理！今天我就率人打虎，也叫大家看看，我元载英雄不减当年。"元载为了打虎，也做了些准备，他一身铠甲，手握利刃，又从宰相府里精心挑选了几十名护卫，就这样雄赳赳地进入了元氏祠堂。

元载踏进祠堂院子，却见那只老虎在一旁趴着。老虎抬头看了看元载，元载不禁有点心慌，他也没真正对付过老虎。等元载快到老虎近前时，老虎却做了个诡异的动作，一下子站了起来。元载一愣，这时，老虎身上的皮突然脱落下来，从里面钻出个人来，就是捕头张涛。

这太突然了，不光元载吃惊非



小，就是那些护卫也有些发愣。张涛趁大家一愣之际，上去一把抓住了元载，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。

元载这才回过神来，马上说："大胆，竟敢对本相无礼！"他又喊那些护卫："还愣着干什么，快抓刺客！"

这时，元氏祠堂内院突然冲出一队御林军，足有上百人，把元载和他的护卫围了起来。领队的穿着皇宫大内的服饰，大声说："奉皇上密令，捉拿京城第一猛虎元载，有敢违抗者，杀无赦。"

这一喊，那些护卫面面相觑，不知该怎么办。领队的又拿出一道圣旨，说："有胆敢跟从罪臣元载的，按谋反论处，你们还不快放下手中的武器！"



护卫们见到圣旨，纷纷放下手中的弓箭。元载知道这回完了，自己本是来捉老虎的，怎么被人当老虎给捉了呀？

接着，元载被投入天牢治罪，打虎的真相这才悄悄在京城里流传开来。

原来，那天晚上到京兆尹吴章屋里的，竟是当今皇上李豫。

元载拥兵自重，皇上早有意除掉他，但怕他情急造反，迟迟没有下手。京城里闹老虎的事，皇上也听到了风声，他觉得这正是除掉元载的好机会。皇上得知吴章到元府被挡回来，就知道他不是元载的人，于是夜里悄悄进入吴章家，跟他密谋"捉虎"的计划。元氏祠堂里的老虎，当天晚上就被张涛他们弄死了，然后张涛把老虎皮披在身上，假扮老虎，用来引诱元载，结果元载还真上钩了。

"猛虎"元载终于被除掉了，长安百姓总算能安生地过日子了，说起来，这还得感谢那只误闯进京城的老虎呢！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买琴

陈学超



陈东、陈西哥俩想买一把小提琴。这天，两人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，看到一个男人肩上背着一把琴进来。男人把琴拿在手上，同吃饭的顾客商量，谁想买琴的话，他可以便宜些把它卖掉，这样他就有吃饭的钱了。

陈西悄悄地拽了一把陈东的胳膊，说："哥，这把小提琴不错，他想卖，咱问一下价钱，要是合适，就把它买下来。"

陈东点点头，刚要张嘴问价，陈西却拦住了他："哥，看这琴，要是买的话得不少钱，不过要是我们请他吃顿饭，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"

陈东一下子就明白了弟弟的意思：他们请卖琴的男人吃了饭，吃人家的嘴软，男人就不会要那么高的价钱了。

卖琴的男人见有人想买，就靠了过去："两位要是诚心买琴的话，1400 块钱卖给你们了。"

陈西拍了一下卖琴的男人，说："你先坐下，咱们喝两杯再谈价钱，不会耽误事的。"

卖琴的男人也没有客套，挺乐意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。第一杯酒下肚后，陈西说："哥们儿，你想卖掉这把琴，无非两种原因，一是



不需要；二是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既然是这么个情况，何不……”

没等陈西把话说完，卖琴的男人就明白了什么，接着，他把价钱降到了1200块。

“好的，就这么定了！让我们再喝一杯，就算交个朋友吧。”陈西觉得这场酒真是没有白喝，刚喝了一杯，男人就把价钱往下降了200块。

喝完第二杯后，卖琴的男人把价钱降到了1000块；再后来就是800块，最后降到了400块。

陈西仍不满足，又给卖琴的男人灌下去两杯酒，陈西想，等到男人醉得一塌糊涂，说不定会把小提琴无偿送给他们呢！

卖琴的男人把最后一杯酒喝干后，连走路都不稳了，看样子醉得够呛。哥俩一见，心中不由暗喜：是时候了，卖琴的男人脑子一晕乎，把琴送给他们是很有可能的！

谁知卖琴的男人却说：“都两天了，我一直没钱吃饭，原以为卖掉了琴就有钱吃饭了，却一直碰不到买主。这下好了，有了你们这顿饭招呼，我又用不着卖琴了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如何高雅地讨要生活费

冬天了，为了抵御寒冷，秋裤来一条，围巾配手套，火锅吃起来……钱不够用了，如何讨要生活费，攻略来一波！

◆ 我：本是春城却严寒，囊中羞涩不敢言。若得慈父赐三百，冬阳玉雪送平安。

爸爸：已转账。



◆ 我：北风严寒三尺冻，秋去冬来把衣换。若得慈母赐三百，年末岁尾添新衫。

妈妈：说是严寒不算寒，囊中羞涩为哪般？本欲赐儿两三百，试问花完怎么办？

◆ 我：父皇，前线吃紧，几近弹尽粮绝，儿子在此请求父皇开仓赈粮，以解百姓燃眉之急。后世定当称颂父皇的丰功伟绩……

爸爸：熊孩子又来诈骗了？

◆ 我：妈妈，求送温暖。

妈妈：微笑送给你，不用再客气。

（**推荐者**：浪淘沙）

想想就乐

◆ 一位女同事送了个温度计给我，要我参透其中的意思。我想无非是要我留意气温变化，可能是她对我有好感……今天她告诉我，隔壁科室姓温的主管妒忌我，让我留个心眼。

◆ 被不喜欢的人追求是一种什么感觉？答：就好像你饥肠辘辘地等到了外卖，却发现送错了餐。看着餐盒里热气腾腾的饭，你却心心念念想着自己点的菜，只好抱歉地笑笑，说：“不好意思哦，我不饿。”

（**推荐者**：潘光贤）



网友说『佛系』

网络流行词“佛系”，细分一下，有以下派系：

- 爱喝酒、脾气差的，叫鲁智深系；
- 爱吃肉、胆子小、想脱单的，叫净坛使者系；
- 家里穷得叮当响的，叫济公系；
- 脱发严重、为人老实的，叫沙僧系；
- 爱骑平衡车到处逛的，叫哪吒系；
- 有洁癖的，叫扫地僧系；
- 脾气大的人，就算成了佛系，也是武僧。

（**推荐者**：何　依）

冷幽默

- 一万小时定律：你把一万个小时花在做同一件事情上，你就会在这件事上成为专家。我从小到大睡了几万个小时，怎么在入睡这件事上越做越差呢？
- 君子和小人是水和油的关系。君子堆里来了一个小人，好比水锅里倒入一滴油，动静不大，可以看到油漂在水面上；小人堆里来了一个君子，好比油锅里溅入一滴水，立刻炸翻天，你听那“噼里啪啦”，多热闹！
- 当前途未卜时，你依然跨上马背，仗剑独行，勇敢地奔赴理想，可突然冒出一个人把你抱紧，说想和你共度此生。你一激动，把剑扔了，把马放了，可一回头，人没了。

（**推荐者**：洛奇狮）

麻辣生活总结

- 大学生创业最忌磨叽，一会儿市场调查，一会儿考察合伙人，总是犹豫不决，错过时机。有创业点子就马上开始，早亏完，早醒悟。
- 接触“60后”“70后”多了，会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“80后”“90后”没有的淡定。那种气定神闲、宠辱不惊，非经大风大浪后不能有。这一切的奥秘，3个字就可以总结：买房早。
- 最新版丈母娘提问：“你家车库物业费现在交多少？”该问题确保男方有房、有车、有车位，从物业费来判断小区档次，而标准答案是：“阿姨，您问的是哪一套？”

（**推荐者**：林冬冬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孙小片）



堂堂大企业，颇费周章地寻一位做大锅饭的高手，只为求一份烧鸡蛋汤的攻略……



一锅鸡蛋汤

□ 侯晓琪

奇怪的招聘

高原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有军工背景的大企业，最近公司发布了一条奇怪的招聘信息：高薪求聘一位能做鸡蛋汤的大厨。

这可真是小题大做了，蛋汤谁不会？水一开倒入蛋液，撒把葱花，点上香油，完工！这几天，从家庭煮妇到高级大厨，应聘者多如过江之鲫，却都铩羽而归。因为人家有要求：一口行军大锅内，只准打两个鸡蛋，做成的蛋汤必须色香味俱佳，要董事长亲口尝过，点头才行。

这不糊弄人嘛？可这条招聘信息还真是公司董事长杨同赞提出的。要说杨同赞这些年就好喝口鸡蛋汤，这是他当兵时养成的嗜好。

那年，杨同赞应征到高原边陲，那里自然条件恶劣，往往大雪一封山，供应就变得极为紧张，但最可怕的还是高原反应。像他这样的棒小伙一到山上，也会因为高海拔缺氧，一口饭没咽下，就觉得头昏恶心。



人是铁饭是钢，不吃可不行，所以连队食堂贴着条标语：吃一碗及格，吃两碗良好，吃三碗优胜。鼓励新兵们吃饭，克服高反难关。

这天，杨同赞训练得猛了些，高反又犯了：太阳穴“嘣嘣”乱跳，头痛得像炸了似的。他正躺床上吸氧，炊事班的老班长王铁胜来了。

老班长开门见山：“想吃啥？”杨同赞一听，撇了嘴：部队的病号饭千篇一律，无非煮面条，加俩荷包蛋。炊事班仓库有鸡蛋，但储存条件不好，有的都变味了，做成荷包蛋也味同嚼蜡。

面对老班长关切的眼神，杨同赞还是说了：“想喝口新鲜的鸡蛋汤，最好清淡点，不然恶心喝不下。”说完他又后悔了：最近连里后勤供应又续不上了，连饮用水都限供了。早上每人发一个搪瓷缸的水，战友们挤点牙膏在嘴里，含口水漱漱就当刷了牙，然后一仰脖全咽了，舍不得吐啊！这种情形下，自己要鲜蛋汤，是给老班长出难题呢。

可在开饭时，杨同赞真喝到了鲜蛋汤。不仅他，全连都喝了。那汤浓淡相宜，正合他的胃口。当然，他不能要求更多了：为了这锅汤，老班长和许多老兵将配给的饮用水都贡献了出来。

打那以后，隔三岔五，战友们就能喝到鲜蛋汤，感激之余，还给它起了名叫“老班长鸡蛋汤”。

转眼到退伍季，老班长该复员了。临别那天天不亮，杨同赞就悄悄起床到了炊事班。他想帮老班长再打扫一次卫生，再尽战友之情。

杨同赞刚拉亮灯，只见一只老鼠仰躺在地上，怀抱一个鸡蛋，另一只老鼠咬着它的尾巴，正将它往外拖。杨同赞惊叫：“老鼠！”说着，他摸过把铁战锹，拍死了它们。





这一闹，老班长王铁胜也起来了，见状大怒："混蛋，你干的好事！"杨同赞一愣，竟不知所措。这时，很多战友也闻讯前来劝解，老班长被战友们簇拥着四处告别，直到上了送行车，也没能再和杨同赞说上一句话。

不久，杨同赞考上军校，离开了连队。再后来，原部队裁撤，他跟老班长最后联系的纽带也断了。

时过境迁，转眼多年过去了，杨同赞早已转业办了公司，当了董事长，可忆及往事，他还觉得委屈：不就两只老鼠嘛，犯得着发那么大的火吗？

虽百思不解，但杨同赞对王铁胜依然充满感激：是老班长帮他度过了艰难的新兵岁月。这份情，他永远忘不了。

又见老班长

招聘的事公布有一阵子了，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，杨同赞不免发起愁来。这时，秘书来了："董事长，有个老人借口应聘，赖在厨房好多天了，硬说时辰不到。"

呵，招聘还招来碰瓷的了！杨同赞苦笑："叫什么名字？"

"简历上叫刘正气，在花市开宠物店。"秘书说，"他还带了两只小白鼠，说是助手。"

"什么，老鼠？"杨同赞立时来了兴趣，"走，去看看！"

一行人刚到公司搞招聘的小厨房，厨房负责人迎了出来："您来得巧，就刚刚，应聘人说时机已到，要求进入应试程序。"

杨同赞隔窗往厨房内偷瞧，见到了一个胖胖的背影，那人正在嘟囔："这汤用的鸡蛋有讲究，眼下天热，再晚就走味了。"

杨同赞见状，冲负责人一点头："开始吧，你再告诉他，我会第一时间品尝成品。"

负责人进去一说，那老头不置可否地"哼"了声，开始操作。他先在大碗里勾好芡，把俩鸡蛋磕进碗里，搅拌匀了，等大锅水开，把火关小，用勺逆时针搅动。然后他顺着筷子，一点点顺时针转圈向锅里倾完蛋液后，马上离火。

老头接着说："如果加食用油，打出的蛋花是大片的，想散碎些，就多加水。记着，水不能大开大滚，倒蛋液时要慢、要稳。"

负责人也是内行，看着层层絮絮满锅的蛋花，分不出蛋黄蛋清，是一色的金黄，他有点不淡定了："您这跟谁学的？"老头也不客气："别以为你们有证的厨师就无所不



能，大锅饭也是学问。当年我在部队做百多人的饭，又要管够又要省钱，天长日久，有些道道全凭自个儿琢磨出来的。”说着,他把汤盛进碗里调好味，浇入一勺热好的油。可能嫌碗里汤少，呆了会儿，他又加了小半勺。

趁着老头侧身的工夫，杨同赞看清了：“老班长！”

确实是王铁胜，虽已五十多岁了，但在部队养成的气质还在。

杨同赞走过去，拉着老班长的手自报家门,老班长这才反应过来：“好小子，我记得你，离队那天我还骂了你呢，哈哈！”

一提这茬，杨同赞又不知说什么好了：想想当年的事也怪自己，偏偏那时拍死老鼠，这不是明摆着说老班长内务卫生没搞好，厨房都混进了老鼠吗？也难怪人家生气。

老班长像是看出了杨同赞的心思：“唉，当时怨我没说清，其实那不是普通的老鼠。还记得那天你想喝鲜蛋汤吗？这事可把我难住了，因为咱库里鸡蛋都不新鲜呀！那会儿，我正犯愁，就听库里有响动……”老班长说，那时他小心翼翼走过去一瞧，是两只老鼠正偷鸡蛋。看它俩轻车熟路的样子，就知道不是第一次了，于是老班长悄悄跟着，见两只老鼠顺门缝钻出，他也轻手轻脚地出了门，直到在离营房不远的坡草中，发现了藏蛋地。那是块沙土，里面被老鼠有意掺杂了枯叶和杂草，保暖又保湿。

“我当时想起老家山区的收获季，人们总为保存板栗发愁。不管冷藏阴晒，时间一长，板栗总会变质，不是生虫就是发霉。唯独从山鼠窝刨出的陈年板栗，和刚摘的一样，这说明老鼠对保存东西有诀窍。”老班长说，“想到这儿，我就从沙窝里刨出了俩蛋，嘿，真比库里新鲜得不是一星半点！”

蛋汤有秘诀

打那以后，老班长就同鼠交上了朋友。要说那两只鼠，一只前爪有残疾，可能被黄鼠狼咬了。它们或许是为躲黄鼠狼，才冒险到军营安家。

“后来我找军医打听，这是种以草籽为生的沙鼠，不会传播疫病。”老班长笑着说，“想想它俩也不容易，我就容留了它们。”

杨同赞恍然大悟：“您当年是让它俩帮咱们储蛋啊！”

“还不止！每当沙鼠把沙窝下的蛋翻上来，我就知道这蛋该下锅了。”老班长若有所思，“这小老



鼠聪明着呢，它们其实不爱吃鲜鸡蛋，就等着鸡蛋放到最合适的时候才吃。因为鸡蛋经适温放置后开始发酵，营养成分会比较容易吸收。”

“明白了！”杨同赞突然一拍大腿，“难怪我当年就好吃一口您做的鸡蛋汤！”

杨同赞说，他是后来才知道，自己对蛋黄是有点过敏的。其实每个人都可能存在对某种食物的过敏，平时可能看不出，但特定环境下，潜在的过敏现象就会冒出来。当年他在部队，想吃鸡蛋，但吃了又不舒服，就想着喝口蛋汤，而老班长的鸡蛋汤，蛋黄蛋白互融一体，吃到嘴里有蛋香味，又因为成分比例小，身体不会过敏不适。

杨同赞说：“我们公司有军需订单，生产的军用食品中，鸡蛋是重要原料之一，难免有致敏的风险。如用人工手段将蛋黄、蛋清分开，以针对不同战友的需求，成本又太大，也不易操作。所以，我想着将成分微量化，同时又要保证蛋白蛋黄含量均衡。”

老班长一扬眉：“就像我当年的那锅鸡蛋汤？”杨同赞笑着说：“对，我们为军需食品挑选鸡蛋的标准很严格，但总觉得还不到位，我不禁想到了您的鸡蛋汤，想找您讨要秘诀，好好研究呢！”

老班长乐了：“我哪有什么秘诀？说起来咱们这是以鼠为师！”杨同赞听了，连连点头，他看到灶台上的汤碗，顺手端起来轻呷了一口，忍不住赞道：“对，就是这个味道！”可他刚喝了第二口，却“哎哟”一声，被烫了嘴。

老班长这才想起什么：“哎哟，怨我！”刚才他把滚烫的汤舀进碗里，立马泼上热油，封住热气，然后又把小半勺放凉的汤浇在上面。这样，上面一口是温的，下面可全是烫的。

本来老班长退伍后，宠物店开得好好的，没兴趣应聘，可这次招聘动静特别大，他听说后，以为是奸商糊弄人的把戏，就报了个假名来应聘了，想趁机教训一下奸商。

老班长笑着拍拍杨同赞的肩，说：“同赞，你好样的，离开部队了，心还想着部队呢！”

杨同赞看着老班长，认真地说：“是您教我的，说军营有句名言，叫‘正规军人打后勤’，我现在虽然离开部队了，但只要还能为军营做点啥，哪怕是打打后勤的事，我也必须干好啊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计赚毒核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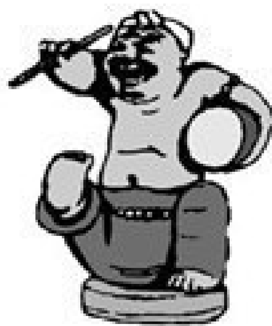
□长 弓



马老过了古稀之年后，得了脑萎缩症，记忆力明显减退，性情也变了，一不顺心就像孩子一样又哭又闹。儿子孝强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可也没啥辙。

半年前，马老喜欢上了玩核桃，把两个核桃攥在手心里，轻搓慢揉，自得其趣，乐在其中。开始只是玩在郊外山上自采的野核桃，个头不大，品相也不好看。有一天，马老在农贸市场的一个角落里看见有人卖核桃，那是一对大“狮子头”，一公一母，像两个大鸡蛋，纹路精美，色泽抢眼，要价五千块。卖核桃的人说，这是五台山山顶上的一棵千年核桃树上结的，可谓绝世珍品。马老动心了，一咬牙买了下来。听说玩核桃有刺激穴位、疏通经络、增强记忆的保健作用，孝强也很支持老爸玩核桃。

然而，时间一长，孝强发现了问题：那对“狮子头”颜色不对劲，还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，老爸眼神和嗅觉都不好，对此全然不知。孝强就把“狮子头”照片发到网上，求业内人士指点迷津，于是马上有了回复：是假核桃，用化学材料制作的，长时间捏在手里会散发出一种毒素，对身体十分有害。这下可难住了孝强，五千块钱打了水漂倒



没什么，关键是怎样叫老爸远离“毒核桃”，这成了大难题。

这天早晨，马老去澡堂子洗澡，把“狮子头”放在家里。孝强拿着“毒核桃”跟媳妇蓝蓝商量，蓝蓝说：“这还不简单，直接告诉老爸就是了，他自然就会把毒核桃扔了。”

孝强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上次老爸花五块钱买了一瓶假酱油，心里郁闷，闹出了一场病来，要是他知道花五千块买了对假核桃，不要了他命吗？这层窗户纸千万不能捅破。”

夫妻俩商量半天，终于想出了一计。

一个周末，孝强和蓝蓝带着老爸到景区旅游，又是划船又是爬山，又是骑马又是射箭，马老十分快乐。玩着玩着，孝强不知不觉就把毒核桃“偷”到了自己手里，他悄悄地在山坡上一块大石头下挖了一个坑，做了无公害化处理。

玩累了，一家人吃了点饭，刚要到下一个景点去，马老突然大声叫道：“不好，我的‘狮子头’丢了！”

孝强赶紧安慰老爸：“丢就丢了吧，景区这么大，人又这么多，难找，回去再给你买一对好的。”

马老连连摇头，像孩子一般任性地说：“不行，那可是五台山千年老树结的核桃，是绝世珍品，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。别的什么也不要，我就要那一对，找不到我就不活了！”说着，他号啕大哭起来。

孝强和蓝蓝本以为老爸在心情好时丢失“宝物”不会太悲伤，没想到后果竟然如此严重，正想回去把毒核桃找回来，没想到马老哭喊着向马路对面跑去，吓得两个人赶紧追过去，哪想到马老去了派出所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报了案。

孝强怕老爸在派出所搞出什么事来，就悄悄把一个警察拉到一边，说明了情况，那警察非常理解孝强的孝心，走到马老的跟前说：“老大爷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找到您的宝贝，您就在这儿等着吧。”

“真的？”马老转悲为喜，破涕为笑。

警察笑嘻嘻地说：“真的，您想啊，我们警察什么事做不到？我现在就通知派出所所有的民警一起帮您找核桃。”

时间不长，一对“狮子头”完璧归赵，马老感动得握着警察的手不知说什么好，当天就到彩印社做了面锦旗，亲自送到了派出所，弄得人家不知是接好还是不接好。



这回“狮子头”丢失，虽有惊无险，但还是给马老敲响了警钟，从此他更加小心了，人在核桃在，分秒不让“狮子头”离开自己的视野。他还特意缝了个布口袋，人多或忙乱时就把核桃放进口袋里，挂在裤腰带上，做到万无一失。

每年一度的老年人体检开始了，临去卫生院时，孝强提醒老爸，体检又是脱衣服又是脱鞋的，手忙脚乱，容易丢东西，“狮子头”就是放在布口袋里也不保险。马老觉得儿子的话十分有道理，就把两个宝贝核桃摆放在窗台上，让它们好好在家里晒晒太阳。

马老体检回来一进院子，一个孩子向他飞奔过来，还稚声稚气地喊：“姥爷——”原来是同住一城的外孙子大宝来了。大宝是马老的心肝宝贝，好长时间不见就抓心挠肝的。他把大宝抱在怀里，又亲又啃，问道：“今天怎么突然来了，也不给姥爷打声招呼？”

“我肚子又疼了。”

大宝有个肚子疼的毛病，吃什么药也不好使，就吃马老摘的野核桃瓤灵验，以往大宝肚子一疼就来外公家，马老就挑最大最饱满的核桃给外孙子砸瓤吃。现在，听大宝说肚子又疼了，马老急忙说：“我早给你准备了一篮子，你等着，我这就给你砸核桃去。”

大宝一双小手比画着说：“我长大了，自己会砸核桃了，我砸了两个大核桃，这么大个儿！”

“哦？”马老心里一惊，“大核桃？哪来的大核桃？你是不是……”他赶紧来到窗台前，见窗台上已经空空如也，他什么都明白了，想哭没哭出来，想笑又比哭难看，最后似哭非哭、似笑非笑地说：“外孙儿啊，姥爷问你话，你吃了那两个大核桃瓤，肚子还疼不疼了？”

“一点也不疼了，吃了就好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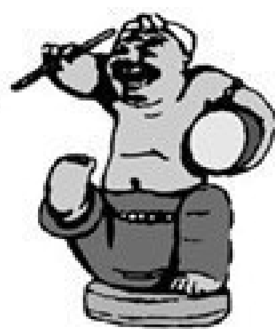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、那就好……也值了……外孙儿更是宝贝……哎哟，可惜了那对五台山千年古树结的‘狮子头’啦！”

其实，那对“狮子头”是化学材料做的毒“核桃”，哪会有什么瓤啊？这是孝强和蓝蓝串通了大宝，导演的一出戏。

毒核桃圆满除掉了，第二天，孝强又给老爸买了一对“满天星”核桃，虽然个头比那两个“狮子头”小很多，却是真货，有益无害。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：谢　颖）



老舅随礼



□ 於全军

公路局周局长的女儿要出嫁，忙坏了周太太。照风俗，新婚第三天要回门，要请亲朋好友到家中吃宴席。周太太和儿子小周写起了请帖，在请谁不请谁这件事上大费周章。

问题出在周局长身上，周局长今年刚升了公路局一把手，社交圈子陡然广阔，不是原先可比的。照周太太的想法，就是去饭店摆上五十桌，也没有坐不满的道理。开销虽然大，这份子钱也多啊，可周局长偏偏对着干，说什么要响应移风易俗的号召，把回门宴地点放在了农村老家，只摆十桌酒宴，至于请的人，自然要精挑细选，非至亲好友不请。

周太太的儿子小周刚写下“舅舅刘斌”四个字，周太太就火了，一把抢过请帖，三下两下撕了，对小周说：“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还记得你结婚那天，他给你出难题的事吗？”

这话说起来就长了，八年前，小周结婚，那时候周局长还是小科长一个，大家都叫他老周，小周的老舅刘斌却是财大气粗的老板。婚宴上，按照风俗，小周要带着新娘子向来客敬酒，而老舅在来客中辈分最尊，需要第一个敬。可是小周



不懂这些，他是按照年龄来的，头一桌年纪最大的是一个伯伯，他就端着酒过来了。这个伯伯也不懂这些繁文缛节，接过来喝了。可到了老舅这里，他的脸色就不好看了，认为自己不受尊重，没喝这酒，转脸出去了。这还不算，在随礼的时候，他又出了个妖蛾子，随礼只出了三百八十八元。

在本地，随礼有这样一个规矩，老舅出的钱一定要独占鳌头，必须最多，别人再有钱，也不能压了老舅，于是，其他亲戚朋友只能往少里出。而按照当时情况，舅舅是要出五千到一万的，这样别人跟少了不好看，自然水涨船高。可老舅这么一搅和，最后一算账，周家办婚事还亏了。

即使是八年前，办婚事也不能亏啊，不说钱的事儿，面子也过不去，周太太就记恨上她这个哥哥了。半年后，老舅得重病住进了医院，老周想去看看，被周太太堵了门，不让去，话也说得狠："你要是敢去，我就跳楼去！"得，老周本来就是"妻管严"，只好呆在家里，直到夜晚上夜班才能出门。

再往后，两家可谓老死不相往来，如今即使老周成了周局长，周家要嫁女儿，周太太还是不愿请哥哥上门。他要是在酒宴上再出点什么花招，指不定会闹什么乱子呢。

有句话叫怕什么来什么，这一天是女儿回门的日子，新郎官和新娘子都进了屋，周局长和周太太在门口迎接亲朋来客，第一位客人是坐小轿车来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老舅刘斌。

刘斌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，嗓门依然洪亮："不欢迎我吗？外甥女出嫁，我是来随礼的。"

周太太心里"咯噔"一下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没送请帖也来了，这叫不速之客！还是周局长见多识广，立刻说："谁说不欢迎？快往里请！"

按风俗，回门宴要先在门口随礼，再进屋吃饭。这位老舅来得早，径直走到门口登记随礼的小桌子前，递上一个贴着喜字的大纸盒，说道："老舅送新人棉被一套，祝新人和和美美，温暖和睦！"

棉被？周太太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这都什么年月了，还有送棉被的？以往确实有这个风俗，送棉被、送脸盆什么的，可现在是什么行情了？就拿当舅舅的来说，给一万块现金的都有的是！

再看刘斌，送完棉被就往屋里



走，周局长竟然头前带路，往里面让。周太太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拉周局长的手，悄声问："你怎么还让他往里走？这是又搞事情来了！"

周局长微微一笑，悄悄说："你哥啊，是我打电话专门请来的。"

这下周太太更疑惑了。

没容周太太多想，宾朋络绎不绝地来了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路局的一些下属，还有不少大腹便便的老板。其实周太太让小周写请帖的时候，按周局长嘱咐，是没有这些人的，可不知怎么就走漏了风声，都不请自到。这些人一进门，就都掏出鼓鼓囊囊的礼包，这时，老舅刘斌出来了，对这些人说道："我呢，是新人的老舅，按咱这儿的规矩，无论亲朋好友多有钱，你们谁的礼都不能超过我。我送了一床棉被，也就二百二十块钱，你们掂量着办。"

到场的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是唱的哪一出，周局长赶紧出来解释："本地确实有这个风俗，大家就入乡随俗吧。礼金就免了，大家可以送东西，但是不要超过被子的价格。"

既然周局长发话，大家都不敢说别的，反正附近就是家小超市，纷纷买了东西送过来，什么毛毯、脸盆、台灯、被罩等等，反正都不值钱。这就叫给面子，老舅刘斌乐得脸上开了花，可有一个人不干了，谁啊？周太太！虽然说这场宴席是在老家办的，才十桌，可成本也有两三万，收这么一堆东西，大多数还用不着，难道摆个摊，上街卖去？亏钱是小事，脸面也没地儿搁啊！她是气得咬牙切齿，急步上前，就要冲刘斌发飙！



就在此刻，周局长一把抓住她，声音低沉但坚定地说："你哥哥这么做，是我的意思！"



周太太性格一向强悍，但是周局长这么严肃，她一时间也不敢发作，再说这会儿，众人都已入席，女儿和新郎官开始敬酒，周太太的心又提到嗓子眼了，那段历史可千万别重演！

说时迟那时快，新娘子和新郎官已到了头一桌前。新娘子自然知道哥哥那段历史，第一个走到老舅面前，由新郎官倒上酒，新娘子递给老舅，轻声说："我们敬舅舅一杯酒。"

还好，老舅刘斌接过来规规矩矩喝了，周太太的一颗心才放在了肚子里。老舅喝完酒，却说了这么一段话："我为什么送被子？这里有个缘故。我得先向我妹妹、妹夫道个歉！"说着向不远处的周局长、周太太鞠了个躬，才又说："那年小周结婚，我嫌他礼数不周，是我小心眼了。那事儿过去半年，我生病住了医院，我儿子、女儿都在国外，没办法，只好雇了护工照看我。那天晚上，护工有事回了家，医院暖气还坏了，我身上只有医院的一条毛毯，要不是妹夫晚上买了棉被送过来，还陪了我一夜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。我始终感念着他，暖人心的不是说送了多少钱，而是关键时刻的一床棉被！"

听到这里，周太太一捅周局长："那天我不是不让你去吗？你怎么又去了？"

周局长"呵呵"一笑："毕竟他是你亲哥啊！他跟前无儿无女的，我不看看不放心，就借口上夜班去了医院。其实，我和儿子、女儿经常去看他，就是瞒着你一个。你说你要去跳楼，我才不敢明说的。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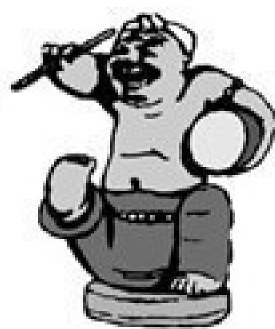
周太太捶了周局长一下，心里却甜丝丝的，说到底，刘斌是自己的亲哥哥，她也早有和好的心，只是一口气顺不过来。

周局长又低声对周太太说："你看我那些下属，很多人都是借此机会巴结我，想用红包买个升迁之路，在这个场合我还不好拒绝；再看那些老板，都是想从我这里拿公路工程，红包就是糖衣炮弹，这钱能收吗？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，让老舅出马，送了一床被子，先发制人！"

原来是这样啊！周太太是个明事理的人，知道丈夫如今是局长，做什么事都要防微杜渐。她轻轻捶了丈夫一下，说："就你俩鬼主意多！"她看着那床棉被，不出声地笑了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特殊考察

□徐嘉青

刘林是一所乡村小学的负责人，这里位置偏僻，经济状况很是糟糕，学校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到处都破破烂烂的。至于说体育设施，几乎是一无所有，只有两个快要散架的篮球架，上体育课时，孩子们只能在校园的空地上跑着玩。

这天，刘林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，有人给农村学校捐赠体育器材，有需要的可以报名。刘林虽然觉得报了名也没多大机会入选，但还是按照要求填写了学校的现状和自己的联系方式。

过了一个来月，刘林几乎都要忘记这件事了，这天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自报家门是负责捐赠体育器材项目的工作人员，说看到了他的报名信息，觉得符合捐赠条件，打算进行实地考察后再做定夺，这才给他打了电话。

当对方问刘林这几天是不是有时间时，刘林激动极了，连声说:“有时间，咋没时间呢，就是晚上十二点我也行。”

对方笑了，说了声“那行”就挂了电话。

转过天是个休息日，刘林正在家里干点杂活，电话响了起来，还是那位工作人员，说他们再过十几分钟就要到学校门口了，让刘林尽快赶到学校去。

撂下电话，刘林连手都没顾得上洗，就匆匆忙忙往学校赶去。

刘林刚打开校门，一辆车“吱呀”一声停在了校门口，刘林赶紧迎了上去。一番介绍后，他把车上的一行人让到了校园里。其中有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，详细地问了学校的情况，刘林都一一作了回答。最后他们又在校园里转了一圈，这才打算告辞。

坐上车后，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摇下车窗，问：“刘校长，如果咱学校成了受捐对象，你能不能保证用好这批捐赠器材？”

刘林一脸严肃地说：“能，绝对能。”

中年男子看着刘林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好的，最终结果我们会再与你联系的。”

一转眼又是几天过去了，刘林接到电话，学校成为了受捐对象。



几天后，工作人员就把一批篮球送到了学校，还专门举行了一场捐赠仪式。仪式搞得挺隆重，可捐赠物品也就十几个篮球，刘林心里虽然有些不爽，但又一想：有了这些东西，也能领着孩子们上堂像模像样的体育课了。

这天，刘林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，是那位负责捐赠器材的中年男子。对方说，他们采购的这批篮球存在质量问题，现在要全部收回，由生产厂家调换合格产品，请刘林把篮球整理好，明天他会来把篮球拉走的。挂上电话，刘林心里疑惑不解。

第二天，中年男子果然开着车来了。刘林把篮球搬到车上，中年男子仔细地查看了每个篮球，叹了口气说："刘校长，我为你的食言感到遗憾。"

刘林一听，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就问："我怎么食言了？"

中年男子说："你没有用好捐赠的篮球。"

刘林说："自从篮球送来后，我承包了学校的体育课，每节课都领着学生好好练习篮球呢。"

中年男子闻言"哈哈"一笑说："行行行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会相信的。实话告诉你，这项捐赠还有后续，篮球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，不过现在我明确地告诉你，你们学校的受捐资格被取消了。"说完，他转身就要上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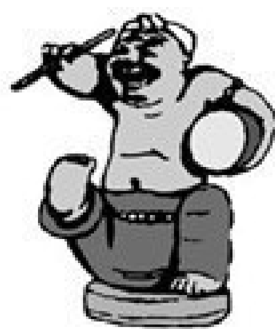
刘林一下子急了，过去一把拉住了中年男子的胳膊，大声地说："先生，为啥要取消我们学校的受捐资格，您得给我说清楚！"

中年男子猛然被拉了个趔趄，回过身来后十分不悦地说："之前给你说过，受捐的学校要用好体育器材。我们先捐赠的篮球就是个'敲门砖'，也是个考察，看捐赠能不能起到作用。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你们学校的篮球个个都是崭新的，说明了什么？你们根本就没让学生用过，这样的学校有资格成为受捐对象吗？"

听到这话，刘林却变得心平气和了，他松开手，说："这样吧，我邀请你看看孩子们是怎么用篮球的，看完之后，如果你还觉得我们学校不够资格，我绝无二话。"

中年男子想拒绝，可看刘林一脸认真，他就点了点头。

刘林去了一个班的门口，说道："这节上体育。"只听到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，一群学生争先恐后地跑了出来。



到了操场上，刘林吹了一声哨子，刚才还乱哄哄的学生们顿时安静下来，刘林说："跟之前一样，大家分成四排，一边两排，两边前排的同学，准备拿篮球！"

只见前排的十几个学生到了校门口，每人从车上拿了一个篮球，到了站定的位置，把篮球递给了后排的同学，然后每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布，蹲下身子，把篮球放到布上面，仔细地包了起来。原本只是一种颜色的篮球，现在变得五颜六色了。



在刘林的哨声指挥下，学生们井然有序地拍起了篮球，过了一会儿刘林又带着大家进行了传球练习。

这节课结束后，刘林让学生把包着篮球的布收起来，重新把篮球放回到车上。他对有些目瞪口呆的中年男子说："实不相瞒，为了让篮球能用得久一点，我们就想了这个方法，从家里找来破布，玩篮球之前把它包起来。"

听完这番解释，中年男子的眼圈儿不由得红了，他一把握住刘林的手说："刘校长，对不起，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就那样说。其实，这捐赠活动是我和几个朋友组织的，但之前几次起到的效果甚微，我们这才想出了这个考察的办法。你放心，我回去后会把你的情况告诉大家的，争取在后续捐赠中为你们学校送来更多的器材！"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本栏插图：刘为民）

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：

姚自豪：yaobianji1950@126.com；

吕　佳：lujia411@126.com；

丁娴瑶：dingxianyao@126.com；

陶云韫：taoyunyun1101@163.com；

曹晴雯：caoqingwen0228@126.com。



苍鹰是我女朋友



□ 焱 燚

大山深处，有个黄岭子林场。耿淮山在林场工作多年，山里的日子与世隔绝，女朋友也没法子找，他至今还是单身。

这天，耿淮山巡山时遇见一只受伤的小苍鹰，他救下了它，放在宿舍精心照顾。耿淮山还抓来野兔喂给苍鹰吃。同事们来到耿淮山的宿舍里围观，场长打趣道："小耿，你对苍鹰这么好，到时候它化作一位美女嫁给你做老婆，报答你。"同事们当即爆发出一阵大笑，耿淮山也忍不住"嘿嘿"地笑了起来。苍鹰被笑声惊吓，啄了耿淮山一口，疼得他直摆手。看着耿淮山的傻样，宿舍里又响起一阵大笑声。

苍鹰伤养好后，耿淮山就把它放飞了。谁知道，等到耿淮山巡山时，这只苍鹰老在他头顶上盘旋，跟着他巡山，天天如此。耿淮山成了林场最威风的巡山员，地上跑着猎狗，天上飞着苍鹰，那画面要多酷就有多酷。同事们跟耿淮山开玩笑："这只苍鹰天天形影不离地跟着你，大概真的爱上你啦！"慢慢地，苍鹰胆子越来越大，耿淮山不巡山时，它也在场部院子里溜达，和大家都混熟了。



不久，打省城里来了位林业专家，到林场里搞调研，一下子就看上了这只苍鹰，说难得见到这么漂亮的。晚饭后，场长把耿淮山叫进办公室里，说专家想花两万元买下苍鹰，打算制作成标本。耿淮山心头一颤，叫道："不行，多少钱都不卖！"他站起来，扭头就走。专家只得满怀遗憾地作罢。

几天后，场长接到林业局副局长电话，让他想办法把那只苍鹰搞到手。原来，上回那个专家是副局长的大学老师。

场长不敢怠慢，立刻寻思起来。

晚上，耿淮山正在睡梦中，突然被一阵苍鹰叫声惊醒，他猛地跳下床就往门外冲。只见月光下，场长提着一张网，网里是挣扎的苍鹰。耿淮山冲上去一把将场长推翻在地，夺下网，放了苍鹰。场长爬起来，恼羞成怒地吼道："耿淮山，苍鹰又不是你家的，你搅和什么！"

这时，大伙儿都出来了，劝着双方。耿淮山严肃地说："大家都听好了，以后谁也不许打苍鹰的主意，不然我就和他拼命。"

场长叫道："你凭什么？"

耿淮山想了想，脖子一梗，说道："苍鹰是我女朋友！"

大家听了，忍不住大笑了起来。场长也没忍住，边笑边摇头说："什么人哪，不像话，有毛病！"

苍鹰受到惊吓，再也不肯到场部院子里歇息。耿淮山去巡山时，它还跟着耿淮山。耿淮山回来后，它就落在场部附近的树上。

没过几天，场长又把眼光盯到了山顶上。捉不到耿淮山那只苍鹰，捉只其他苍鹰也行嘛。这天早晨，场长悄悄来到山顶上，埋伏在一片灌木丛后面，放出一只老鼠。老鼠被细绳拴着腿，做捕捉苍鹰的诱饵。老鼠在草丛里活动，自然没有逃脱苍鹰的眼睛，有只苍鹰俯冲了下来。只要苍鹰抓住老鼠，场长就撒开网，绝对能够罩住苍鹰。

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不远处传来一声苍鹰的警告，捕食的苍鹰急忙一个旋转，飞升到空中，场长撒出的网落空了。场长盯着不远处，那里站着耿淮山和他的苍鹰。原来，耿淮山早就留意了场长的举动，专门来搞破坏。

一连几天，耿淮山和他的苍鹰总在关键时候突然出现，坏了场长的好事，场长只得放弃了。

又过了几天，场长到山上做例行检查，突然从空中俯冲下来一只苍鹰，追着啄他，吓得场长撒腿就



往场部里跑。场长很纳闷，难道自己捕捉苍鹰，它们记仇了？想想也不可能，自己并没有得手，苍鹰也没有受伤，哪来的仇？

下午，场长戴了一顶帽子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又到山上巡查。到了山顶，他忽然发现有几只苍鹰在一块巨石后面盘旋，觉得奇怪，就悄悄地溜到附近，不看则已，一看火冒三丈。巨石上靠着一个稻草人，穿着林场工作服，脸上贴着一张场长的面部特写照，远远一看，就是场长。“假”场长前面不远处，用绳子拴着一只小雏鹰，每当有苍鹰扑下来试图解救小雏鹰时，躲在“假”场长身后的耿淮山就会用竹竿驱打苍鹰。苍鹰们恼怒起来，纷纷扑下来攻击“假”场长。

原来是耿淮山在作怪！

场长掏出手机，悄悄地把那场景拍了下来。吃过晚饭，场长把耿淮山叫到办公室，拿出手机，调出照片，让耿淮山看。耿淮山一点也不慌张，振振有词地说：“场长，我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你想啊，我不可能天天盯着你，万一我一个疏忽，你跑去猎杀了一只苍鹰，事情就闹大了。现在，经过几天训练，林场的苍鹰都记恨你了，一见你就追着攻击，你就没法偷猎了。你那身工作服，颜色与普通巡山员工作服不一样，苍鹰很好认。”

场长生气地说：“不准我抓你的苍鹰就算了，你还管得宽，不让我捕别的苍鹰？”耿淮山笑嘻嘻地说：“场长，我是为你好，苍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偷猎违法，一旦曝光，你这场长不但当不了，还得负法律责任。”

场长无话可说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挥挥手让耿淮山走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场长继续上山巡查，突然来了一阵大风，把他的帽子吹走了。场长正追着帽子，天空中忽然响起苍鹰的叫声，几只苍鹰向场长俯冲下来，吓得场长急忙往场部跑去。可苍鹰们穷追不舍，一直追到场部，盘旋在场部大院的上空。场长冲进办公室，拿出双管猎枪，装上枪子，冲到院子里，举枪就要射杀苍鹰。

这时，耿淮山也赶了回来，急忙高喊道：“场长，快把枪放下！杀苍鹰是犯法的！”场长铁青着脸，枪口一偏，放了空枪，吓走了苍鹰们。

这事没过多久，一纸调令把场长调到县城去了。同事们私底下说，肯定是场长擅自捕杀苍鹰的事被上



级知道了，所以把他调走啦！

临走那晚，场长找耿淮山喝酒谈心。耿淮山端起酒杯，问道："场长，你为什么非得捕杀苍鹰呢？这是违法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"

场长苦笑着说："老母亲瘫痪在床，需要人照顾，我早就申请调回城里了。前段时间，调令下来了，但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接班人。我当然知道苍鹰不能猎杀，再说，我祖辈都是猎人出身，小耿你说，我要真想悄悄打一只苍鹰，还能让你发现？"

耿淮山一想也对。场长说，他故意和耿淮山作对，就是想看看耿淮山是否能严格遵守林场规则，不徇私，把握住底线……



得知真相，耿淮山调侃道："演技不错,原来都是戏呀！"场长"哈哈"一笑，和耿淮山碰了一杯。

场长说："小耿，上面在讨论新的场长人选，我推荐了你。"

耿淮山一惊，忙摆手说："我资历太浅，干不了。"

场长推心置腹地讲，耿淮山有爱心没私心，他是真正爱苍鹰，爱这片林场。这样的人，就适合在林场干。

几天后，林场开大会，宣布了对耿淮山的任命。任命宣读完毕，林业局局长鼓励耿淮山好好干。

耿淮山说："局长，让我当场长可以，但我有条件，以后谁也不准给我施加压力，打我苍鹰的主意，不然我就辞职不干了。"

局长笑着说："知道知道，你放心，再也没人敢打苍鹰的主意了，哪个不晓得，苍鹰是你的女朋友嘛！耿淮山的女朋友，哪个敢惹啊？"

一屋子的人，哄然大笑起来！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 颖）



与鬼约定的事

□张国心

从前，在湖州城内有一个传说，讲的是谁要是遇到了什么难事，可以找鬼来帮忙，方法是：找一个柳条笆斗来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端着柳条笆斗在空巷子里“捞”着走。如果柳条笆斗沉了，说明有鬼来了，有什么事跟鬼说，如果来的是善鬼，就能帮你去办；如果是恶鬼，那就凶多吉少了。这事风险太大，古往今来也没人敢去尝试，怕求鬼不成，反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。

城内有家姓麻的豆腐坊，几代人本本分分，苦心经营，不但攒下了好口碑，也存下了殷实的家产。这年老豆腐匠死了，麻豆倌成了当家人，这家伙不务正业，嗜赌成性，根本无心继承家业，没过多久，好好的豆腐坊就被他败光了。

这天，麻豆倌赌博输了个精光，就孤注一掷，打算找鬼帮忙。

到了深夜，漆黑一片，满天都看不见几颗星星，阴风阵阵，还不时传来一两声猫头鹰的怪叫，更使这夜晚增添了几分恐怖。麻豆倌端着柳条笆斗，在空空荡荡的小巷里走着，身上的鸡皮疙瘩起了一层又一层。走着走着，柳条笆斗猛地沉了一下，麻豆倌仗着胆子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柳条笆斗里果然发出了声音：“我是胡二赖，你找我干什么？”

胡二赖这个人，麻豆倌以前认识，是个大土匪，杀人放火，恶贯满盈，几年前被官府抓获，砍了脑袋。没想到竟然把他请来了，麻豆倌心想，完了，这回非叫他祸害了不可，可再一想，自己实在走投无路了，于是硬着头皮答道：“我、我赌钱输了，请你帮我赢钱。”

没想到胡二赖爽快地说：“这事没问题，赌钱是我的强项，小菜一碟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

麻豆倌问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七天内给我八百条枪。”

麻豆倌心想，给鬼送八百条枪，这事一点也不难，只不过是在纸上画八百条枪，再焚化了就行，于是他一口答应了。



“一言为定！”胡二赖说完，柳条笸斗随即一轻，走了。

麻豆倌回家拆下了一扇房门，卖了几文钱，又来到了赌场。胡二赖这个鬼挺讲信用的，从那天起，麻豆倌每赌必赢，怎么赌怎么赢，没几天就赢了个盆满钵满，赢来的钱多得数都数不过来。麻豆倌有了钱后赌兴高涨，家也不回了，没日没夜地沉溺在赌场里。

麻豆倌又连赌了几天几夜，眼都没合一会儿，憋了两天的一泡尿再也忍不住了，就起身去方便。刚到茅坑边，一头栽倒了，随即头枕着茅坑石就睡了，醒来时已经到了二更天，他摸了摸口袋，钱全不翼而飞了。麻豆倌回到赌场一看，赌局已经散了，人去屋空，他知道是被人算计了，赌场上没好人，只能自认倒霉。

赌场离麻豆倌家有很远一段路，中间还有座高高的独木桥，河水又急又深，人掉下去性命难保，别说黑灯瞎火的夜晚，就是大白天，人走在上面也胆战心惊。赌场小二劝麻豆倌天亮后再回家，可他急着回家拿钱，准备明天一早接着再赌，执意不听好言劝说，摇摇晃晃地上了路。

走着走着，突然阴风四起，飞沙走石，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，转眼到了跟前，麻豆倌抬头一看，竟是胡二赖，只见他凶神恶煞一般，大声喝道：“麻豆倌，你为什么不给我送枪？”

麻豆倌这才猛然想起来，这些天只顾赌了，把答应胡二赖的事全给忘到了脑后。他魂飞魄散，颤抖着说：“我……我忘了。”

“言而无信，害得我好苦，吃我一枪！”说着，胡二赖手中的长





枪刺了过来，只听得“扑哧”一声，麻豆倌的胸膛被扎了个透心凉，他一声惨叫，倒在了地上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麻豆倌醒了过来，想起刚才发生的事，不禁打了个寒颤，他摸了摸胸口，并没有伤，也不觉得疼痛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心想是做了一场梦。

然而，没过几天，麻豆倌就感觉心口隐隐作痛，撩开衣服一看，有个红点，更要命的是红点一天天扩大，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洞，前后透了亮，就连心肝肺都能看见，红的血、黄的脓，不停地往外冒，疼痛也越来越厉害，折磨得他死去活来。看了远近所有的郎中，名贵药物吃了无数，赌场上赢来的钱全花光了，可伤情不见一点好转。后来湖州城里来了一个云游的老道士，看了麻豆倌的伤后，惊愕地说：“你是中了阴枪，这是阴伤，阳世间无药可治。”这话说得别人云山雾罩，糊里糊涂，只有麻豆倌自己心里清楚，这阴伤是被胡二赖刺的。他悲痛欲绝，后悔不该把答应胡二赖的事给忘了，更后悔不该走上不归的邪路，但一切都晚了。

一天晚上，黑风四起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黑白无常找上门了，不容分说就把铁链套在麻豆倌脖子上，拉起来就走。不知翻过了多少山，蹚过了多少溪流，走了多远的路，眼前出现了一条黑浪翻滚的大河，河上有座石头桥，桥那面是一座阴森森的宫殿。麻豆倌想，这一定就是阎王殿前的奈何桥了，过了奈何桥就阴阳两隔了，想到这里，他禁不住泪水涟涟。

麻豆倌跟着黑白无常一步一回头地过了奈何桥，进了阴曹地府，左拐右拐，来到了阎王的大堂上。他跪在地上，抬头看去，阎王威风凛凛地坐着，问道：“下跪何人？”麻豆倌答道：“在下麻豆倌。”

阎王翻开了生死簿，说：“麻





豆倌，你在阳世是个赌棍，寿长是祸害，阳寿本该到此，即使不中阴枪也会落水毙命，可你做对了一件事，本王赏罚分明，再增你三十年阳寿，下去吧。”说着，阎王把一块令牌扔了下去。黑白无常捡起令牌，拉着麻豆倌出了阎王殿。麻豆倌冥思苦想，怎么也想不明白阎王说的话，因为他一生除了赌钱，再没做过什么好事，看来这阎王也是个糊涂官。

黑白无常押着麻豆倌到了阴山下，那里有一个黑沉沉的洞门，洞门口的石柱上绑着很多人，一个个面目狰狞，其中就有胡二赖。胡二赖见了麻豆倌，恶狠狠地说：“麻豆倌，你说话不算话，也落得和我一样下场，活该，报应！”

麻豆倌觉得理亏，解释说：“对不起，我真忘了……”他还想向胡二赖道歉，被黑无常推了一把，说：“他是被判重刑的恶鬼，马上就要下地狱，你和他有什么说的！”

麻豆倌说：“我很对不起胡二赖，他帮我赢了那么多钱，可他求我送八百条枪，我却给忘了。”

白无常说：“胡二赖在阳世欺压百姓，无恶不作，死后被判沦为鬼道，可他恶习不改，纠集不法鬼徒打家劫舍，还妄想笼络大队人马，推翻阴曹地府。他向你要八百条枪就是这个目的，你要是给他送了枪，他就会把阴曹地府搅得天翻地覆，你的阳寿也就尽了，说不定也被打入地狱，永无翻身之日，是你自己救了自己。”

麻豆倌一听，这才明白了阎王话里的意思。

此时，黑白无常已经拉着麻豆倌爬上了阴山顶峰，站在万丈峭壁之上，黑白无常飞起一脚，把麻豆倌踹下了悬崖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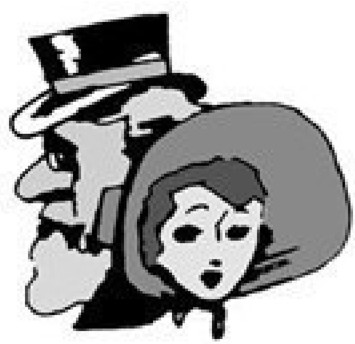
麻豆倌慢慢地睁开眼睛，见四周漆黑一片，一阵凉风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，伸出手摸了摸，方知自己躺在一口破棺材里，被扔在荒郊野外。他感慨万千，心想做人做到这个份上，简直太可悲了！

一场奇异的经历，让麻豆倌大彻大悟，他重新收拾了豆腐坊，麻家豆腐坊又开张了。

麻豆倌身上仍然带着阴伤，可干起活来怎么劳累也不痛，只有在他有非分之想时，阴伤才隐隐作痛。后来他横下了心，把全部心思都用在麻家豆腐上，起早贪黑，寒来暑去，阴伤竟在不知不觉间痊愈了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本篇根据日本推理小说家西村京太郎同名小说改编，其作品常将侦破的案件固定于某一范围，侦破悬念迭起，可读性极强。代表作有《恐怖的星期五》《蓝色列车上的谋杀》《约会中的阴谋》等。



第二个目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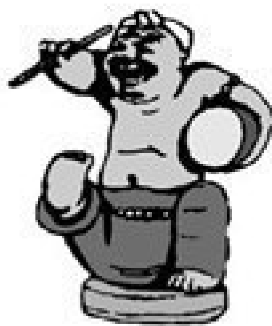
□［日］西村京太郎
杨　军　译

电车命案

坂西宏是一家物产公司的职员，被发现死在一列末班电车里。当时，车已到达终点站，乘客们陆续下了车，只有他脸上盖着报纸一动不动，电车乘务员以为他睡过了头，帮他拿掉报纸，这才发现他的胸口上插着一把匕首。

负责这起案件的是刑警十津川。警方很快确认了坂西宏的身份，并通知了他的妻子。发现尸体时，坂西宏的财物都在，可以排除劫杀的可能。据调查，坂西宏和妻子都很老实本分，生活虽然单调，但很稳定。坂西宏生前也从未与人结仇，这一点，邻居们都可证明。不过，听坂西宏的妻子说，坂西宏最近半个月每天加班到深夜，然后才坐末班电车回家，这让十津川想到了什么。

第二天一早，十津川就去了坂西宏生前工作的物产公司，见到了坂西宏的上司管理部长。管理部长不认为坂西宏的死会和公司有关，



说："我怎么也想不出坂西宏被杀的缘由来，他工作勤恳、认真，和任何人的关系都很好。"

十津川盯着管理部长，问道："听说，他最近半个月每天都回家很晚，他在忙什么工作？"

听到这里，管理部长有些疑虑，他犹豫了很久，才道出实情。

最近有人传言，公司会计科科长田村晋太郎有侵吞公款的嫌疑，因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很多年，查起来很麻烦，公司专门任命了坂西宏来做这件事，因此他才每天工作到深夜。田村已经被停职，而且他家离案发地仅有十来分钟的车程。

十津川当即去了田村家，一路上他都在猜想田村会不会是凶手，他一方面觉得如果因为被调查而杀人，杀人动机也太明显了；另一方面，他又觉得人是有感情的，也许田村是在一怒之下杀死了坂西宏。

田村的个子很矮，脸扁扁的，让人看着很不舒服。十津川开门见山地问："坂西宏先生昨天夜里在末班电车上被杀，您知道了吗？"

田村的口气很不友好，说："新闻里看到了。"

整个调查过程，田村都表现得很不友好。十津川一直对田村的态度耿耿于怀，离开田村家后，他不禁想，这案子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，可惜他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。这样看来，现在的问题就是目击者，如果有人看到昨天深夜田村也坐了那班电车，他的谎言就能不攻自破了。

目击证人

于是，十津川又找到发现尸体的乘务员，据她回忆，死者所在的车厢有十几个乘客，在她发现尸体前都下车了。她只记得有一个经常坐那班电车的女孩，应该是新宿松叶酒吧的女招待，因为她经常穿着酒吧的工作服，好像是叫美也子。

十津川立马来到那个叫松叶的酒吧，找到了叫美也子的女招待。她的全名叫堀本美也子，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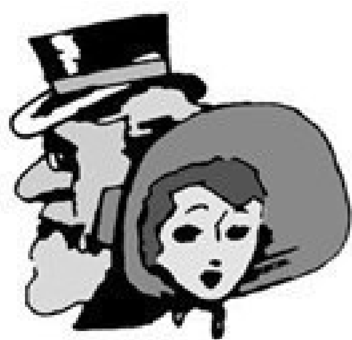
美也子说，昨晚她的确是坐末班电车回去的，因为喝了些酒，上车后就晕乎乎的，当时车厢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和平时一样。

"你注意到一个脸上盖着报纸的人吗？"十津川问。

美也子摇了摇头："没有。"

十津川又把田村的照片递过去，问："你见过照片上的男人吗？尤其是在昨晚的电车上。"

美也子看了会儿照片，还是摇



摇头："没有，这样一个邋遢的老男人，我是不会注意到他的。"说完，美也子笑了起来。

十津川心里想，还真是个没什么用的目击者。他交代美也子如果想起什么就立马给他打电话，然后便离开了。

警方将坂西宏被杀一案登在了报纸上，希望有其他目击者能提供线索，可几天过去了，一个电话也没有。警方再次调查起死者的社会关系，可死者确实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，没有机会去招惹什么仇人。这样看来，只能继续从会计科长田村那里寻找突破口了。

这天，美也子突然打来电话，声音听上去非常急迫，她让十津川过去一趟。十津川当即赶了过去。

美也子的家是一个二居室，收拾得很干净，门口的鞋箱里有男人的鞋子，化妆台上也摆放着男用香水——她有一个固定男友。

美也子将一封信交给了十津川，信封上写着"堀本美也子小姐收"，既没有地址，也没有贴邮票，更没有寄件人，看来是有人送到她家楼下的信箱里的。十津川打开信，上面写着："电车中所见，不准对任何人说，如果报警，必死无疑。"很明显，这是电车上的凶手写的。

"我根本没看见凶手的脸，就算他杀了人，我也没有看到啊！"

"可凶手认为你看到了，也许在他行凶的一瞬间，你正好在四处张望。"

美也子担心自己会被灭口，害怕极了。十津川一直安慰她，说道："警察会保护你的。"

可在回去的路上，十津川也在想，凶手为什么冒着会暴露的风险送来一封威胁信，而不直接将美也子杀死灭口呢？

迷雾再起

为了让凶手现身，警方决定下一个套。他们一面向记者宣布已经找到了目击证人，抓住凶手只是时间问题，一面派人监视田村。十津川相信，如果田村是凶手，他看到这个新闻后一定会采取行动的。

可很奇怪，田村家静悄悄的，不像有人的样子。十津川和同事找到公寓的管理员，进到田村家，果不其然，家中空无一人，田村逃走了！十津川思索片刻，又和同事赶往美也子的住处。

等他们赶到时，一群记者正从美也子住的公寓里吵吵嚷嚷地出来。十津川询问后才知道，不知是



谁走漏了风声，说美也子就是警方找到的目击证人，引来大批记者。好在美也子并无大碍，只催促警方赶快破案，十津川不由松了口气。

第二天早上，十津川又去看望美也子，可家中无人开门。他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从管理员处拿到钥匙，打开门，发现美也子穿着睡衣倒在沙发上，已经死了！身旁则有一个小药瓶和一只玻璃杯——是氰酸钾中毒。

十津川惊呆了，他记得那个小药瓶是放在书架上的，凶手肯定是混在昨天的记者中间，进屋后把毒药悄悄放了进去。

警方从记者处得知，是一个男人给他们打的电话，提供了美也子的姓名、住处等信息。十津川拿出田村的照片，问记者们昨天这个人是否混在他们中间，可大家都表示记不清了。

十津川本想给凶手下套，却把自己给套了进去，致使一个重要的目击者被杀。他想，这一定是田村干的！于是，警方开始大范围地搜捕田村，并发出了全国通缉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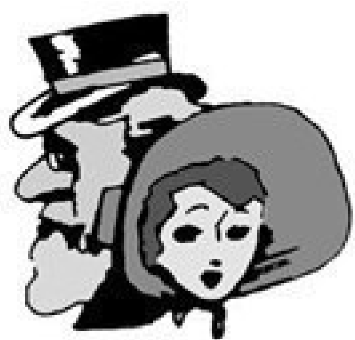
通缉令发出的第十天，有人在一个杂木林里发现了田村的尸体，也是氰酸钾中毒，已经死了十天左右，死亡时间正是通缉令发出后不久。



大家都认为这是田村畏罪自杀，案件到此也可以告一段落了，可十津川一直摇头，说："不对，田村不是自杀，他如果要自杀，为什么要跑到这荒山野岭来？而且警方并没有掌握他犯罪的直接证据。另外，美也子应该也不是他杀的，因为他即使把毒药放进了药瓶，又怎么知道美也子一定会喝下去呢？"

凶手现身

不过，十津川虽然怀疑田村不是自杀，但他对谁是凶手



这个问题，一点线索也没有。他很头疼，毕竟在第一起命案里，只有田村才有杀死坂西宏的动机啊！

十津川再一次来到第一起命案发生现场不远处，看着电车在面前呼啸而过。他把自己代入案件中想了想，自己要杀死末班电车里的乘客，如果是他，应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动手，电车靠近终点站时人已经很少了，很容易被其他乘客发现，而且一旦调查杀人动机，很快就会查到自己头上。可凶手还是选择在末班电车里杀了人，这样做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突然，十津川脑子里闪出了一个想法：会不会是凶手为了隐藏动机，杀死了一个与自己无怨无仇的人？

十津川的眼睛突然亮了，是的，警方一直在寻找杀人动机，其实真正的凶手就躲在这个“动机”里，因为他虽然杀死了坂西宏，但坂西宏并不是他的真正目标。凶手真正要杀死的，其实是车厢里的另一个人——堀本美也子。

如果凶手直接动手杀死美也子，很快就会被怀疑，于是他先杀死了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坂西宏，这样一来，警方就会去调查那些有动机杀死坂西宏的人，比如田村晋太郎。接下来才是堀本美也子，凶手让她看起来是作为目击证人而死，就是为了让田村再次成为嫌疑人。

这样一来，美也子被毒杀的疑问就解开了，凶手一定和她熟识，可以随意进出她的家，知道她睡前用红酒喝药的习惯，向记者通风报信的一定也是他。至于田村，一定是被控制了，囚禁在某个地方。

弄清这些，十津川迅速去美也子的家中，他又看到门口的男鞋和梳妆台上的男用香水，这些东西就是凶手留下的。他仔细搜查这个男人留下的痕迹，终于在一本书里找到了美也子和这个男人的一张合照。照片上的男子风度翩翩，衣服上别着一枚徽章，后来经过技术人员辨认，确定该徽章属于日本国立银行。

接下来事情就简单了，不难知道，该男子是国立银行新宿分行的行长，叫柳昭明，四十岁，已婚，和美也子保持情人关系已经一年多了。后来，警方从美也子家的药瓶上提取的指纹，证实就是柳昭明的，面对警方的指控，柳昭明最终俯首认罪。

（改编者：李永来）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两万个吻



□凤　凰

男人和女人在城里打拼多年，终于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他们觉得幸福从此开始了。每天，他们一起去上班，临出门时，他们总会拥抱亲吻；下班回到家，他们一见面也会拥抱亲吻。在男人和女人看来，拥抱亲吻是最美好的事，也是最幸福的事。

只是这份幸福，很快被打破了。有一天早上，女人醒来，突然尖叫起来：“我的眼睛怎么啦？我的眼睛怎么啦？”女人什么也看不见，哪怕是她最爱的男人。

男人吃了一惊，用手在女人眼睛面前晃了晃，女人居然毫无反应，男人的心不由得一沉，身子也抖了几下。男人很快镇静下来，安慰女人说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看！”

医生给女人做了检查，叹息摇头，对男人轻声说：“她的眼睛，没救了！对不起，我无能为力，我想，谁都无能为力了。”

男人吼了起来：“我不信！”男人带着女人回了家，对女人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会找更好的医生治你的眼睛，你的眼睛一定会好起来！”

男人四处打听治眼睛的好医生，费了不少功夫，总算打听到了



消息。那位医生检查了女人的眼睛，也问了许多话，而后对男人说：“情况虽然不乐观，但还是有救！”

男人眼睛闪了一下，急切地说：“医生，你快说！”

医生说：“要治好她的眼睛，得靠你！”

男人盯着医生说：“靠我？我有什么办法救她？”

医生说：“只要你吻她的每只眼睛一万次，她的眼睛就能好起来！”

男人睁大眼睛：“真的吗？”

医生点头说：“真的，不骗你！”

男人高兴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回家我就吻她的眼睛，两万个吻，我几天就能完成……”

医生摇摇头，说：“记住，一只眼睛每天只能吻十次，早上五次，晚上五次，否则就不会有效果了。”

男人吃了一惊，他说：“那这不是得三年吗？”

医生点点头，说：“是的，得三年！你只有坚持，她的眼睛才会好起来！你能坚持吗？”

男人说：“我能坚持，我能坚持！”然后，男人带着女人回了家。

这天晚上临睡前，男人真的捧起女人的脸，然后轻轻地吻女人的眼睛。男人吻了女人左边的眼睛五次，又吻了女人右边的眼睛五次。男人的吻，让女人流下了眼泪，女人说：“以后，你别再吻了，我想医生是骗人的，哪有亲吻就能治好眼睛的道理？”

男人说：“他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眼睛，这是他的偏方，我想能行的。你别灰心，你要相信我，我能坚持的。你也要坚持，三年，就三年，你就能重见光明了！”





女人想医生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眼睛，也许这样真的能治好她的眼睛吧。

早上，男人再急，也会吻了女人的眼睛后再出门；晚上，男人再疲惫，他也会吻了女人的眼睛后再睡觉。三年来，男人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样的亲吻。可是，三年过去了，女人的眼睛却没能好起来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男人想，是自己不够诚心吗？自己从来没有马虎过呀！

男人找到当年的那位医生，问缘由。医生笑了，他说："你真的相信我说的吻了眼睛一万次，眼睛就能好起来？"

男人说："我当然相信，我要是不信的话，那我坚持这三年干什么呀？"

医生说："对不起，别说吻一万次，就是吻十万次，也不能治好她的眼睛，我骗了你，也骗了她！"

男人生气了，他跳了起来："你什么医生呀？你这不是害人吗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样一来，就耽误了三年的时间，现在，她的眼睛只怕就是神仙也治不好了！"

医生平静地说："你别生气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是的，谁也治不好她的眼睛，哪怕就是在三年前，也没有谁能够治好她的眼睛，但如果当年我就告诉你，她的眼睛没救了，她肯定就会绝望。而这三年，我们给了她希望呀！三年的时间，她已经适应了黑暗，也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，再加上你肯早晚吻她的眼睛，这证明你心里还爱着她，不会因为她失明而抛弃她，她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过日子？"

医生的话让男人恍然大悟，他给医生道歉："你是一位伟大的医生，谢谢你！"

医生说："谢谢你自己吧，是你的两万个吻，让她有了好好活着的念头！"

在回家的路上，男人想，回到家里，他会告诉女人说，他做得不够好，还需要两万个吻，她的眼睛才能好起来。男人要女人再坚持三年，当然，他也会再坚持三年。

不，其实，男人心里已经决定坚持许许多多年，只要他活一天，他就会坚持一天，就会吻女人的眼睛一次又一次。男人已经知道，女人需要他的吻，哪怕他的吻并不能够治好她的眼睛。

（推荐者：同　心）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豆　薇）



挑瓜高手



小街上有个不起眼的西瓜摊，摊上有个白胡子大爷，长得仙风道骨。每有顾客前来买瓜，大爷就给他们挑瓜，他挑的瓜总是又红又甜，正因如此，西瓜摊才支了几天，就抢占了小街西瓜销售额的三分之二。头两天，大家都喊挑瓜大爷“老板”，大爷答道：“我就一挑瓜的，瓜摊的老板在那儿呢。”他顺手一指，大家看到西瓜摊边站着个瘦小伙，就是负责收钱的。

夏末的一天，小伙子和挑瓜大爷要收摊走人了，临走前，小街最大水果店的老板拉着挑瓜大爷到一旁，悄声问：“您能不能把挑瓜技术教给我？”大爷说：“我没技术！”水果店老板急了：“您不是天天在这儿挑瓜吗？个个又红又甜，咋能没技术？”

“那是因为我长得就像会挑瓜的人。”大爷说，“实际上，我老板，那个小伙子才是挑瓜高手。”

原来，小伙子专门培育、种植西瓜有好些年头了，也学得一手好的挑瓜技术。小伙子选了瓜地里的好瓜去卖，可生意总是不尽如人意。后来他琢磨，顾客是不信任自己这张稚嫩的脸，于是他就雇了这位上了年纪、一脸实诚的大爷，请他专门为顾客挑瓜。

摊上的瓜个个又红又甜，所以无论大爷挑哪一个，顾客都会满意。小伙子还教了大爷一个技巧：挑瓜要挑到第三个，再拿给顾客，如果拍拍第一个瓜就递过去，顾客肯定要怪店家不认真挑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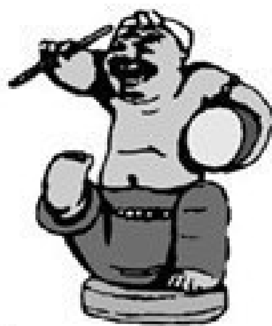
听挑瓜大爷这么一说，水果店老板心服口服：保证了产品品质，又体察了消费者心理，这生意必火无疑啊！

（**作者**：流念珠；**推荐者**：潘光贤）

田婴巧荐王后

战国时期，齐威王死了夫人，后宫的王后之位出现了空缺。

一天，齐威王把相国田婴找来，



问他后宫的美人里有哪个适合当王后。一听这话，田婴就头大了，他只知道后宫中有七位年轻而貌美的女子都深得齐威王的欢心，却看不出齐威王最喜欢她们中的哪一位。田婴心里很纠结：如果自己推荐的人没有当上王后，而没有推荐的人当上了王后，那么新后上位以后，自己恐怕会因此招来杀身之祸；另一方面，如果推荐的人不符合齐威王的心思，齐威王会认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，今后也就不再信任他了。

在一番苦苦思索之后，田婴终于有了主意。他让人打造了七副耳环，其中有一副特别漂亮。他拿着这些耳环去见齐威王，请齐威王赏赐给后宫的七位美人。

几天后，田婴就发现七副耳环中最漂亮的那副戴在了其中一位美人的耳朵上，于是田婴就向齐威王推荐这位美人做王后。齐威王对此很是满意，直夸田婴有眼光，因为这位美人恰恰最符合他的心思。

有时候寻找难题的答案就像捕兔子，若是扑不到它，就想办法让它自己朝你跑来。

（作者：赵元波）

母羊回圈

早春二月，美国怀俄明州还是一片冰天雪地。一位裹着厚厚棉大衣的游客发现，公路沿途牧场里的绵羊都被剪光了毛，瑟缩成一团，挤在遮蔽物的旁边，背对着寒风，大声叫唤着，让人心生怜意。

是谁这么残忍，在这样的季节里就这么早早地把绵羊的毛给剪掉了，让羊群在寒风里受冻呢？

这位游客一打听才知道，这是一片没有栅栏的开放式牧场，羊儿可以随意乱跑到牧场上找草吃，常常远离饲料和遮蔽物，让主人根本找不到它们。

早春时节，正是母羊产羔的时候，牧民很难追踪到它们的行踪，也就不能保证母羊和羊羔的安全。为了让母羊能在固定的羊圈里产羔，获得足够的饲料，使得羊羔能得到很好的照料，羊的主人索性早早就给它们剪了毛。迫于天气的寒冷，母羊无法出去觅食，只能乖乖待在羊圈里。

高明的管理不仅是定出制度、划出范围，更要懂得权衡，让人不得不服。

（作者：赵元波）

（本栏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学写作文，从读故事开始





□ 周海胜

背着奶奶下馆子

张强今年20岁出头，是“站大岗”的，在这一带还挺有名气。所谓“站大岗”，就是每天带着工具在劳务市场里等零活儿。

张强从小与奶奶相依为命，他上高二时，奶奶得了一场重病，失去了劳动能力，张强就辍学养家糊口。后来，他看“站大岗”这活儿时间灵活，既能赚钱又能照顾奶奶，就决然地在这一行扎了根。

张强平时有活必接，只是每周六下午，他都要休息，因为这半天他有一个特殊任务，就是背着奶奶下馆子，这才是他出名的真正原因。

奶奶在这几十年里，没什么喜好，就爱吃三道街上的“张三拉面”。小时候每到周六，奶奶总是带着张强去那里。一碗毛细拉面，几片牛肉，再拌上红红的辣椒油，张强总是吃得津津有味、满头大汗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张强总会拉着奶奶的手，说：“等我长大，考上大学了，工作挣钱了，天天领着奶奶去吃拉面！”每当这时，奶奶就笑着说：“好、好，奶奶就盼着这一天！”

如今，张强长大了，奶奶老了，张强没有考上大学，也没有找到好工作、挣到大钱，但是，领着奶奶



吃拉面这一愿望却实现了。

张三拉面馆门前有九个台阶，自从奶奶得病，就无力走上这个台阶了。起初，张强把拉面打包拎回家，可奶奶说："打包就不是那个味儿了！"于是每周六下午，张强都要打个出租车，拉着奶奶来到三道街，然后背起奶奶，走上九个台阶，进到拉面馆里，左手靠窗户的小桌子总是被擦得干干净净，好像在等待这祖孙俩。天长日久，张强背着奶奶下馆子成了这一带独特的风景，张强因此出了名。

这天，张强又背着奶奶下馆子，一碗面吃完，他刚要背着奶奶离开，拉面馆的老板走了过来，说："兄弟，我这有点活儿，不知你能不能做？"

原来，张三拉面馆要在九道街开分店，房屋已经租好，要设计装修，老板想请张强帮忙。张强一听，急忙说："这我干不了，我不是木匠也不是瓦匠，不会装修，没法做。"

老板说："不用你自己做，我这里太忙，离不开，我想找个靠谱的人替我去监工。我知道你平时站大岗，名气也响，所以想让你帮忙。用料你去购买，工人你去雇用，一切费用我出，交工后再给你五千元劳务费，你看行不行？"

张强一听，这是天上掉馅饼啊，哪有不干之理呢？第二天他就进入了角色，亲自量尺寸、算面积、找工人、谈价钱、买材料、定计划。本来不算大的工程，张强做得有板有眼，细致入微。价钱压到最低，材料选得最好，计划定得最周全……不到半个月，一个破烂不堪的空屋焕然一新，与原来张三拉面馆的装潢一个模式，但看起来比那个更明亮，老板看了非常满意。

交工那天，拉面馆老板带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，把张强请到了一家高级酒楼。老板对张强说："张强，其实我也是打工的，我叫李思，这位才是我们真正的老板。"原来，"张三拉面"是一家全国连锁店，张强和奶奶常去吃的，不过是一百多家面馆中的一家而已。这位中年人才是"张三拉面"的创始人：董事长张三。

张三先生的事业正是如日中天，他掏出一张银行卡，递给张强，说："兄弟，你的劳务费。"

张强接过卡，说："谢谢！"

"张强兄弟，"李思插话说，"你知道这卡里有多少钱吗？"

张强说："不是五千吗？"

李思笑着说："兄弟，这里是五十万！"



“啊？这么多钱？我可不能要，我就要五千元。”张强吃惊地说，同时把那张银行卡推回张三面前。张三和李思都“哈哈”大笑起来，李思说明了原因。

原来，李思看张强每周六都背着奶奶来吃面，被他的孝心感动，所以每到那天，不管客人多少，他都让服务员把左手靠窗户的小桌子擦得干干净净，给他们祖孙留着。半年前，董事长张三来这个城市搞调研，李思把张强的情况和他说了，张三很感兴趣，立刻派人详细地调查了张强，最后决定让李思出面，请张强帮他装修店面。在这期间，张三一直暗中观察张强，他发现张强不但孝顺，而且聪明、诚实。所以他对张强更加有好感，决定帮助他，这才有了今天的会面。

张三说：“小兄弟，这里的五十万是‘张三拉面’分店开业的注册资金。”

张强更糊涂了：“这些钱你应该给李哥呀，怎么能给我？”

“小伙子，我已经暗中考察你半年多了。你能一直坚持背着奶奶下馆子，这种孝心，太不容易了！在这次装修过程中，你的聪明已经展现出来了。最主要的是，装修时你完全可以动动手脚，多捞一些钱，可你没有这样做！因此，我想请你加入我们的创业团队，那个新装修的店面就交给你了，这五十万是启动资金。不过，这钱可不是白给你的，五年内你要还清……”

李思说：“兄弟，这可是天赐良机呀，好事让你遇到了！”

“可是……我不懂经营，更不会拉面手艺……”

张三说道：“这都不是问题，我们总部全程跟踪指导，还包教技术，关键是你孝顺、讲诚信，再加上你聪明，我相信新店的生意很快就会火起来。”

“还有……我要是全身心投入面馆，就没人照顾奶奶了。”

“这事儿呀，我早就想好了，咱们那个店不是二层楼嘛，底层开面馆，二层你和奶奶住，这样你就不用背着奶奶去吃面了，她随时能吃上热乎乎的拉面！”

一个月后，九道街“张三拉面”正式开业，还是那熟悉的味道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每个进店的顾客，都能看到墙上挂着两个大牌匾，东边写的是：百善孝当先；西边写的是：万业诚为本。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

这二胡吧，拉得好，听来是享受；拉得不好，听来就是要命的噪音！这回，阿P偏偏遇上个二胡拉得老“臭”的新邻居……



阿P治噪音

□ 刘振涛

这天，阿P出差回来，本想好好睡一觉，却被一阵“鸡叫”声吵醒，仔细一听，哪是什么鸡叫声，分明是楼下有人拉二胡！

这时，有人敲门，阿P开门一看，是邻居毛豆，毛豆一见阿P，满腹委屈，差一点要哭出来了：“P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不在这些天，楼下101室新搬来一人，这混蛋折腾人啊……”

原来，101室的住户是上周搬来的，离婚没多久，听说是女人把他抛弃了。那男人不知是发泄还是咋的，一到中午就操起二胡开始“锯木头”、“掐鸡脖子”，“吱吱呀呀”地一直拉到傍晚，吵得邻居都去找过，可不管用。毛豆的老婆受不了，跑回娘家躲清静去了，这不，毛豆刚去楼下理论，就被人家轰了出来。

邻居们闻声也一窝蜂地拥到了阿P家，七嘴八舌的，有人说：“阿P，你是咱这楼里最有主意的人了，你得想想办法，你要能管住他，我们就选你做楼长！”

阿P一听“楼长”二字，心里一亮，老婆小兰在工厂里是组长，



儿子小P在学校里是班长，就差阿P没地位了，如果他当上楼长，就能和老婆、儿子平起平坐了……

阿P立马拍着胸脯说："包在我身上，只要我阿P出马，他肯定消停！"

正说着，楼下又传来刺耳的二胡声，阿P让大伙儿回去等消息，他去会会这不懂规矩的家伙！紧接着，阿P"噔噔噔"来到101室门口，气势汹汹地"哐哐"砸门，那阵势，就像是战场上挺枪操刀、杀气腾腾的将军，对嘛，他得在气势上压住对方！

门一开，阿P吓了一跳，一个大汉出现在面前，手臂上满是刺青，最可怕的是，隔着汗衫，他看到了大汉抖动的胸肌。阿P的火霎时熄灭了，立马低声下气、毕恭毕敬："大哥，你好，我是住在你楼上的阿P，刚刚是你拉的二胡吗？"

大汉瞪了阿P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"是我，你是来找碴儿的吧？容不下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"

阿P见风使舵，忙说自己是被他的琴声吸引过来的，还一个劲地夸大汉的二胡拉得好，大汉一脸惊喜，一把握住阿P的手，把他拽进屋："知音啊，兄弟！唉，只可惜啊，楼里那些俗人，他们不理解我，天天找我麻烦！"

看他一副自以为是的模样，阿P灵机一动："二胡是国粹，不是一般人能懂的，既然咱楼里的人不会欣赏，那就到小区广场上，咱来个二胡独奏晚会，一来让小区里的人为咱正正理儿，二来为将来上更大的舞台打个基础，你说咋样？"

大汉听了，两眼放光："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！"

阿P原本是想让大汉当众出糗，好认清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，没想到大汉一拍大腿，说得找几个朋友好好准备准备，日子就定在这个周日！





回到家，阿P把大汉要开演奏晚会的消息告诉毛豆，毛豆听完竖起大拇指："P哥，你真是高人！"

阿P心里美滋滋的，等毛豆走后，他开始担忧了，万一大伙儿不敢轰他，达不到想要的结果咋办？他灵机一动，找来一些老头老太，他要这些老人在晚会上把大汉轰下台，老人办这事，大汉奈何他们不得。

有个老头听了，慢条斯理、拿腔捏调地说："人家办晚会，咱去砸场子，人家急眼了咋办？再说，没有三分利，谁起五更早哇？"

阿P一听，这是想要钱啊，他想了想，承诺事情办成之后，每人给5块钱出场费，可老头说得先给钱才行，阿P无奈，只好同意，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沓零钱。一听有钱拿，"呼啦"，又来了一群老头老太，有二十多人，阿P一咬牙，为了耳根清净，为了能当上楼长，掏钱！

到了周日，吃过晚饭，小区广场上围了好多人，阿P的托儿都来了。大汉上场后一看这么多人，十分高兴，甩开膀子卖力地扯弓拉弦，顿时，刺耳的琴声通过麦克风钻进人们的耳朵，很多人纷纷离场。

大汉不以为意，继续自我陶醉着，阿P给一旁的托儿们打了手势，可他们并没看他，自顾自堵着耳朵，领队的老头捂着心脏颤巍巍地走过来，对阿P说："孩子，这活儿我们干不了，要命啊！"说着，他把钱塞到阿P手里，踉跄着离开广场……

台上的大汉看见很多老人都给阿P塞钱，他停下来盯着阿P，问道："哥们儿，咋回事？卖票啊？"

阿P见事情败露，胡乱编瞎话："我担心没人捧场，就、就花了点钱请了些观众……"

大汉一愣，感激地一抱拳："兄弟，为了我，你花钱都舍得，大恩不言谢！"

阿P硬着头皮敷衍着，可台下人都走光了，大汉看在眼里，哭丧着脸说："兄弟，明白了，大家都不爱听我拉的曲子，说明我水平还不够，我会加紧练习，争取下次……"

阿P一听急了："不行不行，你不能再练二胡了！"见大汉吃惊地看着他，阿P忙改口："他们都不懂欣赏，没必要为他们浪费咱宝贵的时间啊！"

大汉听完，感激涕零，他动情地跟阿P倾诉起来，说是前段时间跟老婆离婚了，儿子也跟了妈，他



父母嫌他脾气暴躁，也不跟他来往，他十分孤独，所以才拉二胡解闷，不料街坊邻居也嫌弃他，幸好阿P一直守护着他，在这个尴尬的演奏会现场，还能对他不离不弃……说着，大汉的眼泪“吧嗒吧嗒”往下掉，阿P终于明白，原来大汉扰民的“病根”在这里，他是严重缺爱啊！

这么一想，阿P心生一计，他要给大汉介绍对象，借此转移大汉的注意力，再由女人跟他说，他不适合拉二胡，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噪音问题。主意打定，阿P就琢磨把哪个女人介绍给大汉，他想起小兰有个表姐，叫大凤，去年刚离婚，目前也单身。他把情况跟大汉一说，大汉居然脸红了，痛快地答应见面。

回到家，阿P跟小兰提起这事，小兰恼了：“你疯了？就他那脾气，让我表姐跟他好，这不是把我表姐往火坑里推吗？我不同意！”

阿P解释说：“不是让大凤真的跟他好，就是演个戏，假装相亲，让大凤跟他说他不是拉二胡的料，女人的话容易听得进去，明白？”

这么一说，小兰想想也有道理，就把大凤找来了。

大凤一听要假相亲，手一伸：“500块出场费！”

阿P生气地看了看小兰，小兰示意他多少给点，阿P掏出200块，说：“我一会儿还得给你们准备饭菜，还要提供相亲场地……”

大凤收下钱：“得，别的不用说，扰民是缺德事，刻不容缓，我这就去会会他！”说完，她就急三火四地下楼了。看她那架势，阿P心里直打怵，这俩货简直一个德性，弄不好一会儿就得干架。

阿P和小兰在楼上听动静，先是听到了敲门声，接下来就静悄悄的了！两人不放心，就下了楼，伸长脖子在楼道里偷听，突然，从101室里传来一阵悠扬的二胡声，小兰猛地捅了阿P一下，说：“坏了坏了，我忘了大凤曾是纺织厂里的文艺骨干，她也会拉二胡的，完了！”

阿P一听，顿时惊得张大了嘴巴，这不是抱薪救火、火上浇油吗？

回到屋里，两人急得团团转，小兰给表姐打电话，无人接听，一直到晚饭时间，人还没回来，小兰担心了，让阿P去探探究竟。

阿P也怕出事，下楼找人，开门的正是大凤，她满面春光，见到阿P还有些不好意思：“你咋找



上门来了？”

大汉一听是阿P来了，也迎了出来，说什么也要阿P进屋一块儿喝几杯。阿P看餐桌上热气腾腾，一桌子菜，那把二胡撂在餐桌旁，显然刚刚被人放下。阿P傻眼了：“这、这是过上了咋的？”

大凤粗嗓门上来了：“啥叫‘过上了’？他未婚，我未嫁，你情我愿，咋的，要是请你喝喜酒，你喝不喝？”

阿P明白了，大凤是假戏真做了啊，他悄声问大凤：“相中人家啥了？”

大凤居然脸红了：“我喜欢他直率、坦荡，对错分明，有担当，不藏着掖着，有啥说啥，不会耍心眼。”

阿P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他是要大凤来阻止大汉拉二胡的，不是要她来给他当粉丝的，看来200块钱打水漂啦！

见阿P着急了，大凤把大汉拽到阿P跟前，大汉不好意思地搓着手说：“大、大凤一拉二胡，我才知道我拉得狗屁都不是，是噪音，在她面前我还咋敢碰二胡？不拉啦，以后都不拉啦，我不是这块料啊！”

大凤“哈哈”大笑：“你拉弓的姿势不错，但声音实在太难听了，想拉的话，以后我慢慢教你，咱不能骚扰别人。”



见大汉宠爱地看着大凤，阿P松了口气，这两人是王八瞅绿豆，对上眼了，这花的200块钱，既保了媒，还从根本上杜绝了二胡噪声污染，值了！

打那天以后，掐鸡脖子声没了，偶尔会听到悠扬的二胡声，而阿P则是背着手，踱着步，俨然一副楼长的派头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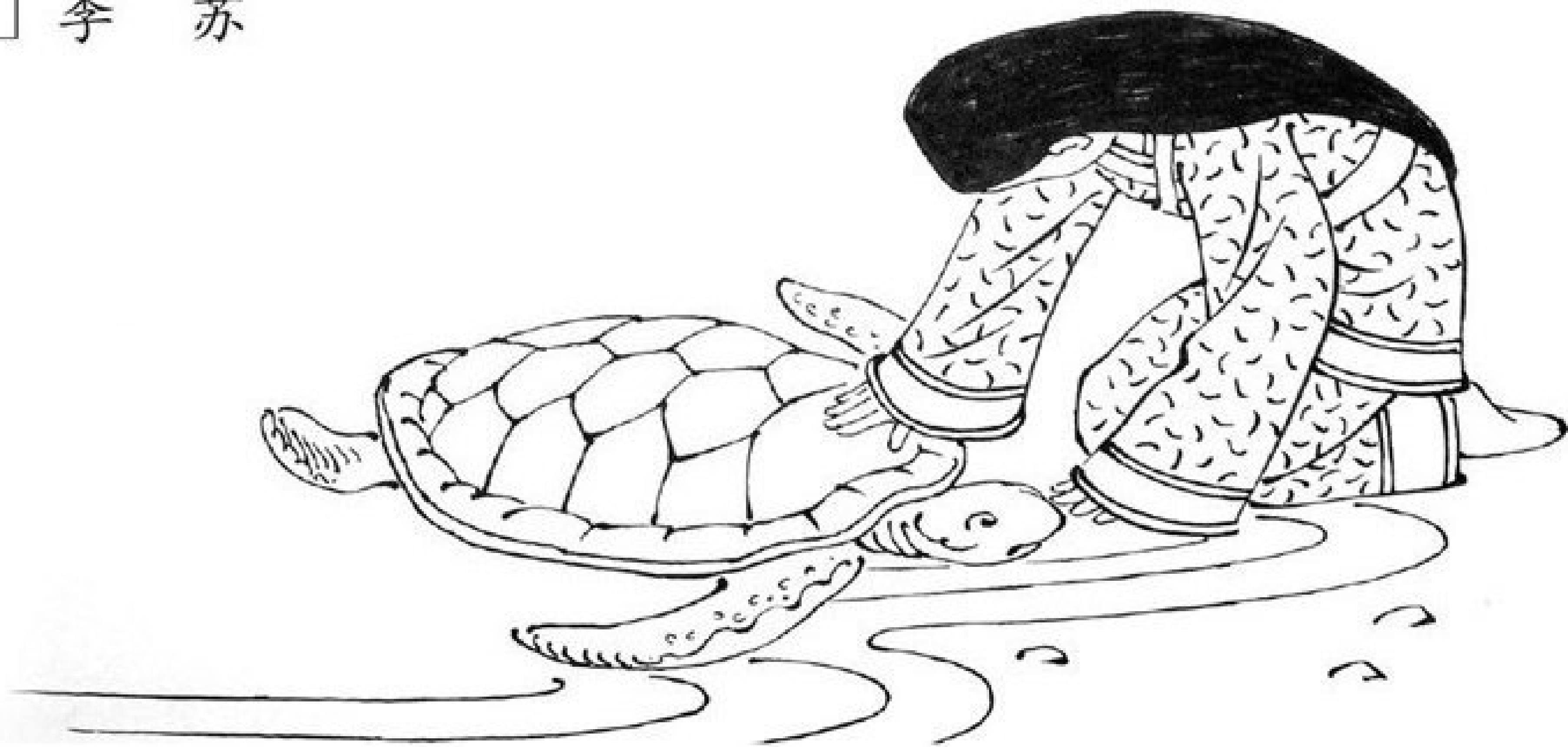
（题图、插图：顾子易）



东施效颦的故事听得不少，传说里的东施，长得丑陋，却有一颗爱美的心，只是弄巧成拙，出尽洋相，但你可知道，也许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……

东施美

□李　苏



春秋时期，越国诸暨苎萝村分为东西两村，有一对姓施的结拜兄弟，膝下各有一女，住在东村的施大郎之女叫东施，住在西村的施二郎之女叫西施。

东施和西施自小感情就特别深厚，情同姐妹。东施和西施长到十余岁时，相貌上各有千秋：东施皮肤光洁如凝脂白玉，但是眼睛小、鼻子塌，五官着实难看；西施秀发如云，明眸皓齿，眉不画而翠，唇不点而红，可惜就是皮肤黝黑，枉负了上天的造化。两人并不以貌而自得或自惭，时时一起结伴到村头的若耶溪浣纱。

有一天，两人刚走到溪边，东施忽然发现岸边匍匐着一只巨大的乌龟，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。东施连忙蹲下身子，查看究竟。乌龟抬起头，一双黑溜溜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东施，频频颔首。东施抱起乌龟，见它肚子上有一处划伤，伤口很深，当即决定抱回家去救治。

在东施的精心治疗下，乌龟很快康复，东施把它带到若耶溪边，看它自由自在地游入水中。

说也奇怪，自此以后，凡是东施到溪边浣纱，那只乌龟便爬到岸边，静静地陪着东施，一来二去，东施就把这只乌龟当做了好朋友。



这天是施大郎的寿辰，东施一早起来，打扫庭院，整理桌椅，等待着迎接来拜寿的客人。谁知道客人没等来，却等来了县衙里的征兵文书。施大郎打开一看，大惊失色，原来吴国大王夫差带兵攻入了越国，越国大夫范蠡号召全越国的壮年男子参军入伍，保家卫国。

国家危难，匹夫有责，施大郎和闻讯赶来的施二郎当即收拾行装，赶赴战场。东施眼睁睁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，忧心如焚，战场上刀光剑影，实在是生死难料。

前方的战事一天比一天紧，越王勾践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，内无粮草外无援兵，被迫向吴国求和，随后勾践和大夫范蠡一起入吴为质，越国灭亡了。消息传到苎萝村，人人痛哭流涕，东施和西施得知两人父亲双双战死沙场，更是哭得死去活来，恨自己不是男儿身，不能亲上战场为父亲报仇。

时隔不久，又闻越国大夫范蠡被释放回国后，在全国广选美女，要献给吴王。

东施心怀国仇家恨，闻此消息，来到若耶溪旁，对着乌龟长叹一声，恨自己相貌丑陋，若是美女，便能被选送到吴宫，接近吴王，好刺杀他，为父亲和同胞报仇。就在这时，东施忽然看到乌龟嘴巴一张一合，居然发出声音："你真想变成美女吗？"

东施和乌龟早已熟稔，并未惊慌失措，反而急切地问道："你真有办法把我变美吗？"

乌龟点点头，说自己本是西海龙宫的三太子，只因数百年前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上失手打坏了琉璃盏，被玉帝贬为龟身五百年，隐居于若耶溪修行。虽法力大减，但改变一个人的相貌还是能做到的。

东施闻言大喜，请乌龟马上把自己变成美女。乌龟叫东施坐在溪水里，让溪水淹没到头顶，随后准备施展法术。东施因为不会游泳，憋不住气，不一会儿就把头伸出水面，大口吸气，实在无法坚持。

乌龟皱起眉头，说事先没有想到东施是凡人，要脱胎换骨，改变容貌必须一死一生，凡人一死就魂飞魄散，自然不能施用此术。

东施大失所望，恳求乌龟再想想办法。乌龟忽然灵机一动，说凡人不能换骨，却可以换肤，经常和东施一起来浣纱的西施，五官、身段都长得天姿国色，就是皮肤不好看，假如能把东施的皮肤换给她，西施必将成为一个绝世美人。不过这样，东施就会变得很难看。自己



目前仙法受限，只能做到这一步。

东施思考半晌，猛地抬起头，坚定地说道："我愿意把皮肤和西施调换，倘若能救国家百姓于水火之中，牺牲我的性命都在所不辞，何况是一具皮囊呢？"

东施叫乌龟稍等，自己急忙来到西施家，将换肤之事和盘托出。西施被东施深深打动，当即和东施来到溪边。在乌龟施法下，东施和西施在若耶溪中顺利地互换了皮肤，西施出水的一刹那，但见她肌肤皎洁如雪，配上两弯柳叶眉，一双含露目，琼瑶鼻，樱桃嘴，婀娜多姿的曼妙身形，绝丽无双，连乌龟都看傻眼了，说天上人间，也找不出比西施还美的美女。

为了让西施的美名迅速传播出去，让天下皆知，因肤黑更显貌丑的东施，故意跟随在西施身后，学着她的一举一动，装模作样。两人这一强烈对比，愈发显得西施美如天仙。不明真相之人对着东施指指点点，讥讽她枉自攀比，不知丑为何物，一时间"东施效颦"成为越国民众广为流传的笑谈。

西施到若耶溪边浣纱，乌龟指使鱼儿在西施浣纱的地方故意溅起水花，之后沉入水底。东施带领百姓前来围观，大声说道："大家看啊，西施的美貌让鱼儿都忘了游泳，沉在溪底一动也不动。"众人一见，果然如此，回去后添油加醋，四处宣传，都说苎萝村出了一个举世无双的"沉鱼"美人。

很快，西施的美名传到了范蠡耳朵里，范蠡快马加鞭赶到苎萝村，见了西施惊为天人，让西施与亲人最后团聚一晚，次日就带走。

东施和西施彼此难舍难分，窃窃私语到半夜后，东施终是放心不下，又拜访了范蠡，交谈之下，才知道范蠡有勇有谋，心怀复兴越国的雄心壮志，挑选越国美女是为对吴王夫差实施"美人计"。东施放下心头大石，转而担忧西施的将来，计划成功后恐不能全身而退，范蠡当即对天发誓，承诺无论如何也要保得西施性命。

西施去了吴国后，东施独自一人来到若耶溪边，看着水中的倒影，自己都不忍再看，眼泪就像断线的珠子，不停地滚落下来。

"后悔了吗？"身后传来乌龟的声音。"不，绝不后悔。"东施用手抹去眼泪，回头正想对乌龟展露欢颜，却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陌生的翩翩公子，顿时大吃一惊。

"在下因罚期已满，现已恢复



真身，让我来帮你吧。”西海龙王三太子用手指对着东施一划，“这个容貌你可喜欢？”

东施看到一团光朝自己飞来，笼罩全身，猛然间觉得骨骼肌肤都起了变化，低头朝溪水中一看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只见水中少女如花似玉，亭亭玉立，再无半点丑陋的模样。

东施喜极而泣，三太子一把拉住她的手，目光炽烈地说道：“东施姑娘，自从与你相识，姑娘的善良、勇敢、顾全大局都让在下佩服，你可愿意和我一起修行，从今后执子之手……”三太子的言外之意东施自然明了，脸上一片绯红，含羞而答：“与子偕老。”

数年后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励精图治，将整天沉溺美色、不理朝政的吴王夫差一举打败，最终报仇雪恨。范蠡不负前言，在吴国被灭后，辞去官职，携西施驾一叶扁舟，准备从太湖离开越国。

西施眼望着烟波浩渺的湖水，思念起若耶溪畔的东施，甚是伤感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美丽女子突然从水中一跃而起，上了小船，对着范蠡竖起拇指赞道：“范君一诺千金，护得我西施妹妹周全，真乃大丈夫也，东施在此谢过。”

西施听着这熟悉的声音，恍若梦里，东施将自己与西海龙王三太子因缘结识、如今已修道成仙的事一一告知，西施和范蠡都为东施的际遇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

千百年来，世人一直津津乐道西施天生丽质，为古今美人第一，却不知东施为了她的美名做出了怎样的牺牲。东施事后功成身退，与三太子做了一对神仙眷侣，为她的传奇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天价滞纳金

□汪　志

郑大民提前给儿子买了一套婚房，房子简装后一直闲置，他偶尔会去转一趟。

这天，两个法院工作人员给郑大民送来传票，说他拖欠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费，对方已将他告上了法庭。郑大民细看原告物业公司的起诉书，不看则罢，一看他快气炸了：自己欠了小区物业管理费5000元，对方不仅要自己还清欠款，还要支付50000元滞纳金！这滞纳金咋这么多呢？



郑大民平生第一次惹上官司，有点慌，他忽然想到侄儿是律师，当即电话求助。侄儿听完，便来到小区物业公司进行调查。

据物业公司方反映，郑大民自2013年1月1日起就没缴纳过物业管理费，“这几年一到年底，我们就找郑大民，他一拖再拖，最后竟说，他的房子一来没人居住，二来也没租给别人，根本用不着交物业管理费。”工作人员边说边拿出每次向郑大民催缴物业管理费的函件存根，以及每次通话的原始记录清单。

郑大民的侄儿问工作人员：“你们起诉追缴50000元滞纳金的依据是什么？”

“我们和业主之间签了协议，



逾期不交就要支付滞纳金。”工作人员拿来协议原件，上面违约责任有一条：“每年12月31日前付清所欠物业管理费，如果业主不按规定和期限缴纳费用，将根据法律法规和协议约定，物业公司方有权要求业主自逾期之日起按每天1%交纳滞纳金。”

几天后，法院开庭审理这起案件，由于物业管理费牵扯到每家物业公司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，开庭那天，旁听席上座无虚席。有的说，这滞纳金咋高出管理费那么多呢，真是不合理；有的说，双方约定在先，有白纸黑字的协议，一定错不了。

不久，法院作出了判决：要求郑大民将所欠物业管理费全额交清，另支付物业公司违约金1500元，与物业公司主张的50000元相去甚远。

法庭判决后，物业公司方不服，明明是“滞纳金”，怎成了“违约金”？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，咋不按协议执行呢？

法官解释道：违约金和滞纳金，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滞纳金，首先具有法定性，由国家法律、法规明文规定，个人和其他团体都无权私自设立；其次是具有强制性，滞纳金的征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；三是具有惩罚性，是对超过规定的期限缴款而采取的惩罚性措施。因此，滞纳金只能发生在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、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；相反，违约金是平等主体之间因逾期履行义务而承担的民事责任形式。物业公司不是行政部门，因此物业合同里不应提“滞纳金”，而应提“违约金”。

律师点评：

故事涉及的法律问题，即违约金和滞纳金的区别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滞纳金定义指超过规定的缴款期限，向缴款人征收的一种带有惩罚性质的款项，一般是因逾期而向国家缴纳的各种费用，是一种行政责任的形式，属行政管理的罚金。违约金定义，则是指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规定，一方当事人违约，应向另一方支付金钱，一般使用在民事领域中，是违约的民事责任形式。

故事中郑大民不交物业费，显然属民事违约行为，当以“违约金”处理较为妥当。

（**发稿编辑**：陶云韫）

（**题图**：张恩卫）



掏耳，本是民间的一种绝技，凭着它，可以攀龙附凤、生活无忧；也可因为它，横生事端、招来不测……

一个掏耳匠

□刘学柱



1.帅府当差

清朝灭亡后，剃头行业空前繁盛起来，剃头匠担着剃头挑子，走街串巷，给人剃头剪发，以此为生，成为一种职业。很快，由剃头行业衍生出一些旁支行业，掏耳就是其中的一种。

六安城里有个掏耳师傅，名叫万必良，五十多岁，原是乡下人，家中还有个哥哥。万必良因身体孱弱，农村里的体力活干不了，便跑到六安城里讨一口饭吃，干上了剃头行业，很快练就一手顶上功夫，剃头、刮脸、掏耳、清眼，无不拿手；通、篦、掏、解、顺，样样麻利。当然，万必良最拿手的，就是剃头之后给人掏耳，让人受用不尽。掏耳本来是剃头之外的附加服务，不另收钱的，但万必良掏耳让人感觉十分舒服，渐渐地，别人来找他，反是冲着他那一手掏耳绝活。后来，万必良便干脆专门干起掏耳营生，掏耳之名鹊起，整个六安城都知道有个会掏耳的万师傅。

这一天，万必良家忽然来了两个穿绸缎衣服的人，其中一个瘦猴



样儿的说他家主人慕名来请万师傅过去掏耳。万必良见这阵势，知道这个“主人”不是一般人，便也不多问，拎上工具箱，跟着两人便走。

万必良走出门外，见停着一辆马车，两人将万必良扶上马车。万必良一个掏耳师傅哪里坐过这等马车，心里嘀咕道：今天开洋荤啦！万必良坐在马车上，晕乎乎的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忽然马车停下了，万必良探头一看，几个当兵的拦住了去路，一个个都透着一股骄横。两个穿绸缎衣服的人上前点头哈腰，说了一通话，大意是张旅长耳疾，请万师傅过去掏掏耳。当兵的并不理睬，一个被唤作“江副官”的人大声训斥道：“哼，听明白了，万师傅是黄大帅点名要的，张旅长敢和大帅抢人吗？”

那两个人不敢争辩，灰溜溜地跑了，几个当兵的牵过马车，拐过车头，又跑了起来。万必良有点不安，便仗着胆子问道：“官爷，你们这是把我往哪儿拉呀？”

那江副官对万必良倒挺和气：“万师傅放心，少不了你好处的！”万必良想想自己就是一掏耳的，谁又能把他怎样？他便不再多话，心安理得地坐在马车上。

马车七拐八转，走了一段路，在一个高大的门楼前停下了，当兵的说了声“到了”，便扶着万必良下车。万必良抬头一看，只见门楣上有块匾额：“大帅府”，万必良顿时浑身一哆嗦，心里说：我这稀里糊涂的，竟然到了大帅府？

当兵的一直客客气气的，引导着万必良走进大帅府，几进几出，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大殿前。江副官让万必良稍等片刻，他自己走进大殿，很快又折回来，招呼万必良道：“快见黄大帅！”

万必良答应一声，战战兢兢地走进大殿，偌大的大殿空荡荡的，不见一个人。万必良目光怯怯地看了几个来回，才发现一张躺椅上有一颗硕大的光脑袋，光脑袋锃亮锃亮的，映着窗外的阳光，一闪一闪的。

万必良稳了稳神，压着嗓子轻轻唤了一声：“掏耳匠万必良叩见大帅。”

光脑袋发出慢条斯理的声音来，透着一种威严，又有几分亲切：“大帅我闲下来喜欢用根棒子捣鼓耳朵，听说你掏耳朵挺有功夫的，连张麻子大老远的都派人来六安城请你，我便令人截下你！”

万必良胆子大了些，毕恭毕敬



地答道：“大帅，咱只是个街头掏耳的，恐怕服侍不好大帅的金贵身子啊！”

“不要拘谨，大帅我等你多时了！”光脑袋还是那个姿势，不紧不慢地说着。

万必良不敢怠慢，小碎步跑了过去，只见一个肥胖的身躯满满地卧在躺椅上，他从眼缝中看了万必良一眼，就又眯上了眼睛。万必良放下工具箱，取出耳耙子、鹅毛棒、镊子、震子、马尾、云刀、耳起、棉花棒等一干工具，抱着那颗肥脑袋，小心地忙了起来，心中暗暗嘀咕：这可是大帅的脑袋啊！

万必良使劲儿平复心绪，拿出十二分本事，细细地给黄大帅掏耳朵，先用起子挑松耳垢，再用夹子将一块块“耳屎”从耳中取出，继而用竹耳耙一耙一耙，由浅及深，忽急忽慢地扒拉耳垢，最后用鹅毛棒子在耳中轻柔地转动……万必良屏息聚神，每一下都在节骨眼上，每一下都恰到好处。

黄大帅正要起身，万必良按住了他，又用一个金属棍子插进耳孔，用一个薄铁片在外端轻轻敲打，黄大帅的耳朵中便有一种玄幻的乐感回荡，妙不可言。然后，万必良又用一根马鬃毛，折成两半，手捏着一端，伸进黄大帅耳孔撩拨。黄大帅只感到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，由远而近，徐徐而来，又由近而远，渐渐遁去。两只耳朵，方寸之间，万必良足足忙了一个多时辰。

万必良忙完了，黄大帅也享受好了，挺身从椅子上起来，连声叫道：“舒服，舒服！”

万必良躬身说道：“大帅，这掏耳之技，全在‘舒服’二字上显功夫！”

黄大帅向万必良竖了竖大拇指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，真是好手艺！”接着，他又拍了拍万必良的肩膀：“你虽然是平常人，却很懂规矩，又有这般好手艺，大帅我舍不得你走了！”

万必良一听愣了，但也没敢说什么，早有人听了黄大帅的话，领着万必良下去，将他安顿在大帅府旁边的一个侧房，让他住了下来。从此以后，万必良成了黄大帅的专职掏耳师，随时听候黄大帅的使唤。

万必良看看自己的住所，感觉很不错，饮食起居也有人照料，想想以后不再有风吹日晒之苦了，心中喜不自禁。渐渐地，万必良还感受到更多的好处来：他虽然只是个给黄大帅掏耳朵的，但大帅帐下那些大小官兵，见了他都恭敬三分。



万必良吃喝不愁，除去给大帅掏耳，也没别的什么事儿干，悠闲自在，时不时还能差遣人一二，心里常常感叹：我一个混饭吃的，想不到还有这般光景！

2.平地风波

黄大帅自从得到了万必良，渐渐地，对他有了一种“依赖症”，像一日三餐吃饭似的，过一段时间就感觉耳痒，要让万必良过来给他掏耳朵。万必良心情愉悦，掏耳的技艺更是有了充分的发挥，甚至他还能一边哼着皖西特有的民间小调，手中和着节拍，施展自己的掏耳绝技，让黄大帅边听小调，边享受掏耳之趣。每次掏耳都弄得别有韵致，让黄大帅有不同寻常的享受。

这天傍晚，万必良正在用心给黄大帅掏耳朵，忽然大帅府外面传来一阵阵聒噪声。

黄大帅正沉浸在愉悦之中，听到声音，好不恼火，他微微睁开眼睛问道：“谁在外面喧闹？”

江副官答应一声出去查看，片刻后回来，说：“大帅，是一个老头，说他的闺女被咱队伍上的人抢去了，要让您还他闺女！”

黄大帅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，轻轻说了声：“多大的事儿，也来找大帅我？”

黄大帅说完话，又闭上眼睛，平静地躺在椅子上。万必良顿了一下，便继续掏耳朵。刚掏了一会儿，外面的喧闹声又起，而且更加尖利，万必良显然受到干扰，手上的节奏乱了些。黄大帅额头上青筋跳了跳，粗胖的脖子泛出红晕，他推开万必良的手，从椅子上撑起半个身子，喝道：“你们连个老头都赶不走？扰得大帅我掏个耳朵都不安生！”

江副官连忙跑出去，随着一阵激烈的打闹声，外面渐渐安静下来。黄大帅嘴中嘟哝着，重新在椅子上躺好，万必良便上前继续为他掏耳朵。

好不容易将黄大帅服侍好了，万必良整理好工具箱，走出大帅府，回他的住所。到了门前，万必良隐约听到有悲痛的呜咽声，借着淡淡的月光，四处看了看，在一个拐角处发现地上瘫坐着一个人。万必良迟疑了一下，便拎着工具箱，走了过去，仔细一看，不觉惊呆了！

眼前这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在乡下的哥哥万必应，万必应瞪大眼睛，仔细打量了万必良一番，便一下扑了过来：“我是万必应啊，你真的是必良吗？”



万必良见兄长满身是伤，又惊又疑，双手摇着万必应："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"

万必应的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，半晌才哽咽着说了起来："必良，如今兵荒马乱，我们在乡下种的一点儿粮食都被当兵的抢了，眼看没有活路了，我带着你侄女万小娇，来六安城找你，看城里有没有一条活路。不想还没到六安城，就被一伙当兵的给拦住了，见你侄女长得水灵，就把她抢走了！我一打听，这些都是黄大帅的兵，就到大帅府找黄大帅，求他开恩，放了咱闺女小娇。不想小娇没要到，却被大帅府的人不由分说打成这样……"

万必良大吃一惊："原来今天大帅府门外吵闹的就是大哥你！"

两人几句话一叙，万必应就叫道："你在大帅府当差？那太好了，你可以去央求黄大帅，让人将小娇放了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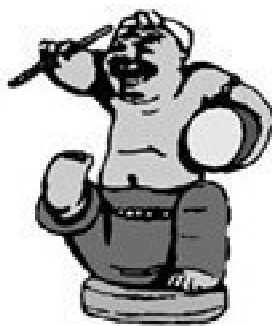
万必良点了点头，说道："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去大帅府！"

万必良将兄长扶到自己屋里，放下工具箱，转身就去大帅府，到了门口，江副官却把他拦住了，悄声对他说："万师傅，你的事儿虽急，这个时候却不能去打搅黄大帅！"万必良哪里听得进去，江副官便凑到万必良的耳旁，悄声说道："万师傅，你是大帅的红人，我跟你说实话也无妨：黄大帅刚讨了个女人，喜欢得不得了，这会儿两个人正亲热着呢，你这个时候闯进去，不仅办不成事儿，可能还会把事儿弄糟！"

万必良一听，火烧火燎："那怎么办？我的亲侄女，我不能不救啊！"

江副官又在万必良的耳旁嘀咕道："根据你哥说的情况，你的侄女是在张旅长的地盘被抢，抢你侄女的八成是张旅长的人！看这光





景，黄大帅这几天都不会唤你，你不妨去新开岭找张旅长，张旅长知你是黄大帅身边当差的，多半会给你这个面子，帮你查清是谁抢了你的侄女，把你的侄女还与你！”

万必良想想也是，便向江副官连声道谢，随即返身回到住处。万必应连忙询问情况，万必良便说：“我们去新开岭见张旅长！”说罢，万必良领着万必应，在城里找了辆马车，当即动身去新开岭……

3.寻找侄女

万必良领着兄长一口气来到新开岭张旅长的旅部，自称是大帅府的人，要见张旅长。卫兵打量着万必良，将信将疑，但还是进去通报了。不多会儿，卫兵走出来传万必良进去，万必应跟着也往里走，却被卫兵拦住了。万必良便嘱咐兄长在外面等着，他去找张旅长说话。

万必良走进旅部，旅部一个精瘦猴子样儿的军官迎上来，万必良看着他，似乎在哪儿见过，一时又想不起来。精瘦猴子见了万必良却眼睛一亮，连声说：“果然是万师傅！”万必良正要答话，从里间走出一个黑脸麻子来，高声叫道：“是万必良万师傅吧？”

万必良见这阵势，感觉黑脸麻子正是这儿的主人，果然精瘦猴子躬身回道：“张旅长，这位正是万必良万师傅！”

张旅长笑逐颜开，迎了上来，双手抓住万必良的肩膀，嚷嚷着：“是什么风把万师傅吹到这儿来啦？你可记得半年前有两个人去请你，然后被几个当兵的半道截下，带到大帅府这茬事儿？”

万必良连忙说：“记得记得，是两个穿绸缎衣服的人，坐着洋马车的……”说着，他看了看精瘦猴子，顿时恍然大悟，那两个穿绸缎的其中之一，就是眼前这“精瘦猴子”。

张旅长也看了精瘦猴子一眼，说：“当时，侯副官和另一个兄弟去请你，不想被黄大帅的人截了！唉，人家是大帅，我在他手下干，没办法啊，不想今天万师傅自己来了我旅部，哈哈哈……”

万必良见缝插针，连忙说道：“张旅长，我是来寻我侄女万小娇的，她被你手下的人抢去了，我哥哥就这么一个闺女，寻死觅活的，还望张旅长帮我查查，将我侄女还与我！”

张旅长问了详情，一下愣了，但很快缓了过来，“呵呵”一笑：“原



来是这么回事儿，小事儿，小事儿！”张旅长叫过精瘦猴子，走到一边，嘀咕了半天，然后对万必良说：“万师傅，我让侯副官好好查查，看有没有士兵抢了万小娇，如果有，把那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绑过来见万师傅！”

侯副官答应一声，转身就走了。

张旅长令人给万必良沏了杯茶，万必良坐着，喝着香茗，心中十分感激：想不到张旅长这么上心啊！

一会儿，张旅长开口说道：“万师傅，我这耳朵素有耳疾，不是耳痛，就是耳痒。我对万师傅慕名已久，现在万师傅自己来了，我可不能让你就这么走了，想劳烦你给我掏掏耳朵，我好享受享受万师傅的掏耳之技！”

万必良连忙放下茶盏，起来答道：“张旅长吩咐，我万必良岂敢不从，只是我的工具箱没带啊……”

张旅长连忙说：“这不碍事，不就是掏耳的工具吗？我这都有！”随即叫了一声，就有人拿来一副掏耳工具。原来，这张旅长耳疾难熬，没请着万必良，便另请了不少掏耳师傅，甚至有时自己动手掏耳，掏耳的工具一应俱全，只是一直没有一个令他中意的掏耳师傅。

万必良拿起掏耳工具一个个试了试手，感觉都不如自己的工具顺手，但张旅长已经等不及了，让万必良将就着用，说是能享受万必良技艺一二就心满意足。万必良便不说话，动手给张旅长掏耳。

万必良抱起张旅长的头，对着光，向张旅长耳中细看，发现他的耳道与一般人不一样，不仅更加深，而且曲曲折折，宽窄不一，耳道里还长着又密又粗的黄毛，一直伸出耳孔外。这样的耳道，最易藏污纳垢，形成耳结，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耳屎，时间一久，难免患上耳疾，不仅胀痛，而且奇痒难耐。万必良还发现张旅长的耳道肿胀，有不少疱疹。

万必良先在张旅长的耳朵四周轻轻捏弄，如同按摩一般，然后用剪刀细细剪去粗长而浓密的耳毛，又用一个夹子深入耳道，夹出几块硕大的耳结，接着又用长长的耳勺在耳廓里游荡，发出“嗞嗞”的声响……

万必良三下五下，就让张旅长受用不浅！

“完了！”万必良说了一声，张旅长半天才回过神来，慢慢地从



椅子上坐起来，顿时感觉神清气爽，两只耳朵像卸了千斤重担，格外轻松。

万必良略带愧意地说："这些工具不大顺手，耳道弯处的一些耳结还没有清理干净，以后我带上自己的工具来，再将你耳道清理干净。还有，你的耳疾需要喷药剂，下次我带上独门配置的药剂。掏耳又叫'舒服'，待你耳道疱疹消了，耳疾痊愈了，我再让你享受掏耳的舒服劲儿，那会更不一样！"

一番话说得张旅长眉开眼笑、抚掌称好，这时候，侯副官走了进来，未等他开口，张旅长便问道："查清楚了吗？有没有士兵抢了万师傅的侄女？"侯副官上前两步，说道："已经查明白了，万小娇不是咱们的兵抢的，是黄……黄大帅手下人在咱地盘上抢的！"

张旅长瞪大了眼睛，一副将信将疑的神色："千真万确？"

侯副官连忙答道："张旅长，不会弄错的！"

张旅长看着万必良，一脸严霜，向他摊了摊手。

万必良大脑中顿时电光石火，一下就想到他去大帅府寻找侄女时，江副官拦住他对他说的话。难道黄大帅新近讨的那个女人，就是自己的侄女万小娇？江副官为什么让我来找张旅长呢？该不是有意把我支到张旅长这儿的吧？万小娇长得漂亮，恐怕凶多吉少！

万必良心急如焚，一刻也呆不住了，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六安城！



张旅长的目光紧盯着万必良，缓缓说道："万师傅，你侄女的事儿虽急，却只能从长计议。依我之见，万师傅就暂留在我旅部两日，暂时不要回大帅府了，否则，



万一跟黄大帅冲撞起来，不好收场。我日后再想办法斡旋，看能不能把你侄女从黄大帅那儿给救出来……”

万必良一抱拳，说：“谢谢张旅长好意，只是我的哥哥也跟着来了，现在还在旅部外面，人命关天，他知道女儿下落一定要去找的！平日里黄大帅待我不薄，我想亲口去向大帅求求情，如若不成，再来麻烦张旅长！”

万必良态度坚决，张旅长只好一摊手，说：“只不知万师傅这一走，何时才能见到你啊！”

万必良躬身施礼道：“张旅长放心，待我帮哥哥救了小娇，我一定带上自己的工具，来给张旅长掏耳！”

4.亲人惨死

万必良出了旅部，万必应已等了多时，他迎上前来问道：“可找着小娇了？小娇有救吗？”

万必良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小娇不在张旅长这儿，被黄大帅的兵抢去了，我们这就回六安城去，我去求黄大帅放了小娇！”

兄弟俩说着上了马车就要赶路，侯副官从后面追了上来，看着黑洞洞的天，说：“万师傅，都快四更天了，回六安城有一条小道，不知万师傅知不知道？走这条小道到黑山，直插过去，你可以省许多路程！”

接着，侯副官便连比画带说的，将那条小道说得周详细致。万必良连声称谢，爬上马车，万必应一勒马缰绳，“驾”的一声，一马鞭抽在马屁股上，马儿扬起蹄子，就跑了起来。

兄弟俩在黑夜里驾着马车颠簸着，依着侯副官指点的小道，从黑山直插过去。他俩转过一个山嘴，忽然看到远处有几个黑影抬着个东西，鬼鬼祟祟地往山坳走，然后将抬着的东西扔了出去，又用厚厚的落叶草草盖上，与此同时，他们的谈话声断断续续地飘了过来：“这女人不从黄大帅，死了活该！”“好像有人过来了，快走！”紧接着，黑影就匆匆地向北边的山林逃去，片刻就没了踪影。

兄弟俩心中疑惑，驾着马车，经过山坳时，不觉向那几个人影扔东西的地方看了看，在依稀的月光下，发现落叶中露出一条人腿，两人惊叫一声，勒住马缰绳，跳下马车来。走到近前，扒拉开落叶一看，万必应便号啕大哭起来：“小娇啊，



我的小娇——”

谁也想不到，那几个人扔下的，竟然正是万小娇的尸体！万小娇衣服不整，身上有斑斑伤痕，嘴角还在流着鲜血！

万必应哭晕了过去，万必良也悲痛欲绝，两个人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对着万小娇的尸体哭了一夜，嗓子都哭哑了。到了第二天清晨，万必应突然从地上爬起来，从喉咙里挤出几句话来：“小娇啊，爹本带你到城里讨口饭吃，不想却丢了性命！大帅府的人害死了你，我要去大帅府杀了那个黄秃子！”



万必良慌了，一把抱住万必应：“哥，你不能硬来，大帅府你硬闯不得的，他们都有枪啊！”

万必应怒目圆睁，对万必良吼道：“亏你还在大帅府当差，连你的亲侄女都保不住，你还有什么脸来拦我？小娇是我女儿，不是你的女儿，你怕丢了你的差事儿，我是命都不怕丢的！”

万必良没料到兄长会说出这样的话，一时惊呆了，万必应趁机撇下万必良，爬上马车，抡起马鞭狠命地抽着马屁股，马儿扬蹄嘶叫一声，向着六安城狂奔，一溜烟就不见影儿了。等万必良反应过来，哪里还来得及追赶万必应？他只能对着扬起的尘土嘶喊着：“哥哥，你去不得啊！”

万必良捶胸顿足，嘶喊了一会儿，只得打起精神准备赶路，周围没有人家，更别说找个马儿驴子的代步，只能凭着一双脚板拼命追赶万必应，可毕竟年纪大了，腿脚不灵便，哪里追赶得上那疯狂奔跑的马车呢？等万必良好不容易赶到六安城，已是第二天晌午了。

万必良踉跄着步子，准备去大帅府，就在这时，他听见大帅府旁站着几个人在议论着什么，侧耳



一听，果然说的是万必应硬闯大帅府的事儿！再往下听，从七嘴八舌的话语中，万必良知道兄长硬闯大帅府，被卫兵打成重伤，扔到郊外去了，万必良顿时感觉天旋地转……

万必良虽然悲伤，但头脑还算清醒，他盘算了一下，知道不能硬来，此刻去见黄大帅，黄大帅知道他是万必应的弟弟，说不定他的老命也保不住。万必良挂念着兄长，决定先找到兄长，看看他是死是活再说！

万必良已经筋疲力尽，差不多要虚脱了，正好见街头有人在卖一头瘦驴，万必良便买下驴子，好歹能骑着走路。万必良在六安城郊外找了几个来回，到了天黑的时候，终于在黑山山坳万小娇的坟前找到了万必应，只见兄长脖子挂在一棵歪脖子树上，双目圆瞪。万必良扑上去，将兄长从树上放下来，兄长已经断气了,全身上下,都是伤痕！

兄长死得太惨了，此时，万必良又是悲伤，又是疲惫，又是饥饿，他掩埋好了兄长的尸体，回到自己的屋中，躺在床上一睡不起，昏昏沉沉地也不知过了几日。忽然，“吱呀”一声有人推开门，走了进来，叫道：“万师傅，你躺在屋子里，是不是病了？这会儿大帅让你过去给他掏耳，你收拾收拾，马上过去！”

那人说着，转身走了。万必良见来人正是大帅府的，心中暗道：依现在的情况看来，黄大帅或许以为我尚不知万小娇、万必应已死。万必良翻身从床上爬起来，将一把尖刀藏在工具箱里，拎起来就走……

5.报仇心切

万必良像往常一样走进大帅府，黄大帅见了他，满脸笑容，一边招呼他，一边坐到躺椅上，等着万必良掏耳朵。万必良见这情景，更加确信了自己的判断,心中暗道：看来这贼死期到了，今天我一定要宰了他！

万必良又打量了一下江副官，见江副官也和和气气的，与往日没有半点儿不同。

万必良稳了稳自己的心神，不动声色，打开工具箱，拿出工具，唯唯诺诺地给黄大帅掏耳。随着万必良或徐或急、或轻或重的动作，黄大帅渐渐沉浸在享受之中，快活得直哼哼,嘴中的口水都流了出来，也忘了拭一下，歪着嘴角喃喃地嘀



咕道："哎呀，好一阵子没享受万师傅的掏耳技术了，乍一享受，尤胜于新婚燕尔呀！"

此时的万必良是一腔愤怒，他竭力压着，应道："我还不知道大帅最近逢大喜事哩，心里说大帅不需要我掏耳啦，忘了我不是？我心里不自在，来大帅府，被江副官挡住了，才知道了这么回事儿！"

黄大帅"哈哈哈"笑了，说道："万师傅掏耳，令人别有一番享受，忘不了，忘不了！"

万必良又忙了一会儿，觉得机会到了，牙齿一咬，弯腰从工具箱里拿起藏着的尖刀，举刀就要往黄大帅身上扎，没想到他的手刚刚抬起，就被黄大帅紧紧攥住了，紧接着，黄大帅肥胖的身体变得异常敏捷，一缩身子，从躺椅上翻了下来，"哗啦"一下，就将万必良掀翻在地。



万必良被摔得眼冒金花，爬起来，握着尖刀，劈头盖脸地又往黄大帅扎来。此时，江副官已经冲了过来，迎着万必良一脚踢去，将他踢了个后空翻。随即江副官跨步踩住万必良握刀的手，几个卫兵听到动静，也都奔了过来，七手八脚，将万必良捆得结结实实。

黄大帅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喝道："今天我就感觉你有点不大对劲儿，但想想我对你不薄，怎么也想不到你会刺杀本大帅！说，谁指使你的，你的幕后主子是谁？"

万必良手脚不能动，嘴中流着血，便铆足了劲儿，向黄大帅吐了口唾沫："你害死了我的侄女，又逼死了我的哥哥，我恨不得扒了你的皮，吃了你的肉！"

万必良大声骂着，黄大帅却愣了，江副官摸了摸后脑勺，想起了什么，说："大帅迎娶二夫人时，这万必良曾来寻他侄女，我一听那地盘是张旅长的，便嘱咐他去



找张旅长要人，只不知他怎么来寻大帅的仇……”

万必良依然情绪激动：“别装蒜，你们杀害了我侄女，把她扔在黑山山坳，我亲眼看到了，那几个人还提到‘黄大帅’，这还会有错吗？”

黄大帅沉吟片刻，嘀咕道：“这个张麻子，我强抢了他的相好荷香，他是怀恨在心，要借刀杀人不是？”然后，他一转身，对江副官说：“你去查查，看到底怎么回事，我等着回话！”

江副官出去了一会儿，便过来回话：“目前了解到的是这么回事——一个多月前，大帅娶了荷香做二夫人，张旅长便抢了个叫万小娇的女人代替荷香。莫不是张旅长害死了万小娇，然后嫁祸于大帅，让万必良寻你报仇？”

黄大帅点了点头，与江副官低声说了几句，然后俯下身子，对万必良说：“万师傅，你真的弄错了！你侄女不是我杀的，你哥哥的死也怪不得我！你上了张麻子的当，他那是借刀杀人，懂吗？”说罢，他向着江副官喝道：“先把万必良关起来，我要当面问问张麻子，他娘的……”

万必良被关在屋中，心情十分复杂，现在，事儿都抖开，他已经弄清楚了，黄大帅新娶的女人确不是万小娇，而是荷香，侄女是张旅长害死的。张旅长对黄大帅一向不满，相好又被黄大帅霸占，而一时又没有足够的实力与黄大帅扳手腕，就指使侯副官故意指路，让万必良弟兄俩目睹了万小娇的尸体，制造万小娇被黄大帅害死的假象。

可是现在知道这些又管什么用，他被关在这儿，一点儿办法都没有，黄大帅会因为这点儿事，就把张旅长怎样吗？晚上，万必良怎么也睡不着，趴在窗前，看着屋外的星星，十分茫然，万分痛苦。忽然，一个黑影在牢房外一闪，随即牢门“哐当”一下开了。万必良一惊，那人已到了身边，用手捂住了他的嘴，凑到他的耳边，轻声说道：“万师傅，我十分同情你，偷偷放你走，别问我是谁，你快点走吧！”

万必良大喜过望，向那人连磕了几个头，起身就跑。

万必良一口气跑出六安城，定了定神，就决定去新开岭，找张旅长去！他知道此时再去新开岭十分凶险，但他必须去找害死哥哥、侄女的仇人算账！

张旅长见万必良来了，十分意



外，连忙问道："万师傅，侄女找到了吗？"

万必良已经合计好了，他佯装什么都蒙在鼓里，"扑通"一下跪倒在地，泪水"啪嗒啪嗒"往下流，颤声诉说道："张旅长，我的侄女万小娇和哥哥万必应，都被黄秃子害死了，他们还把我关了起来，我是偷偷逃出来的。现在，只有张旅长可以救我！"

张旅长放松了许多，装模作样地说："真的吗？你侄女和你哥哥都被害死了？"

万必良抹了抹泪水，点了点头："那黄秃子还想装蒜，把自己推脱得干干净净，可我是亲眼看到他们杀害了小娇，还亲耳听到他手下说到'黄大帅'三个字！"

万必良说得真切，张旅长吁了口气，将万必良扶起来，侯副官也闻声过来了，沏了杯茶，送到万必良面前。张旅长缓缓说道："既然如此，万师傅此后就留在我旅部，给我掏耳吧！如你安分守己，呆在我这儿，不要露面，黄大帅是不会知道你在我这儿的！"说着，他又喜不自禁地说："我这耳疾好了没多久，就回到当初的样子，又是刺痛，又是奇痒，有时还流黄水。万师傅，自从你那天走了后，我就后悔不该让你走，现在你又回来了，真是天意啊！"

侯副官很快拎来了一个工具箱，说："万师傅，这次准备的这些工具，你用起来会顺手些。"

万必良连忙接过工具箱，心中默默盘算：我年老力弱，想杀了张旅长不容易，不能像刺杀黄大帅那样莽撞，何不用我的掏耳技艺……

张旅长躺到躺椅上，万必良打开工具箱，赔着小心给张旅长掏耳。万必良没拨弄几下，张旅长就惊喜地直嚷嚷："舒服，舒服，这次和上次更加不同，太舒服了！"

其实，万必良悄悄使了个小手段：用耳耙在张旅长的耳道上轻轻刮了许多小口子，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当时痛快淋漓，过些时候会因细菌感染而奇痒无比。张旅长的耳道不同于别人，万必良有心利用他的耳道，做些手脚，更不容易被发现。本来，这是万必良治疗耳疾的绝技，用耳耙划过后，用他配置的特效药水喷洒，就可以彻底治愈耳疾，像张旅长这样的耳疾，虽然独特，治愈也不在话下，但万必良现在要用这个绝技，控制住张旅长，寻找机会，达到报仇的目的！

果然，此后张旅长就三番五



次让万必良过来给他掏耳，掏过之后耳朵畅快一段时间，接着又是奇痒无比，便又来传唤万必良。张旅长有时感到疑惑，万必良便一本正经地说，要彻底治愈耳疾就得有这个过程！

6.痛下杀手

这天，张旅长刚让万必良掏完耳朵，忽然一个激灵，从座椅上挺身而起，唤来侯副官，避过万必良，悄声说道："我只顾让万师傅掏耳，把正事儿都忘了！万师傅逃咱这儿，黄大帅难道就不怀疑？他一旦怀疑万师傅在咱这儿，还不得问问咱？说不准他都知道咱撺掇万师傅去找他报仇，可是这一段时间竟然一点儿动静都没有，他会不会暗暗准备，对咱冷不丁下杀手……"

侯副官倒吸了一口冷气："是啊，黄大帅一直欺压着咱们，自然会看出咱们对他不满，万师傅逃了，他很可能会怀疑到咱们这儿，咱们不能不防着啊！"

张旅长骂道："奶奶的，咱与黄秃子本是同乡，一同出来闯荡，他做了大帅，咱在他手下干事儿，本来就挺委屈的，他却处处欺压着咱，连咱喜欢的女人他都抢，老子早受够了！等他下手就晚了，事已至此，咱不如先下手，反了他娘的，咱也当大帅！"

张旅长随即与侯副官"咚咚咚"走进作战室，比比画画，嘀嘀咕咕起来。

第二天，张旅长就调兵遣将，整个新开岭气氛十分紧张，各路将领都聚在旅部作战室，等待张旅长下达作战指令。可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张旅长的耳朵又不合时宜地痒起来了，实在忍耐不住，便传令下去，让万必良赶紧过来。万必良拎着工具箱小跑着过来，张旅长已经躺在椅子上等着他了。

张旅长正舒坦着呢，侯副官跑了进来，"啪"的一个立正道："各路官兵已经准备就绪，请旅长下达作战指令！"张旅长眼睛眯着，半晌才歪了歪嘴角："哎呀，知道啦，别催嘛，正舒服哩，等会儿！"

侯副官不敢多话，也不敢打搅张旅长，转身走了出去。万必良看了看张旅长，再看看四周，除去他与张旅长，别无他人，可能大战就要来临，都去准备了。

万必良暗暗咬了咬牙，先是在张旅长耳朵四周按摩了两下，令其放松，然后将两个耳耙探进张旅长的耳道。随着万必良手指的抖动，



张旅长昏昏欲睡，口中还喃喃地念着："舒服，舒服啊！"

万必良探动着耳耙，敲打着穴位，然后轻搅筋脉，筋脉一点点儿被搅动，张旅长毫不知痛，只感觉阵阵酥麻，痛快无比，飘飘欲仙……

此时，侯副官又跑进来两次，一次比一次着急："张旅长，行了吗？官兵们都等着哩！""张旅长，再不动手，就给黄秃子抢了先啦！"

张旅长没有动弹，只是哼哼着："舒服，舒服啊……"

万必良手上进一步加快节奏，随着他手中掏耳工具的起伏，张旅长双耳、嘴巴、眼睛、鼻子，都慢慢流出血来，可嘴中还在哼哼着："舒服，舒服啊……"

这时，外面枪声大作，随着一阵呐喊，几个士兵冲了进来，枪口齐齐对着张旅长。黄大帅和江副官迈着大步走了过来，身后还跟着双手被反绑的侯副官。

黄大帅来到近前，一把拽开万必良，狠狠地抽了张旅长几个耳光："张麻子，老子一直就知道你对老子不服，现在竟然要起兵反老子！"

张旅长被抽了这几下，眼睛眨巴了几下，似乎不明白怎么回事儿。

侯副官叫道："旅长，咱贻误战机了呀，现在完啦！"

黄大帅看了看张旅长，又看了看万必良，"哈哈"一笑，走上前来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"还记得那晚放你走的人吗？那是我安排的，就是要让你来找张麻子报仇，你干得不错！"

万必良恍然大悟，当初张旅长利用他来个借刀杀人，黄大帅也如法炮制，同样利用他，来找张旅长报仇。

黄大帅故意放走万必良后，就一直密切关注着张旅长的动向，张旅长调兵遣将，意欲起兵反叛，黄大帅都清清楚楚，早已严阵以待。兵贵神速，就在用兵的节骨眼上，张旅长的耳疾犯了，以致贻误战机，黄大帅趁机直捣新开岭，如同神兵天降，张旅长的兵还没反应过来，就都被缴了械！

黄大帅"嘿嘿嘿"笑着，对万必良说："万师傅，现在张麻子交给你了，你怎么报仇都可以！"

万必良点了点头，拿起耳耙，重新抱起张旅长的脑袋，将耳耙探进耳孔，探到一定深度，他攒足全身力气，双手突然一起用力，两根耳耙深深扎入张旅长的耳中，顿时两股鲜血从耳道深处狂飙而出，张旅长双手捂住耳朵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声，震天动地，骇人心魄！紧



接着，万必良从工具箱里拿起剪刀、铗子、刮耳刀，一个劲儿地往张旅长脸上、身上乱扎乱戳，张旅长挣扎着，惨叫着，最后双腿一蹬，咽了气……

侯副官吓得浑身哆嗦，江副官一枪将他撂倒。

几个卫兵将张旅长和侯副官的尸体抬了出去，又将旅部打扫干净。黄大帅往张旅长的躺椅上一躺，说："万师傅，你的掏耳手艺令人销魂，这段时间我一直惦记着万师傅！来来来，给我掏掏耳吧，哈哈哈……"

万必良立即上前躬身施礼，说道："大帅，当初我对您不敬，是错怪您了！我这次能报大仇，全仰仗大帅啊，我愿意跟随在大帅身边，为您效劳！"



万必良说着，便取过工具箱，弯腰拿出掏耳工具……就在这时，黄大帅从躺椅上站了起来，从腰间取出勃朗宁，对着正在忙碌的万必良"砰砰"连开了两枪，万必良倒在地上，血流如注。

江副官看了看黄大帅，不解地说："大帅，万师傅他……"

黄大帅将枪插进腰里，缓缓地说道："万必良虽有掏耳手艺，但我今后还能把他留在身边吗？"

江副官听了，一琢磨，还真是这么个道理。

时隔不久，黄大帅耳痒不止，无论如何抓挠，就是无济于事！黄大帅又是打滚，又是撞墙，痒得钻心般难受，大声叫道："万必良，快叫万必良给我掏耳……"

江副官怯怯地说道："大帅，万师傅已经被你打死了呀！"

黄大帅哪里知道，万必良给他掏耳，悄悄使上了他的绝技，这绝技，让人一时舒坦，却留着后患，没有万必良本人，谁也拿这没办法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姚自豪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故事会微信号：story63，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，参与互动！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邮差杀人之谜

这天，夏洛克探长接到电话，说市长被杀了。夏洛克火速赶到现场，市长办公室地上有一摊血，桌上放着有关种族问题的提案。据了解，市长死于一小时前，是被割喉而死。他的伤口很浅，也没有太明显的挣扎痕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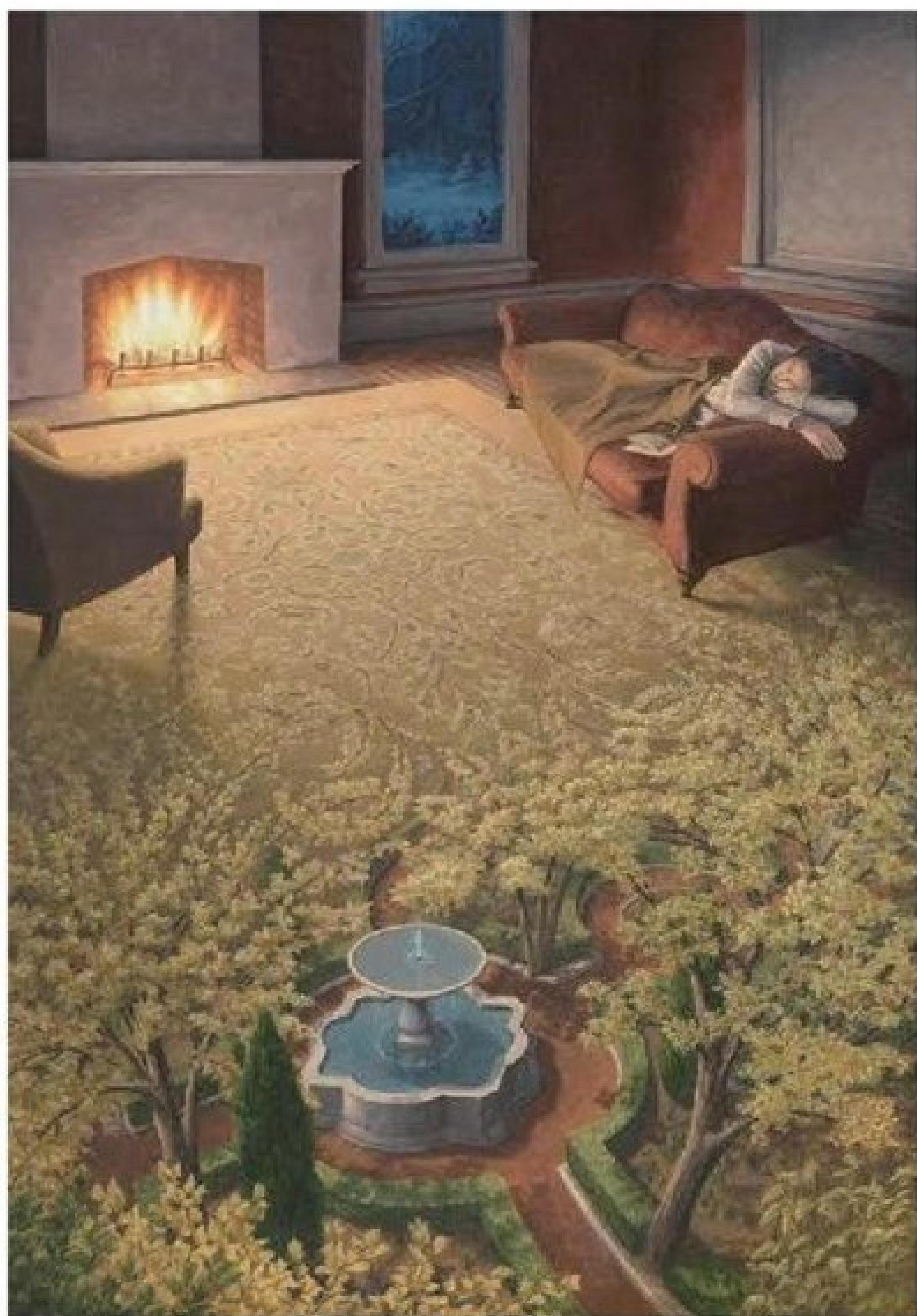
夏洛克把市长秘书叫过来，问道："之前都有什么人和市长接触过？"

"没有什么危险人物来过，我是最后一个走进市长办公室的人，进来后就发现他已经死了。对了，之前有一个邮差来过。"秘书回忆道。

夏洛克来到市长桌前，发现了一本精装版的《为自由而战》。夏洛克摸了摸书，又翻了几页，随即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："凶手就是那个邮差！"

"不可能啊，进入市政府的人都会进行专门的安检，任何凶器都不可能带进来。"秘书怀疑地说。

亲爱的读者，你能猜到邮差是怎样实施这起凶杀案的吗？



超级视觉　小径分岔的花园

画的上半部分，一个女人在壁炉前小憩；画的下半部分，则是一个小径分岔的花园，两个时空巧妙地融汇在了一张画里。

疯狂QA

小白加小白等于什么？请猜一种动物。

想知道答案吗？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


2. 登　录 http://t.cn/RHi41wc。

3. 购买 2018 年 3 月下《故事会》。

动感地带，与您不见不散！上期答案见本期P84。



再留她两天

王乃飞



张大爷的老伴查出癌症晚期，医生说，最多还有三个月时间。这段日子，张大爷每天都守在老伴床前。这几天，老伴一直没有睁眼，大儿子、二儿子都赶来了，要守着娘，送她最后一程。三儿子在南方打工还没来，还有老大家的儿子，正赶上高考，要高考完了才能来。

这天，大家守在病床前，张大娘突然来了精神，她睁开眼睛，目光从每个人身上划过，然后费力地说："末子呢，末子咋没来？"

末子是三儿子的小名，他在南方打工，要想请假回来，必须找个人顶替他的活。昨天他终于找到了人，现在正往家赶呢，还有两天就到了。可看张大娘现在的样子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不行了，张大爷想，得再留她两天，让她能见到小儿子，也算没遗憾了。于是张大爷去找医生想办法，医生想了想说："要不给大娘输点白蛋白试试吧。"

张大娘输了两瓶白蛋白，精神果然好了一些。两天后，末子赶来了，他一进屋就扑到床前，说："娘，我来了。"

张大娘看了末子一眼，欣慰地点点头，突然又张口说："小帅、小帅来了吗？"



小帅是大儿子的儿子，这几天正赶上高考，由大儿媳陪着他高考，还没来呢。张大爷悄悄地把大儿子叫到外屋，焦急地问：“小帅考试还有几天呀？”大儿子说：“明天才开始考，最快也得后天下午吧。”

张大爷见老伴这个情况，怕她撑不到后天，就又去医院开了药。张大娘输液后，好不容易又挨了两天，大儿媳终于领着小帅来了。

小帅在奶奶床前叫了几声，张大娘睁开眼，看了一眼小帅，握住他的手，说话都吐字不清了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、你是悦悦吧，悦悦，你知道奶奶有多想你吗？悦悦，你可千万别再走了呀！”说到这里，她眼里流出了泪水。

张大娘说起的悦悦，是三儿子末子的女儿。前几年，末子和媳妇去南方打工，连悦悦也接去那里念书，悦悦这一走，就几年没回来。

张大娘这么一说，全家人都很感动：别看她都认不清人了，其实心里明白着呢，现在家里就少悦悦这一个亲人了，虽然几年没见着了，可亲人就是亲人呀，张大娘内心深处还想着这个孙女，在弥留之际也忘不了呀！

张大娘说这话的时候，小儿子末子蹲在一旁没言语。他来的时候，大家也问过他，为什么不全家一起来。他说悦悦正在读书，妻子厂子里活也很紧，都来不了。

事后，张大爷把末子拉到一旁，说：“你怎么不领悦悦来呢？功课再紧，也得叫她见奶奶最后一面呀！”

末子沉默了一会儿，拿出手机，边往外走边拨号。一会儿他又回来，对张大爷说：“我跟霞子说了，她说马上就领孩子来，要再等几天。”

张大爷放了心，对病床上的老伴说：“他娘，悦悦就要来了，你要坚持住呀！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张大娘已经睁不开眼了，可她嘴里还是不停地念叨着，仔细一听，分明叫的是悦悦。张大爷心里不是滋味，他知道老伴的心思：孩子个个都是她的心头肉，越见不着的就越想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张大娘的气息渐渐微弱了。几个儿子还想去买药，张大爷抹了把泪，摆了摆手，说：“你们也都尽心了，谁也别花这钱了，就让你娘静静地走吧。该见的人她都见到了，见不到的就是没缘分了。”

可奇怪的是，眼看着张大娘就要不行了，那口气却一直没咽下去。



这天，屋里突然进来两个人，是末子的妻子霞子和女儿悦悦，她们走到张大娘病床前，悦悦张嘴就喊奶奶。悦悦这一喊，张大娘闭了几天的眼睛一下子就睁开了，眼里还闪着亮光，也不知哪里来的精神。

张大娘紧紧地握住悦悦的手，张了几下嘴，才说："孩子，你总算来了，可别再走了。"

张大娘又握住了霞子的手，另一只手拉住了末子，握着握着，她的手松开了，闭上眼睛，去世了。

张大娘的丧事办得很隆重。几天后处理完了丧事，老大、老二都要去上班了，老三末子趁大家都在，突然宣布："我要和霞子结婚了。"

家里人都很吃惊，这是闹的哪一出呀？

末子这才说：其实，几年前他和霞子已经离婚了，悦悦也跟了霞子，离婚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。这事末子一直瞒着大家，过年回家，他就说霞子单位里忙，请不下假来。这回娘病重，他实在联系不到霞子，知道娘再也见不到悦悦了，但又不能说，只有往下拖着。正在为难的时候，霞子竟然带着女儿出现了，他很感激霞子。而霞子呢，跟末子离婚后这几年过得也不如意。最近她老是觉得心里烦躁，悦悦也说几次梦见了奶奶。霞子就想，家里不会真出事了吧？她就带着女儿匆匆地赶回来了。

结果，这两人一碰面，又想起了以前种种的好，就想着复婚了。

张大娘临死前将他们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，那是一个老人临死前的嘱托呀！

张大爷听后流下了眼泪，说："其实，你娘早就猜到是这么回事了。这几年，她一次悦悦的声音也没听到。你们能再走到一起，你娘这才算是真正地闭上眼了。"

几个孩子想起娘来，都流下了眼泪。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2018年2月（下）动感地带答案

神探夏洛克答案：凶手想除掉瑞秋，于是借老虎来行凶。他想办法在瑞秋的头发上涂了一些有刺激性气味的药品。老虎闻到药品味道，忍不住想打喷嚏，于是露出微笑一般的表情。由于喷嚏力度过大，瑞秋的脖子被咬断，凶手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

思维风暴答案：犯人调换叠罗汉的顺序，高个子手长，站在最上面即可。





藏银有绝招

刘建平

从前，山西省洪洞县有一个富商叫陈聚宝，家财极为丰厚，窖藏的银子堆得山一般高，记账的本子足有三尺多高。到底有多少银子，陈聚宝也不过问，他有个得力的柴管家，为他打理一切。

这天，陈聚宝从外头经商回来，刚进门，立马把柴管家叫到跟前，紧锁着眉头说："麻烦来了，县里新上任一个周知县，人称周扒皮，最爱盘剥钱；东边霍山新上山一伙土匪，带头的叫单麻子，最爱抢钱。而且这年头外面乱得很，家里银子得赶紧想办法藏起来，可怎么藏呢……"陈聚宝叹了口气，继续说："按说银子放在银窖、银号里够安全的了，可假如有人逼着你去拿，还是很容易拿出来，这种存法根本不行。我想了很久，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。柴管家，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，能把银子稳稳妥妥地攥在手里，任凭谁来强拿，就是拿不走？"

柴管家想了想，说："我有办法，能让银子乖乖呆在咱家跑不了，可这法子是二尺布料做裤衩——两头不能兼顾，别人拿不走，以后咱自己用也不方便。"



陈聚宝一听来了精神，说：“没事，用不用先撂一边，保证银子还是咱自己的就行，况且那么多银子，我也用不了，最后还不是留给子孙后代？你说说看，怎么藏？”

柴管家说：“我爷爷以前跟我讲《说岳传》时，讲到有一个陷害岳飞的武将叫张俊，他担心家中招贼，就将家中所有白银熔成一千两一个的大球，整整熔铸了一千个，整整齐齐地码在屋子里，称之为‘没奈何’，就是贼见了都无可奈何的意思。远近的贼听说后，果然都不肯光顾张俊家了，他们都清楚，一千两白银的大球，单枪匹马实在是偷不走。我的办法呢，就是仿照张俊的做法，熔铸银球。”

陈聚宝眼神一亮，连声赞叹，说：“主意不错，的确能防贼，而且以前你在官银局当过熔银师傅，我很放心……可就算能防贼，那防贪官、防土匪怕差点儿事吧？他们可以多上人手，把‘没奈何’拉走，恐怕还是不行啊？”

柴管家一乐，说：“老爷只管放心，能防住贼，自然就能做到谁都防得住。”

陈聚宝看柴管家很有把握，就不再多问，马上安排柴管家去办。

柴管家办事利索，马上召集人马，在后院里动工。平地里建起一座一丈多高的高炉，高炉上架起一口长三尺、深五尺的大号熔银炉，熔银炉上伸出一根封闭的管道，通到了地下，地底下是提前挖空做好的一个个互相连通的球形模具。木材源源不断运进来，堆进了高炉。

柴管家看看一切准备就绪，一声令下开始点火，待烈火将熔银炉烧得通红，柴管家打开银窖，指挥家人抬出一筐筐碎银，沿着台阶走到高炉上，将银子倾倒进了熔银炉。不一会儿，银子熔成银水，柴管家眯缝着眼睛看着炉子里的变化，手持一把长柄勺，慢悠悠地抛洒着防氧化的硼砂沫子，银水顺着管道“哗哗哗”地流了下去……

高炉里的大火整整烧了五天五夜，最后一根柴火烧尽，银窖里的碎银已经全部熔成银水灌进了地底下。柴管家马上拆毁高炉，在后院开始挖土，向下挖了六尺深，挖到了二十个硕大的银球，每个银球都有两个牛肚皮那么大。柴管家给每人发了一把小铜刷，在银球表面刷起来。众人刷了足足两天，原本粗糙的球面已经光滑到可以让蚂蚁劈叉了。

陈聚宝每天来看进展，这天早



上柴管家看陈聚宝又来了，他放下手中活儿，从坑里爬上来说："老爷，马上完工，您过目之后，就要填土了。一共是二十个'没奈何'，每个用银五万两，一百万两的家底全在这里了，任凭谁有多大本事，也动不了这些'没奈何'了。"

陈聚宝这下放心了，就让柴管家填土。谁知土还没填完，就出事了，也不知谁走漏的消息，霍山上的单麻子带着百十来个土匪，风驰电掣地闯进来，手持大刀，将所有人给控制了。

单麻子拿着马鞭，敲着刚埋了一半的银球，"哈哈"大笑，说："好啊，都提前弄光溜摆好了。陈聚宝，你这份孝心我领了。弟兄们，别客气，给我挖出来全部拉走！"

土匪们闻声将这帮人放开，逼着他们又开始往外挖土，挖了半天，"没奈何"露了出来，又挖了一个斜坡准备向上推出去。谁知俩土匪过来用力一推，银球纹丝不动。又上了几个人，还是推不动。单麻子挥挥鞭子，说："别推了，去多套几匹马，拉银子。"

不一会儿，套好了四五匹马，绳子却怎么也绑不到银球上去，好不容易垫着麻布绑好了，还没拉几步远，马就累得汗如雨下，罢工不干了。

单麻子不耐烦起来，说："拿锤子、凿子给我敲！"

土匪们拿着大锤敲，猛地敲下去，"咚"的一声，震得虎口直疼，敲多少遍，银球都不裂不碎，连坑都没有，凿子放上去打滑，根本打不进去眼。



单麻子怒了，拿刀抵住陈聚宝问道："你把银子炼成这么大一团，还炼得这么结实，摆明就是不肯让我拿走了！我想我就是把这球球推出坑外，带回山里，碎



不开也用不了。今天银子要是拿不走，我就要了你们的命！”

此时，外面又是一阵喧闹，数百人马冲了过来，高喊：“官军在此，单麻子投降不杀！”

单麻子没防备，大拨官军突然从天而降，他也顾不上银子了，呼哨一声，土匪们上马冲出去，跑回霍山老巢去了。

官军见单麻子跑了，也不追赶，拥着一个七品官进了陈聚宝后院，正是新任知县周扒皮。

周扒皮盯着满地的银球，眼睛发直发亮，咽了好久的口水，说：“本县听说霍山上闹土匪，怕老百姓遭殃，一直派人盯着。今天听说单麻子要抢你们家，我立刻带人马就赶过来了，饭也没吃，水也没喝，这几百口人马，需要你陈聚宝照应呢，我看你也别忙活了，我们拉走两个球就行，你看怎么样呢？”

陈聚宝暗暗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官军辛苦，悉听尊便，如果拉得动，您拉走三五个也是可以的。”

周扒皮把刚才单麻子的招数都用了一遍，统统没用，不由得也不耐烦起来，厉声喝问：“这银子是谁熔铸的？站出来说个破开的办法！”

柴管家往前一站，说：“大老爷，我是柴管家。银子是小人熔的，主要是为了防土匪，破的确没有法子破。这银子啊，只能这么埋在地下了。”

陈聚宝连连点头：“总比给了土匪好，我就答应这么做了。”

周扒皮对柴管家说：“银子露天熔铸得这么好，看来你是个行家呀！你的话最好是真的，否则本官与你没完。”

柴管家俯首说：“句句属实，不敢欺瞒。您如果看到陈家破开使用，只管拿我问罪。”

周扒皮不怕柴管家说谎，他有的是眼线盯着，他想了想，说：“撤吧，这银子咱们要不了。”

手下人听了干瞪眼没话说，只好从陈家搬了些瓶瓶罐罐，跟着周扒皮灰溜溜地回县里去了。

陈聚宝看单麻子、周扒皮在“没奈何”跟前无可奈何，不由得大喜，让家人继续填土埋了银球，然后拉着柴管家问：“柴管家，今天真是开了眼，这‘没奈何’果然厉害！”

柴管家点头说道：“别人拿不走，咱自己也用不了，只能留给后世子孙了。”

大家都知道陈家的银两被熔铸成数千斤的“没奈何”埋在地下，



谁也没办法拿走。在这兵荒马乱、盗贼横行的时期，竟没人去打陈家的主意了。

又过了十多年，贪官被肃清，土匪被剿灭，天下慢慢太平了。一天，柴管家突然对陈聚宝说："可以把'没奈何'都刨出来用了。"

陈聚宝一愣，说："刨它们干什么？又用不了。"

柴管家神秘地一笑，说："听我的，现在刨出来就可以破开用了。"

陈聚宝倒要看看柴管家怎么破开"没奈何"，马上召集人手，花了两天时间把后院土挖开，二十个"没奈何"都露面了。柴管家手拿一根长针，在银球上摸索了好一阵儿，又捅了一下，然后吩咐家人用大锤砸，只见一锤子下去，"哗啦"一声，"没奈何"就散成一堆白花花的银块。连砸了二十下，地上出现了二十堆碎银子。

陈聚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柴管家"哈哈"大笑，说："这也是无奈之举，只有到了现在的清平世界，我才敢把谜底和盘托出啊……"

原来，柴管家在熔铸"没奈何"时，地下的球形模具花费了他很多心思：他在模具内部用黏土做了机关，银水流入模具后，形成的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球体，而是一块块首尾咬在一起的银锭；球体正中有一根轴将所有银锭紧紧锁在一起，球面上留有一个小孔，可在外面用针捅开机关，除了铸造银球的柴管家，任何人不可能知道。乱世中，破开"没奈何"的办法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柴管家连陈聚宝也没有告诉。直到现在，柴管家终于让"没奈何"重新面世，再次成为了一笔可用的财富。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

朋友圈的妙用

■ 尘世伊语

张晓丽要与同事李大勇一起去外地出差，临走时，李大勇的老婆陈姐来送行。陈姐拉着张晓丽问长问短很是亲热，还加了她的微信。

两人到了外地，在宾馆住下，紧张的工作就开始了。一天，谈完项目回来，张晓丽问李大勇要不要出去走走，李大勇说自己有点不舒服，就不去了。



接下来几天，张晓丽发现李大勇像是故意跟自己作对，回到宾馆后，如果自己要出去走走，那李大勇就一定不出去了；相反，如果自己不出去，李大勇就会出去走走。

张晓丽很好奇，李大勇为什么一定要单独行动？这天，她故意说自己要回房间休息，李大勇点了点头就往外走，张晓丽赶紧一路小跑地跟在后面。只见李大勇走到附近的广场，走上几大圈，也就回了宾馆。张晓丽在宾馆门口把李大勇堵住了，李大勇吃了一惊，说："你、你怎么也来了？"张晓丽不高兴地说："我跟在你后面半天了，你不就是跑个步嘛，为啥神神秘秘的？"

李大勇一拍大腿，说："唉，我不是怕老婆吃醋吗？"张晓丽不明白："不就是一起散个步吗？再说，她怎么知道我们在一起？"

李大勇连连摇头道："你不知道，上车前她不是加了你微信吗？那是可以看到朋友圈步数的。下班后，我俩走的步数要是相同，或者都没有增加步数，她就会觉得我们在一起！你刚才跟了我这么长时间，我俩走的步数一定差不多，你快回宾馆吧，我得再去走两圈。"

张晓丽看着李大勇的背影，哭笑不得。

（发稿编辑：吕　佳）





多么痛的领悟

■ 叶 卫

李宣酷爱乒乓球，却总是打不好。最近，他报名参加了针对成人的一对一乒乓球训练。教练姓刘，教学十分认真，严格按照专业标准来教李宣各种要领。可如此一来，李宣却不适应了，他变得不知所措，完全不会打了，球不是出界就是下网。一课时下来，李宣连基本的“正手攻球”动作都没做好。

转眼半个月过去，李宣虽小有进步，可正手攻球时，他还是习惯横扫球拍，把肘抬得老高，动作既僵硬又难看。刘教练几近崩溃，但还是耐着性子纠正道：“肘就像是一个轴，不能往外伸，要做到小臂围着肘转；还有，球拍要向左前方击打，每次击球都是画半圆的动作，明白吗？”李宣嘴上说着明白，可只要一打球，又全都忘了。

这天，李宣又去练球。刘教练发现，李宣的动作突然规范起来了，每次击球，他都很自然地向左前方“画”了一个半圆。刘教练十分惊讶：“你终于开窍了！其实，只要你领悟到了，这动作就跟挥手一样简单。”接着，刘教练又教他“反手攻球”，可还没说反手该怎么打呢，击球时，李宣竟很自然地向右前方“画”一个半圆。

刘教练忍不住问：“怎么突然进步了？是不是看过了相关的视频？”李宣脸一红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没，就是昨晚和老婆吵架，她一气之下又打我脸了。”

刘教练不解：“这和打乒乓球有什么关系？”“当然有关系了！”李宣“嘿嘿”一笑，得意地说，“我老婆个矮，扇我脸时喜欢左右开弓，那动作不就是正、反手攻球的姿势嘛，被她这么一扇，我突然就领悟到了……”

（发稿编辑：曹晴雯）



另类表白

■ 柯　南

玲玲和刘宾交往有一阵子了，只是刘宾一直没表白，玲玲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情人节这天，刘宾来找玲玲，他骑着一辆小黄车，手里还推着另一辆。他对玲玲说："咱俩骑车去吧。"玲玲跟着刘宾骑上车，她一直期待着刘宾说些什么，可刘宾似乎没有半点要表白的意思，他带着玲玲七绕八弯地走了很多冤枉路，好不容易才在一个景点停了下来。

刘宾和玲玲把车锁在路边，准备进景区，玲玲终于忍不住了，说："其实来这里有直达公交，几站路就到了，你干吗要我跟你一起骑自行车来？多累人啊！"

刘宾支支吾吾道："坐公交可、可不行，骑、骑车才有效果……"说着，刘宾忙掏出手机递了过去，说："点开地图看看。"

玲玲点开地图，上边记录了刚才走过的路线，玲玲看着这歪歪扭扭的线条，不明所以："你让我看什么？"刘宾一听慌了，他凑过去一看，脸"刷"地红了：不对呀，原本设计好今天走的路线勾勒出的形状，应该是"I LOVE U"的字样，现在怎么变成一团乱麻了？

见玲玲脸色不悦，刘宾尴尬地对玲玲说："我去趟厕所，你……先把我们的小黄车解锁吧，我、我带你去别的地方。"

玲玲无奈地拿着刘宾和自己的手机，分别解锁了刚才的两部小黄车，随着"嘀嘀"两声提示音，两个解锁密码分别显示在了手机屏幕上。玲玲惊了：原来，一辆单车的密码锁数字是5200，另一辆的是1314，玲玲恍然大悟，数字连起来读就是"我爱玲玲一生一世"！

见玲玲"扑哧"笑开了花，刘宾松了一口气：好险，原来表白都要有B计划啊！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



太巧了

■ 曾叶文



胡刚是个惯偷，这次来到北方一个小镇，晚上找了家旅馆，拿出身份证准备登记入住。服务员是一位中年妇女，拿起他的身份证看了看，突然用异样的眼光瞪着他。胡刚心里“咯噔”了一下，难道……

登记好后，中年妇女还用手机拍下了胡刚身份证的照片。

胡刚住进了房间，他仔细想了一下，自己单枪匹马一个人，做得天衣无缝，滴水不漏，不可能在网上被通缉。不过，为了预防万一，胡刚还是多了个心眼，打开窗户，和衣躺在床上。

胡刚一夜没合眼，第二天天亮了，他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。突然，响起“砰砰砰”的敲门声，胡刚一跃而起，从猫眼里往外一瞧，吓得七魂走了六魄，只见那个服务员领着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站在门口。胡刚来不及多想，拿起桌上的提包，纵身一跃，从二楼窗户跳了下去。

胡刚跳下去后扭伤了右腿，痛得龇牙咧嘴，动弹不得，一看，中年妇女和汉子正快步向他奔来。胡刚知道今天是插翅难飞了，绝望极啦，不过他很不服气，便对中年妇女说：“我辗转了好几个城市，没想到今天栽在你一个女人手里，有一点我不明白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偷西香金店的贼？”

中年妇女一听乐了，说：“胡老弟，我看了你的身份证，你和我是同一个县同一个镇的。我嫁到这里十多年了，还从来没有回过家，这次想让你给我的父母捎点东西回去。”

那个汉子抓住胡刚的手，笑着说：“兄弟，本来以为咱俩有缘，想陪你喝几杯，想不到阴差阳错，替老婆家乡抓了一个贼。”

胡刚后悔说漏了嘴，狠狠扇了自己两巴掌……

（**发稿编辑**：姚自豪）



如此善后

■ 山岫闲云

小王刚加入120急救队，跟着老李搭档出车，抢救危急病人。

一天，两人正在值守，一个紧急指令下来，说有独居老人心脏病犯了。记录好地址、电话，两个人上车直奔现场，上楼后“砰砰”敲门，可敲了好一阵子没人应。

小王担心病人已失去意识，建议砸门。老李想了想，说：“事情紧急，砸！”小王年轻力壮，两脚过去，大门就散架了，两人冲进去把所有房间找遍，愣是没找着人。



老李疑惑地说：“难道不是这里？”小王一愣，赶紧下楼跑了一趟回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糟了，门牌号看岔了，咱走错楼啦！”

老李头大了，说：“我先去救人，你在这里善后，给人家解释清楚。”小王心想：老李你走了，难题留给我？唉，小王只能赶紧想办法。

等老李那边忙完，只见小王笑容满面地过来了。老李惊讶地问道：“这么快？”

小王“嘻嘻”一笑，说：“已经解释清楚了！”

原来，老李走后，小王眉头一皱，想出一个主意来。他进了厨房，把人家水管掰坏，任由自来水流到楼下去。看看差不多，小王把水闸关了。这时，户主回来了，十分生气，质问小王怎么回事。

小王和对方解释道：“我是120急救队的，今天救人时路过你们楼口，见楼里‘哗哗’往外溢水，一查，水是从你家流出来的。万一出什么事，得多大损失？我不得已踹开门，把你们家水闸给关了。”

户主一听，脸色多云转晴，不但没发火，还握手谢了小王好一阵子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陶云韫）





这个玩意儿不好卖

刘祖光

老梁开了家丧葬用品店，店里的主营产品是纸制品，除了纸扎的花圈，最近他还进了不少新货，是各式各样的纸制小别墅、豪华小轿车。本以为这些新玩意能卖得火，谁知问津的人少得可怜，货品都积压下来，愁得老梁头发都白了。

老梁的儿子自告奋勇去各大墓园门口推销，可也没解决问题。他对老梁说："这玩意儿价格高，烧起来烟火大，墓园都不准进！"老梁听得灰心丧气。

过了几天，女婿也来给老梁出主意，他说这些玩意儿城市里不好卖，干脆拉到农村去试试。

老梁喜出望外，第二天就和女婿拉了存货去了乡下。后来，东西倒是卖出去一些，可他们为了运货，还租了货车，加上油钱等成本，一算下来，没赚钱，还亏了不少。

老梁长吁短叹，这些玩意儿究竟怎么办呀？正烦恼着，好久不来家里吃饭的女儿回来了，她问清原因后，"哈哈"一笑说："看我的。"

还别说，两天之内，女儿真的把货卖光了，而且一点没降价。老梁激动得不行，好奇地问："你就一个学校对面卖奶茶的，咋把那些'别墅''轿车'推销出去了？"

女儿笑着说："现在学校常给学生布置手工作业，这不，我们奶茶铺对面那小学，最近要求一年级学生制作城市纸模，那些小娃娃哪干得了这个？还不都是为难家长嘛！咱店里那些手工别墅、小轿车，花样多、结构巧，正对口，家长都争先恐后地买呢！"

（发稿编辑：丁娴瑶）



太欺负人了

■ 麻　坚

何剑爱喝酒，而且总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每次都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。妻子小粉很生气，放出狠话说，他要敢再喝酒，就让他滚出这个家！

何剑惧怕小粉，老实了一段时间，可不到一个月，又忍不住了。

这天，何剑从外面喝完酒回来，刚要推开院门，就听见小粉在屋里轻轻咳了一声——小粉在家啊！何剑一惊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如果让小粉闻到酒气，那还得了？



这时候，邻居强子正好出来倒水，强子是不喝酒的，何剑灵机一动，转身就去了强子家，并向强子讨要了几颗大蒜。吃了几口大蒜后，口里的酒气是减少了，可他晃得越来越厉害了，于是便趴在强子家的桌子上睡下了。

过了半个小时，小粉来了，见何剑趴在桌子上，不禁吃了一惊，说道："何剑怎么在你家呢？他是不是又喝酒了？"

"没有！没有！"强子赶紧解释，"何剑刚才和我下棋呢，没下一会儿就睡着了。"说着，强子拿出一次性杯子，分别给何剑和小粉各倒了一杯水。

"何剑，快醒醒，小粉来了。"强子摇醒了何剑。何剑迷迷糊糊地醒来，瞅瞅自己面前的杯子，又瞅了瞅小粉前面的杯子，张口就问："谁、谁倒的？"

强子笑笑，说："我倒的，怎么了？"

何剑眼睛一瞪，说道："你、你小子太欺负人了。"见强子一脸莫名其妙，何剑又说："你、你自己看看，我这杯都快满出来了，而她那杯，才倒了不到一半，你是不是有点欺负我？快……快给她满上！"

（**发稿编辑**：曹晴雯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包丰一　顾子易）









故事，因青春而精彩；

青春，因故事而绚烂



《青春读本·感动学生的中国好故事》全套10册，已由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出版。该套丛书精选近年来《故事会》文摘版发表的适合学生阅读的作品，或温暖感人，或青春励志，或知识性强，或幽默风趣，通过一个个可读性强的故事，向读者分享了故事之美，是学生提高作文写作水平、陶冶道德情操的青春读本、情感读本、知识读本、趣味读本，是较为适合学生阅读的课外读物。

以上图书全套10册，单册购买15元/册，全套购买8折优惠，120元/套。可通过邮政汇款购买，汇款地址：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，邮编：200020，收款人：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部。

也可以登录《故事会》淘宝官方网店 http://shop36332989.taobao.com，联系客服购买。

咨询电话：021-64668742。



手机淘宝扫描二维码，直接购买。

~~定 价：150元/套~~ 优惠价：120元/套

CN31-1127/I

国内代号：4-225

国外代号：M156

零售价：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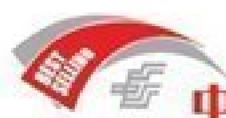
每月22日出版

ISSN 0257-0238





故事会微信



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